

西湖遊覽志

基藏

194085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西湖遊覽志

〔明〕田汝成輯撰



中華書局



45024405

134081

中華書局發行

西湖遊覽志

〔明〕田汝成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787×1092 耗 1/32 · 10 9/16 印張 · 134,000 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 定價：(7) 0.90 元
 統一書號：10018.77 58.10, 沪型

出版說明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明朝田汝成著。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官廣西右參議，遷福建提學副使。歸田後，盤桓湖山，窮遊浙西諸勝。所著除『西湖遊覽志』及『志餘』外，尚有『炎徼紀聞』、『遼記』、『龍憑紀略』、『田叔禾集』、『武夷遊詠』等。其中『炎徼紀聞』、『龍憑紀略』是記西南邊事，『遼記』則是記遼東邊事，可見他不僅是會讀萬卷書，而且是會行過萬里路的。

從『西湖遊覽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田汝成是很熟諳先朝遺事的，這書在體例上和宋朝潛說友作的『咸淳臨安志』相仿，但却別開生面地在都城山川形勢外，對每一建築物都詳記其興廢沿革、古今題詠，特別詳于人物的歷史掌故，所以它的內容，非常富于文學趣味。地方志而兼帶有文學色彩，我們雖不能說是以田氏此書爲嚆矢，但却是此書顯著的特色。

但這書也包含着若干封建糟粕，特別在敘述一些掌故傳說時，夾雜好些和封建道德相結合的迷信故事。這些故事雖大多出自民間傳說和故書記載，田汝成不加抉擇，輯錄入編，實由于時代局限了他的認識。不過我們今天卻可以從這些記述中看到明代統治者怎樣有意識地在宣

揚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毒害人民，藉以達到他鞏固封建秩序的目的。

本書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萬曆十二年巡按范鳴謙重修，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東魯重刊，四十七年，商惟濬根據他那時杭州西湖的情況將田氏這書加以增刪，但他並不是把他的增補部分用小字附記於書中文句之下，而是就田氏原書加以增刪的。到了康熙二十八年，姚靖重刊這書時，曾刪爲八卷；光緒二十二年嘉惠堂主人丁丙之兄丁申（竹舟）重刻這書，但他所據的實係商惟濬的增刪本，因此並非原書本來面目。我們是據嘉靖二十六年初刻本排印的，初刻本和嘉惠堂本（即武林掌故叢書所本）不同處，另附校勘記于後，俾讀者能明瞭兩種本子的不同面貌。書中除田汝成的自敘外，其他序跋，均爲嘉靖本所無，現在刊出，也只是爲了供讀者參考。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的敘錄，其用意亦同。書中標點斷句，容或有不妥的地方，希讀者不吝指教。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六月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微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遊覽爲名，多記湖山之勝，實有關於宋史者爲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間，周崇撰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間，潛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梁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歲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蹟又在所略。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兼該，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遊記徒以觴詠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撫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爲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真僞，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遊覽志序

余自結髮，慕說西湖之勝，神翩翩遊也。嗣得武林田叔禾所爲西湖志，閱之，其品藻湖山，嘉樂賢達，揚挖藝文，彰鉅麗而右風流，諸懿美無論。乃若娓娓乎偏安佚豫之規，項項乎佞倖盤荒之戒，令人俛首歎歎，有神州陸沈之感。至其委巷叢談，具載不遺，一國之俗，釐然在睫，則又令人慷慨起舞，病其風之靡，而思所以維之也。久之，買棹一至湖上，輒按志而索其處，依依不能去。迨備員閩中，往來經行湖上，獲寓目者屢矣。踟躕四顧，益歎田君之所志甚核，第靡由諮其民風爲何若耳。去年夏，余奉命巡視兩浙，疾驅而入武林。當兵民遞變之後，湖山黯淡，海內結韉之士，相戒引避，不肯入，而余適承乏。余始從司馬張公謀，繼從中丞蕭公謀，問民所疾苦，滌除之，而力懲其靡，使勿渝焉。朝夕拮据，不敢愛其勞，卽咫尺湖山，未遑一託足而遊。今年秋，余旣徧歷諸郡，弭節武林，歲且大登，氓嬉士逸，各獲其所。忘前事之慘載，觀閩閩之閒風，亦駸駸視昔漸醇，鮮復靡者。蕭公方被詔晉留都少司空，間攜余從湖上酌酒，水光山色，倍覺親人，余爲公加爵，相視破顏，謂庶幾復見昇平。嗟乎！此一湖山也，曩爲畏途，今爲樂土。李文叔謂：名園之興廢，繫洛陽之盛衰，竊疑其言大而無當，今殆然矣。余因憶田君所爲西湖志下『文學掌故』，求之，業已漫漶，不可讀矣。湖山在目，而文獻靡徵，可乎？於是捐贖錢，檄郡丞喻均，校其漫漶，而屬諸剞劂，俾後之觀風者，采而斟酌焉，則武林之風，勿慮其終靡也已。

萬歷十二禩，歲次甲申季秋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陰范鳴謙撰。（此序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敘

錢唐田汝成撰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忽渺茫，莫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闈，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況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卽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宦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聞箴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敘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翦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真者隱爲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耳，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覈實不符。予

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鉞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鉞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鄢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權稅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蚩冷，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略，弼其訛謬，哀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目次

出版說明	一
四庫全書總目敘錄	一
范鳴謙序	二
著者自敘	三
卷一 西湖總敘	一
卷二 孤山三堤勝蹟	九
卷三 南山勝蹟	二五—二八
卷八—十一 北山勝蹟	八九—一四九
卷十二 南山城內勝蹟	一五〇
卷十三—十八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一七〇—二三九
卷十九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二四〇—二五〇
卷二十一—二十一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二五二—二七一

卷二十二—二十三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二七二—二八三

卷二十四 浙江勝蹟……………二六四—三〇二

季東魯跋……………三〇二

丁丙跋……………三〇三

校勘記……………三〇五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_(一)

錢唐田汝成輯撰_(二)

西湖總敘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潄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輪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唐，而嶠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_(三)，則爲靈隱、爲僊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黌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弼教、東園、鹽橋、楮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邈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於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

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邈則自霍山，繞湖市半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鉤綿秀絕，鬱蔥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閎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脈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唐者也。南北諸山，嶂嶮迴繞，匯爲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下夜明之珠，抱懸不釋；若蓮萼層敷，桴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釀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閩之別墅，宇內所稀覯者也。六朝已前，史籍莫考，雖水經有明聖之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檜，然華豔之蹟，題詠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發函、篔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堤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卽有餘矣。』俗忌云：『決湖水不利錢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託』，或云：『菱菱

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孰急？菱菱與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則泉湧，雖罄竭湖水，而泉脈常通，乃以六井爲患，謬矣。第六井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之，則雖大旱不乏。湖中有無稅田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有田者率盜決以利其私田，故函、笕、非灌田時，並須封閉，漏洩者罪坐所由，卽湖水常盈，蓄洩無患矣。吳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者以百數。蓋其時偏安一隅，財力殷阜，故興作自由。宋初，湖漸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自是湖葑益塞。慶曆初，郡守鄭戩復開濬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濬治，國初廢置，遂成膏腴。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纔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爲陛下祈福，若任其壅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枯轍之鮒，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鹹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狹水慳，六井漸

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蓄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菱菱禾麥，仰賴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廣，則運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藉于江湖。潮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蒙恩免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糴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聖意斟酌其間，增價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折耗之餘，尙得錢米一萬餘石，貫，以此募民開湖，可得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開工，蓋梅雨時行，則葑根易動。父老縱觀，以爲陛下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蓋有泣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墮（四）。近蒙聖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濟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通江湖，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閘閘之間，便民汲取，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南井，爲陛下敷福州民甚溥。』朝議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取息，以備修湖

之費。自是西湖大展，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樓，彤碧輝列，豐媚極矣。嗣後郡守湯鵬、安撫周淙、京尹趙與憲、潛說友遞加濬理，而與憲復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凡歷數堰，桔槔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時君相淫佚，荒恢復之謀，論者皆以西湖爲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元懲宋轍，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規竊，盡爲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堤以西，高者爲田，低者爲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搜剔古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憚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爲西湖當開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

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爲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徑綿連，容姦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壅，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澀，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繪西湖二圖，并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蓋爲備一百五十二日，爲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

豪民頗有侵圍爲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墮^{〔五〕}，孰若旋修于將壞？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爲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與江通，據酈道元水經及駱賓王、楊巨源二詩爲證。竊謂不然。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註云：『浙江，一名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東北流至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徑其南，縣側有明聖湖。又東，合臨平湖，經槎瀆，注于海。』夫水經作于漢、魏時，已有明聖湖之號，不得于唐時復云湖與江通也。水經又言：『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乃道餘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頭爲始皇纜船石，以徵西湖通江之說，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駱賓王靈隱寺詩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巨源詩有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與水經所稱浙江東經靈隱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說，泥而不解。夫巨源與樂天同時，使泥其詩以爲江潮必經靈隱山以通西湖也，則明聖之號，不當豫立于漢、魏時，而樂天經理西湖時，未聞有江潮侵嚙之患。況自靈隱山而南，重岡複嶺，隔截江渚者，一十餘里，何緣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漢、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廣，東北兩隅，皆爲斥鹵，江水所經。故今閶闔之中，街坊之號，猶有洋壩、前洋、後洋之稱。所謂合臨平湖，經槎瀆，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則自古不與江通也。乃今江旣不徑臨平，繞

越州而東注，而靈隱之南，吳山之北，斥鹵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蹟益不可考矣。

西湖遊覽志第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孤山三堤勝蹟

自斷橋西徑湖中，過望湖亭，爲孤山、四賢堂、林逋墓、放鶴亭、瑤瑤坡、尙書俞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六一泉，又北爲西泠橋。

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爲斷橋。張祐詩云：『斷橋荒蘚合』是也。豈以孤山之路至此而斷，故名之歟？元時錢惟善竹枝詞，有段家橋之名，聞者哂之，以爲杜撰，然楊、薩諸詩，往往亦稱段橋，未可謂無證也，姑兩存之。橋堤烟柳蔥菁，露草芊綿，望如裙帶。白樂天詩：『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七〕○橋口，宋有總宜園，中貴張氏別墅也。稍西，有涵碧橋，宋轉運使陳堯佐重修，碑紀其事。又西，有處士橋，宏春橋，並廢。

望湖亭，唐時在孤山之趾，宋時徙寶石峯，僞周平章張士信所建也。國初，復徙故址，四面玲

瓏，夏飲最快。白樂天湖亭晚歸詩：『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韓克莊湖亭宴賞有懷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唐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仙，令人卻憶徐公子，深閣焚香日晏眠。』

孤山，巋介湖中，碧波環遶，勝絕諸山。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唐張祐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白樂天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客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孤山寺遇雨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湖上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林君復孤山寺詩：『低處凭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烟，遲歸更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孤山寫望詩：『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裊裊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初淡鳥橫飛，南峯有客鋤園罷，閒

倚林間忘卻歸。』

四賢堂，正德間，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公泌、白公居易，宋守蘇公軾，處士林公逋者。泌字長源，代宗時任，引湖水入城，鑿六井以解斥鹵，民至于今賴之。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任，築湖堤以鍾洩湖水，溉田千頃。軾字子瞻，哲宗時任，浚湖鑿井，治堰閘以利民，民立祠祀之。逋字君復，隱居孤山，徵辟不就，構巢居閣，繞植梅花，吟詠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眞宗嘉其高尚，賜號和靖處士。先是，唐民懷白公之德，卽山之廣化寺以祀公。至宋，益以蘇公、林公，名三賢堂。紹興間，建四聖延祥觀而盡徙之，祠遂廢。京尹袁詔復建於蘇堤中。天順三年，郡守胡濬徙之故址。成化十一年，布政使甯良、杜謙等增建仰高亭、巢居閣。楊公濬湖訖事，奉李公泌而併祀之，遂名四賢堂也。堂之左，舊有四照閣，久廢；成化間，都御史韓雍復建，嘉靖十四年毀。和靖巢居閣偶書詩：『遠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帶嵐霏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纍何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又絕句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僧道潛四照閣懷少游學士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間破，月自遙峯缺處圓，照坐不須紅炬

蠟，可人惟有蕙爐烟。校讐御府圖書客，疇昔還同此夜禪。」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胡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菴治。逋嘗作梅花詩一聯，爲士林羨頌，而他詩亦多清逸。比其卒也，四壁蕭然。題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且喜曾無封禪書。」時人咸重其節介。而范公希文與公雅厚，贈詩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遣人？」又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逋詩云：「竹樹遶吾廬，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懶得花疎。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鋤。嘗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掛道衣歸。水墅香醅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園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晝巖松鼠靜，春塹竹雞深。歲課非無秫，家藏獨有琴。顏淵遺事在，千古壯閒心。」○「湖水入籬山遶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閒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四壁垣衣釣具腥，已甘衡泌號沈冥。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

理叢毛向戶庭。』○梅花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高九萬拜和靖墓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薦菊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從誰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酌清尊。』○薩天錫詩：『先生勝隱得孤山，小艇沿湖日往還。自愛烟霞居物外，豈知名姓落人間？鶴無過迹苔痕老，梅自開花月影閒，表墓有銘祠有奠，高風千載更廉頑。』

放鶴亭，在孤山之北，嘉靖中，錢唐令王鈇作。其巔有歲寒巖，其下有處士橋。先是，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于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無家，妻梅而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並廢。

瑪瑙坡，在孤山之東，碎石文瑩，若瑪瑙然，人多採之，以鑄圖篆。

尚書俞公祠，公名琳，字德章，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通政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殿庭敷奏，聲如洪鐘，豁達有雅量，祠臨大池，幽清可賞。其致仕歸也，尚書劉舜臣贈之詩云：『鶯聲柳色滿皇都，疏傅榮歸入畫圖。輿阜每將綏問駕，廩人時有粟供廚。青春作伴真奇遇，綠酒相親豈細娛？莫道尚書無個事，一身詩債欠西湖。』蓋公之錫典、月廩、輿夫，皆出

異數，故有問駕、供廚之句。祠內左有木香一本，引蔓雙柏，高三丈餘，枝條蒙密，灑落滿庭。花時如迸玉垂珠，雪色照耀，軟香襲人，聞數百步。衆鳥鳴噪其上，終日不去，至花殘乃不復聞。右有古梅一株，盤抱奇石，榦出石孔中，歲久與石脗合，老榦杈枒，如從石面生也。疎花冷朶，與喬松相映。每霜月流空。斜陽在樹，眞若夢羅浮，與姑射仙人遊也。此湖上二奇，四方遊客見者無不賞羨。(六)

西溪別墅，中書舍人洪澄所築也。開徑瀕湖，爽塏深靚，疏泉輦石，簇麗庭除。喬木數十章，左右環映，架樓林表，周楯高明，晨花夕月，春豔秋輝，凡山水之佳，攬挹纖盡。

近山書院，編修金瑯別墅也。結構簡素，質而不俚，得林壑之風焉。瑯有西湖歌十首云：『羣山歷歷紫雲開，迤邐遙從天目來，到地已分吳越界，近江還有鳳凰臺。』○『百頃湖光一鏡通，分明天上採芙蓉，更攜童子吹簫去，待得西陵月滿空。』○『三竺晴分紫氣來，兩峯遙峙白雲隈，千年肅愍功勳在，萬古精忠日月開。』○『保叔浮圖高插天，碧雲流影下晴川，六橋萬柳千桃樹，鏡裏分明錦障懸。』○『萬山西下水東朝，宋室南遷宮殿高，只說西湖載歌舞，不能千載竟漁樵。』○『曾聞天竺與天通，寶藏龍宮次第逢。回首西湖散歌舞，一天香霧晚山紅。』○『三賢遺澤滿杭州，祠宇丹青日月留，更有孤高林處士，水光山色共悠

悠。』○『美人秋水隔西東，遙映芙蓉千丈紅，欲取清香結芳佩，晚風斜度月冥蒙。』○『南屏斜日萬峯懸，朶朶青蓮出水邊，山外冥蒙卽滄海，望隨星斗下遙天。』○『買得泉山十畝餘，喜隨漁父結芳居，更憐此日西湖酒，不說當年太史書。』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蘇子瞻銘敘略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于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不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抵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爲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踰年，六一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守杭州，則勤亦逝矣。其弟子二仲畫六一公像與勤像而祀之，有泉出講堂下，予遂本勤意，而名之曰六一泉。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于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千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復於泉後作東坡庵，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國朝洪武初而復興。教授徐一夔爲作疏云：『六一泉者，東

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居在焉。先生爲著泉銘，其徒旣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爲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爲他僧舍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鋤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伏以晻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于懷賢，忱式昭于薦菊，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謂濫干〔六〕。』

孤山舊有廣化寺、西閣、辟支塔、鑑堂、柏堂、竹閣、智果院、瑪瑙寶勝院、報國寺、閑泉、僕夫泉、四聖延祥觀、西太乙宮、金沙井、萬壽寺、學士溝、西湖書院，並廢。○廣化寺，或云卽孤山寺，陳天嘉初建，名永福，宋時改爲廣化。○西閣，一名彌勒閣，辟支塔在焉。僧志文詩：「楊柳兼葭覆水濱，徘徊南望倚欄頻。年光似鳥翩翩過，世事如棋局局新。嵐積遠山秋氣

象，月生高閣夜精神，誰驚一陣鷗鳧起？蓮葉舟中把釣人。』○柏堂，宋僧志銓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兩檜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號陳朝檜。志銓作堂其側，曰柏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尙宛然。雙榦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廈依巖出，乞與嘉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竹閣，白樂天作，在孤山寺中，杭人因貌公像而祀之，今爲四賢堂址。其詩云：『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卻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智果院，舊有參寥泉，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弊』

汝神。』又詩云：『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笋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寧慙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迺邈。餘杭古雄藩，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禽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恃。軟語如東風，薰然著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紀。』○瑪瑙寶勝院，舊有閑泉，僕夫泉，僧智圓所鑿也。智圓字無外，錢唐人，博學勵行，號中庸子。時王文穆公罷相，知杭州，諸僧出迓，慈雲禪師邀之偕往，圓以疾辭，曰：『傾山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鎮。』諸僧赧服。與處士林逋爲友，臨化，命門人卽後山斂陶器而護葬之，名陶器冢。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密邇閒泉。』又作自悼詩三首：『平生宗禪亦宗儒，竭慮研精四體枯，莫待歸全寂無語，始知諸法本來無。』『蕭蕭墓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藏松樹下，綠苔芳草自縱橫。』○報恩寺，開寶初錢氏建，亦六一泉地也。○四聖延祥觀，紹興間，章太后還自沙漠建，以沈香刻四聖像，并從者二十人，飾以大珠，備極工巧。爲園曰延祥，亭館窈窕，麗若畫圖。水潔花寒，氣象幽雅。時高宗絕愛西湖，孝宗嘗奉之以遊，歷三朝爲故事。高疎寮詩：『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屐，下鵲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帝遊。』元初，楊璉真伽廢爲萬壽寺，屑像爲香，斷珠爲纓，而舊美荒落矣。○西太乙宮，宋理宗時，中貴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妄稱五福太乙臨吳越之分，乃卽延祥園建太乙宮。而瑪瑙坡、六一泉、金沙井皆歸御圃，宮觀亭榭，理宗以御書額之，若瀛嶼、射圃、白蓮堂、挹翠堂、蓬萊閣、香月亭、清新亭，競列秀爽，殆仙居焉。觀有涼堂，紹興間遺構也，高宗將臨觀之。其時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幸，素壁非宜。』亟趣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尙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理宗改爲黃庭殿，周弁陽詩：『棗宮廣殿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星留不住，水堂空照九枝燈。』元時，楊璉真伽攘爲僧窟，未幾，蕩廢。○金沙井，在廣化寺，白樂天愛酌之，井底砂

燦如金，出之卽黑。○學士溝，在山南，由處士橋入。元時，西湖堙合，好事者疏之，以通小舟。集賢學士揭曼碩祀南鎮，弭節葛嶺，見而助焉，因名學士溝，曼碩自爲記。○西湖書院，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建之以居大理卿郡人夏時正，卽太乙宮故址也。建書庫，捐贍田，以待四方學子。徐奇詩：『天上歸來畫錦行，一區書屋傍湖成。身如五柳先生懶，心似孤山處士清。松下研硃朝露滴，竹西開卷夕陽明。遙知載述中宵候，萬丈文光北斗平。』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又名西陵橋，從此可往北山者。元張輿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鸕鶿避鳴橈，曉風涼入桃花扇，臘酒香分椰子瓢。狂客醉歌明月上，美人歌斷綠雲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劉邦彥湖上花開報劉廷美詩：『白鷗遙待酒船來，芳草汀洲去復回。爲惜杏花寒勒住，西泠昨夜一枝開。』

蘇公堤、趙公堤、楊公堤。

蘇公堤，自南新路屬之北新路，橫截湖中。宋元祐間，蘇子瞻守郡，濬湖而築之，人因名蘇公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其詩云：『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自是湖分爲兩，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南渡後，堤橋成市，歌舞叢之，走馬遊船，達旦不息。

歲久弗治，兩湖之濤，日淫啣之，堤漸廉削。我〔五〕朝成化已前，裏湖盡爲民業，六橋水流如綫。楊孟瑛闢之，西抵北新堤爲界，增益蘇堤，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列插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堤亦就圯。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鈺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雜植桃柳爲贖，自是紅翠爛盈，燦如錦帶矣。

堤南第一橋曰映波，與西岸第六橋對，舊有旌德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今止存定香橋，寶慶間，京尹袁詔改建爲觀，有虛舟、雲錦二亭，堂名仰高，祠祀許由而下四十人。寶慶初，去潘閔及節孝婦孫夫人凡五人。中有振衣、清風二亭，花竹縈紆，小山曲逕。尋併入旌德觀。

○第二橋曰鎖瀾，與西岸第五橋對，舊有湖山堂，京尹洪燾建。結構雄傑，面勢端闊，前擁雙塔，後植兩峯，轟起拱衛，顧盼生輝，四望洲回浦合，蔚然雲錦。三賢堂，袁公所建，以祀白、蘇、林三公者。後有三堂，扁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岸第四橋斜對。水名花港，所謂花港觀魚者是也。舊有雪江講堂，淳祐中，婺州布衣胡恍充三賢堂堂長，號雪江，有錦囊集。○第四橋曰壓堤，與西岸第三橋對，舊有崇真道院，俗稱施水庵，賈似道建。庵傍有石臺，籠燈以照夜船。水仙王廟，亦名龍王祠。先是，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有井曰薦菊，蓋取蘇詩「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

菊』之義也，今廢。嘉靖二十二年，郡守陳仕賢構亭其上。○第五橋曰東浦，與西岸第二橋對。○第六橋曰跨虹，與西岸第一橋斜對，稍北則爲西陵橋矣。高竹屋詠蘇堤芙蓉『菩薩蠻』詞：『紅雲半壓秋波急，豔粧泣露啼嬌色。幽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

休捲西風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烟水寒。』○陳剛中湖堤感舊詩：『昔日珠樓擁翠鈿，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張光弼湖堤卽事詩：『湖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女，細雨吳歌溼畫船。』○李草閣春曉過湖詩：『宿雲如墨繞湖堤，細柳新蒲咫尺迷，行到畫橋天忽醒，誰家茆屋一聲雞。』○吳養浩與張翰雨湖堤暮歸詩：『柳絲淡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蓋飛，馬上仙人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何夢桂春日過湖詩：『白髮星星紗帽烏，強隨年少過西湖。清明上冢行人在，寒食開門宮使無。半世行藏隨杖屨，百年悲樂寄尊壺，歸來第五橋邊路，半樹斜陽噪畢逋。』○孫太初詩：『十里飛花送酒卮，六橋兒女蹋春詞。無人會得漁翁意，獨立晴湖照影時。』

趙公堤，宋淳祐中，京尹趙與簾，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以比蘇堤，人遂稱趙公堤也。(二)

堤旁舊有天澤廟、小隱園、裴園、史園、喬園、資國園、並廢。○天澤廟，以祀履泰將軍，姓孫，

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權京尹禱雨有驗，奏封天澤侯，有天澤井、葛仙翁虬松。○小隱園，本內侍陳源外宅，後收入重華宮，撥賜張貴妃建崇福院，前有雙岸金沙澗。○裴園，裴禧別業。楊廷秀詩：『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游何處，只揀荷花深處行。』○史園，史徽孫別業。○喬園，喬幼聞別業，其西北有馬蝗橋。○資國園，履泰將軍故宅也。

楊公堤，裏湖西岸者是也。知府楊孟瑛既開西湖，遂築此堤，增建六橋，俗稱裏六橋是也。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惜其名不立，無以匹配蘇堤，今擬定之。自北而南，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題曰環璧。自此而西，可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自此而西，可通麴院路，遊靈、竺者之所從停橈也。第三橋，近龍潭，深黝莫測，有時祥光浮水，蓋神物之窟宅也，題曰臥龍。自此而西，可通茅家埠。第四橋，遶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隱秀。從此而西，可通花家山，又名花家園。第五橋，西挹高峯，舊有三賢祠在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好賢也。題曰景行。從此而西，可通麥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發祥祠，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其源長矣。詩云：長發其祥。非濬導不可，題曰濬源。(二三)

湖中舊有三塔、湖心寺，並廢。○三塔，俱在外湖，三坻鼎立。皇明弘治間，僉事陰子淑者，秉憲甚厲。時湖心寺僧倚怙鎮守中官，不容官長以酒肴入。陰公大怒，廉其姦事，立毀之，併去其塔。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西湖十景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故建三塔以鎮之。

西湖遊覽志第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出湧金門，折而南，爲兩峯書院。

湧金門，舊名豐豫門。宋時，有豐樂樓與門相值，若屏障然。蓋堪輿家以此當山水之衝。今移稍北，近柳洲寺。

兩峯書院，皇明太子太保刑部尙書洪公別墅也。公名鐘，字宜之，錢唐人，歷官四川按察使。發姦擿伏，聽決如流，庭無宿訟。時僉事屈銳者，與公齊名，故蜀有『洪不支鍋，屈不解擔』之謠。尋以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增築邊堡，自山海關抵居庸，延袤千里。更巡撫雲南、貴州，督理漕運四鎮十年，始入刑部，兼左都御史。復以川、陝有藍、郟之亂，奉命征之，寇平，加太子太保，乞致仕。築書院於西湖，號兩峯居士。

又南，爲靈芝崇福律寺。

靈芝寺，本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捨以爲寺，遂額靈芝。至宋而規制浸宏，高、孝兩朝，四臨幸。

焉。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年題名之所。元末燬。永樂初，竺源重建。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淨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董嗣杲依光堂詩：『塵凝繡座憶垂衣，今古湖波錦四圍，靈毓紫芝三秀遠，光開綠玉片金輝。松窗自掩空蓮社，石榻相朝臥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簫長送畫船歸。』

寺畔，舊有顯應觀、楊王上船亭、靈隱堂、寶蓮院、紫霄院、寶成院、永隆院、慧光庵、正覺院、超化院、妙淨院、寶德寺，並廢。○顯應觀、祀磁州崔府君者。府君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爲神于其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值路三歧，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卽位，復夢神將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由是累朝崇奉。六月六日生辰，遊人闐沓。咸淳間，改額昭應，理宗書洞古經石刻，後歸靈芝。寺有蕭照山水，蘇漢臣畫壁。

清波門，過流福水橋，瀕湖爲學士橋，折而南爲茶坊嶺。

清波門，宋時稱暗門，又南有錢湖門，今塞。

流福水橋，瀕湖而引水入城經府前者。

學士橋，當故宋聚景園前，蓋城中鐵冶嶺諸山之水，舊出錢湖門，輸委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小歧派，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港。港長九十六丈，後人訛爲學士港，然則學士橋者，豈卽夾字橋之誤歟。而宋時咸淳志、夢梁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鶯，遂爲西湖十景之一，又〔三〕不可謂無據也。豈其時有文人爲學士者，得寵昵於從遊，應制、題詠，遂以名橋，若李太白偕尙書郎張謂遊沔州南湖，遂改南湖爲郎官湖；近世孫一元著高服〔四〕于西湖，遂改西湖爲高士湖者，或此類也。橋久崩廢，惟條石丈餘，橫跨港口，舟人以小艇入艤清波門者，僂僂乃度。郡人王翰者，好義士也，捐貲重建之，高廣倍昔，題其梁曰學士橋，蓋從郡人稱名之便，且疑以傳疑，存舊蹟也。汝成爲之記，立石建亭於橋畔。○馬浩瀾念奴嬌詞：『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縠紋微皺。彩舫亭亭，寬比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雲集，樂繼蘭亭後。珍禽兩兩，驚飛猶自回首。學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柔金紅綺幔，掩映水明山秀，閒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街華月如晝。』

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

清波門外，沿城而北，舊有聚景園、仙姥墩，並廢。

聚景園，孝宗所築。先是，高宗居大內，時時屬意湖山，孝宗乃建名園，奉上皇遊幸。園中有會芳殿，瀛春、覽遠、芳華等堂，花光、瑤津、翠光、桂景、灑碧、涼觀、瓊芳、彩霞、寒碧等亭、柳浪、學士等橋，疊石爲山，重巒窈窕。其後累朝臨幸。理宗已後，日漸荒落。故高疎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不久而黍離之感作矣。今惟柳橋尙存，世稱柳浪聞鶯者是也。園傍舊有靈應堂，俗呼包道堂；水心寺、陸蓮庵、法喜院、興福院、定水院，凡浮屠之廬九，並歸園內。○仙姥墩，神仙傳云：餘杭人也，嫁於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自後羣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卽姥也。前所居，基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途矣。王介甫詩云：『綠漪堂前湖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

長橋頗短，而以長名者。先時，水口甚闊，橋分三門，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後浸淫填塞，兩傍皆民居矣。其南舊有澄水閘、南閘，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雨甚則侵濁西

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董嗣杲詩：『南港虛名架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闌干外，玉抹烟屏鷺一行。』

南屏山，峯巒聳秀，怪石玲瓏，峻壁橫坡，宛若屏障。凌空而中峙者，爲慧日峯，今以寺後卷石刻慧日峯三字，謬矣。傍有石壁，刻家人卦、中庸樂記篇，相傳爲唐人八分書，而後人刻司馬溫公書六字，亦非也。又有米元章書琴臺二字，今皆不存。張翥閏九日遊南屏山詩：『山僧領客與何長，慧日峯前俯大荒。舊俗尙存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薜蘿裳。』○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畫舸千艘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幕，百花橋畔葑連堤。龍檀咽路迎輿隼，綺繡登山汗粉題，暮色沈沈郭郭閉，寶燈輝映梵天低。』○王伯安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孫太初卜居南屏山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

柴門許結隣。』○『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隣烟火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菖陽閱歲華，粧點太平還著我，樓鞍桐帽送生涯。』

淨慈禪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從王求金，鑄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翌_(五)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綸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太宗改賜壽寧院。熙寧中，郡守陳襄，延禪師宗本居之，屬歲_(云)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鰻魚遊焉，因鑿爲井，寺衆千餘，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興，僧道容實鳩工焉。五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五百羅漢者，涅槃經云：昔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值千盜攘去，併剗其目，日夜號痛，有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福人間，蓋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之意。其時塑像咸出一僧，而儀貌種異，神氣如生，像成而僧化去。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黃羅幕傍，置籤筒，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鑒，今龕廢矣。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孝寺額，旣而復燬。孝宗賜金成之，御書慧日閣。嘉泰四年，復燬。

嘉定十三年復建，閎勝甲於湖山，故程翰林秘記文有：『溼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之語。時宰臣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廡壁作五十三參等像，皆名師鍾鼎、丁清溪所畫也。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東坡詩云：『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弘壯在南渡前已然矣。先是，寺僧艱汲，負擔湖濱。紹定四年，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甃爲雙井。嗣是茗椀齋盂，激風嘯月，千衲頤哺，永無乏供，丞相鄭清之爲記。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時，湖寺盡燬，而茲寺獨存。皇明洪武間燬，僧法淨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建。寺內有永明室、圓照樓、叢玉軒、一湖軒，並廢。鐵鍋重數千斤，欸云：『梁貞明二年鑄』。茲寺之建在吳越時，而鍋識貞明，或從他寺移來，未可考也。寺北有四眼井。蘇子瞻謁宗本因和周別駕詩：『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鄭清之雙井詩：『水神何時生六翻，飛出雙泉江練白，平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揖客。轆轤初動曉星橫，夜捲寒瓊聲濤清，千年佛殿礎花乾，十畝空庭蔭修柏。問泉何事趁奇觀，故向庭前作真

澤，昔年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猶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枯甃沿山有龜坼。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脈。幡風肯動兩無干，細詮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爲井記，了不相干勞刻畫。寄詩更欲結茶緣，付與宗風自鈍拍。○白廷玉詩：『奎額昭回龍屈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間。帝子釜搖金激灑，家人卦剔翠孱顏，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山。』○虞伯生詩：『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雞山作霧，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王伯安詩：『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姚公綬方丈詩：『第一橋頭歸日晡，天風吹酒已全無。人家只隔東西崦，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憐杜甫，誰招白鶴弔林逋？兩峯勝槩山僧得，好爲南屏一寫圖。』

萬工池，在寺門外。宋建炎已前，寺累遭回祿，鞠爲荆墟。崇熙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宗本乃募化爲此，與力者萬人，故名。

寺畔，有南屏輿教寺、廣教院、寶相寺、法性寺、顯聖寺、空律寺、惠照寺、昭慶院、廣法院、希夷道堂、翠芳園、甘園，並廢。○輿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蘇子瞻詩：『我識南

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沒，人經豐歲尙彫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廣教院，號小南屏。○寶相寺，晉天福九年吳越王建。○法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顯聖寺，宋開寶五年邑人羅仁德建。○空律寺，後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俱元末燬。○惠照寺，今爲淨慈香積。○希夷道堂，劉蓑衣建。○翠芳園，舊名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有五花亭、蘭棧、梅棧。咸淳中，建宗陽宮，亭館花石，移取殆盡。○甘園，在淨慈寺對，舊爲內侍甘升之園，又名湖曲園。理宗嘗臨幸，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周密詩：『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

淨慈寺後，爲蓮花洞，居然亭。

蓮花洞，巧石層敷，若芙蓉之燦爛。居然亭，在洞口，登茲則湖山風景，揚睫無遺矣。嘉靖間，閩人洪玉方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築此亭居之。玉方曰：『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遂名居然亭也。

淨慈寺前，爲雷峯塔，藕花居，倪尙書墓。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脈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曰迴峯，宋有道士徐立之居此，號迴峯先

生；或云有雷就者居之，故又名雷峯。吳越王妃於此建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俗稱王妃塔。以地產黃皮木，遂訛黃皮塔。俗傳湖中有白蛇、青魚兩怪，鎮壓塔下。其旁舊有顯嚴院、雷峯庵、通玄亭、望湖樓，並廢。

林逋詩：『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疎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又中峯望北山詩：『拂石翫林壑，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疎葦際滄洲。固自堪長往，何爲難久留？庶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藕花居者，洪武中，淨慈僧廣衍建。衍以博學徵修大典，歸老子此。林亭幽雅，開傍湖濱，長夏荷舒，清馥滿室。塔畔有東退居者，亦衍別業也。王伯安詩：『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扇，自有香風拂面來。』〔一七〕

倪尙書墓者，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文毅公岳之祖墓也。岳，先世爲錢唐人，國初徙南京〔一八〕，遂籍上元縣。岳之父謙，亦爲南京禮部尙書，諡文僖。

山畔舊有上清宮、雲濤觀、普寧寺、淨相院、珍珠園、勝景園，並廢。○上清宮，葛仙翁煉丹之所，道士胡瑩徵築，理宗御書『清淨道場』。○普寧寺，周廣順元年建，名白蓮寺。大中祥符間賜額，謝皇后香火。有鐵塔一，石塔二。○淨相院，吳越王建，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

段奇軒。○珍珠園，宋張循王俊別墅，內有珍珠泉、高寒堂，官庫取以釀酒。○勝景園，在雷峯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二)，慈福以別園賜今(三)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卻視，左顧右盼，而模規定。因高就下，通窳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爭効于前，清流秀石，拱揖于外。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四)。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無窮。乃悉取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閒」，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額(五)。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莖(六)稻爲「困場」，爲牧羊牛、畜雁鶩之地曰「歸畊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園之髣髴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閒」，終曰「歸畊」，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

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將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名彝鼎、被弦歌者，獨相踵也？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與公之自處，本自不侔。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復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掛衣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辭也。」

南屏山之西，爲九曜山、發祥祠。

九曜山與赤山聯屬，舊有九曜星君殿。

發祥祠，以祀昌化伯邵公林者。公，孝惠皇太后父也。太后侍憲皇，生皇考睿宗獻皇帝，於今

上爲祖母，以戚里恩封公伯爵。嘉靖十九年，敕葬於此，給銀五萬餘兩，阡隧崇嚴，甃斲工巧，江南所無者。其地舊爲法因寺，吳越文穆王建，有古鐵塔，錢王井，甘（西）冽，雖旱不枯。

又西南，過太子灣，折而南，爲石屋嶺、石屋洞、蝙蝠洞、大仁禪寺。

太子灣，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攢園。

石屋洞，高敞虛朗，衍迤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筵几。其底邃窄通幽，闐然密室，周鑄羅漢五百十六身。仇仁近詩：『誰擘空青露石坳？遊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髻，懸崖滴乳溼僧袍，伽藍聞是香山叟，燈暗祠荒沒野蒿。』

蝙蝠洞，在石屋洞側，內產蝙蝠，大者如鴉，亦有純白者，其糞卽夜明砂也。建炎間，里人避兵于中，容數百人，皆免。

大仁禪寺，吳越王建，宣和三年重修，俗稱石屋寺。其對山名瑞峯塢，下舊有淨梵院。

又南過烟霞嶺，爲水樂洞、烟霞洞。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傍，錢氏建有西關淨心院。宋淳熙六年，以賜內侍李棗，仍建佛宇，

巖石盤峙，洞壑虛竅，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熙寧二年，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後二年，

蘇子瞻來爲倅，遂賦詩云：『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

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

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聞道磬裏東入海，遺聲澗谷含宮徵，

聲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嘉泰以來，洞爲楊郡王家別圃，纍

石築亭，最稱幽雅。年久，蕪穢弗治，水樂絕響，賈似道嘗用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

以廢興者，不得其說。一日，似道遊焉，俯視旁聽，悠然有契，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有聲。今水瀦其中，土壅其外，欲其振響，得乎？』亟命疏壅導瀦，有聲從洞間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勝槩，於是始復。乃葺亭，以所得子瞻真蹟刻置其上。又取詩語名其亭，若堂曰『聲在』，曰『愛此』，曰『留照』，曰『獨喜』。他如『介堂』、『玉淵』、『漱石』、『宜晚』，則皆組其勝處。又卽山之左麓，闢犖确爲徑而上，亭其三山之巔，杭越諸峯，江湖海門，盡在眉睫，扁曰：『上下四方之宇』，奇觀也。洞中泉由『愛此』引貫其下，入『漱石』，匯于『聲在』，達于『玉淵』。山之窪，爲池以受之，每一撒捷，伏流飛注噴薄，如崖瀑然。景物之勝，視昔有加，而淨化院則仍其舊云。洞後有石佛接待庵，相傳有聖僧頂笠挑包，隱形于石。咸淳初，建庵覆之，今廢。王大受詩：『歷聘空寒六六天，更來洗耳聽春泉，迅湍激石浮清磬，樹溜行沙寫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洞中日月幾千年。何人獨得開收律？譜入宮商與世傳。』○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聲牙，來訪香嚴大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風行壠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砂。欲適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紛譁。』

洞傍，舊有滿覺院、歸雲庵，並廢。○滿覺院，有法華泉、金蓮池。○歸雲庵，宋寧宗時，有永

清禪師坐石窟中，聞高峯鐘聲而悟道。

煙霞洞，晉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勝蹟，何不顯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石壁，若鏤刻而成者，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王錢氏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煙霞洞有六羅漢，遂補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洞後，宋有清修寺，今廢。惟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尙存。周紫芝詩：『瀨湖兩峯高，屹立曉相望。蒼涼昇海日，骯髒露千嶂，羸驂絕陂陀，巖谷飽追訪。緬懷洪荒初，蘊畜含萬象，渾沌久已死，倏忽真巧匠，誰令鑿空手？出此奇嶮狀，中虛納遊雲，谷靜答幽唱，暗穴下無底，濤聲相悲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遺像，誰其架修椽？置屋雲雨上。青山不知數，遶屋森百丈，忽於兩峯間，萬頃見烟浪，澎湃海潮聲，往往入藜杖，天公愛此山，令我拜嘉貺。眇焉隔仙凡，欲往謾惆悵，便當學枯禪，綺語蠲宿妄，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遐放。』

陟磴屈折而上，爲南高峯、榮國禪寺。

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詰屈，松篁蔥蒨，非芒鞋布襪，努策筇杖，不可陟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宋崇寧、乾道兩度崇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五級，塔中四望，則東瞰平蕪，烟

消日出，盡湖山之景。南頰大江，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陁曼衍，箭櫂叢出，麩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峨冠者，名先照壇，相傳道者鎮魔之所。峯頂有鉢孟潭、潁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洞、龍王祠，今廢。

榮國禪寺，卽塔院也。宋寶祐五年，福王與芮建，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創華光閣、五顯祠，又拓徑以便登陟。今寺廢，而五顯祠尙存。

西湖遊覽志第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其對爲赤山、惠因澗、惠因講寺。

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潤媚異常。孤峯秀拔，層巒繚繞，中有古木倒植，森翠凌冬。崖上『玉岑』二字，許采書；山門『玉岑』，宋理宗書也。

赤山，其土赤埴，故名。由湖而陟此者，近定香橋爲赤山埠，其水曲爲浴鵲灣，張伯雨構水軒于此。劉邦彥詩：『浴鵲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欸欸互答，樵唱悠悠獨聞。』又詩：『春水初生浴鵲灣，篾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閒。』自此而南，過大慈山，出江干，商旅不絕，宋有牛羊滌宮在焉。張輿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稀，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曲徑迷，採蓮舟傍綠荷歸，欸乃一聲天欲暝，隔花驚起鷺鷥飛。』

惠因澗，出自赤山，經惠因寺前以入湖。有蛟居澗中，故洞口鑄鐵爲窗櫺，嵌石以拒之，高數

尺，因名鐵窗樞洞。

惠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云：『自熙寧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姦民徐叢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義天羨慕來朝，從源講解。淨源既死，其徒復持真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探瞰。朝廷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疎，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從之。寧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祐四年，高麗藩王奉詔進香，繙經于此。至正末燬，國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

赤山左右，舊有廣果寺、開化尼寺、法興寺、保福院、永慶院、真如院、淨梵院、崇教院、寶林院、廣法院、修吉寺、正濟寺、法雨寺、安福尼寺、極樂尼寺、定光庵、凝神庵，並廢。○廣果寺，在惠因橋北，錢王建。紹興初，漕司試兩浙士于惠因寺，以廣果爲別試院，有虛悅、棲鳳二軒。○開化尼寺，慧知建。○法興寺，舊名法明。○保福院，在長耳巷，舊名寶慶，錢王建。

有玉醴泉。○真如院，貞觀初建。○淨梵院，舊名瑞峯寶林院，錢王建。有可賦軒。○廣法院，內有清曠亭。○修吉寺，舊名瑞龍，爲郭、夏、李、韓四皇后攢宮。○法雨寺，舊名水心，續改雲龍，大中祥符賜額。○安福尼寺，尼普隆建。○極樂尼寺，尼德勤建。○定光庵，在法相寺西，有泉盤瀑飛洒，濺沫如珠，雖旱不竭，名定光泉。○凝神庵，蒲衣道士張達道所居，高宗嘗賜白羽扇，至元猶存。薩天錫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識，羽扇年多落鳳翎。』

惠因寺而北，爲法相律寺、六通律寺、管箕泉。

法相律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高僧行修，號法真，年十三，進具遍參諸方，得法於雲峯存公。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遊錢唐，吳越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乾祐四年，跌逝，高足漆其真身存焉。寺內有錫杖泉。劉士亨賀法相寺海納庵上人詩：『湖上招提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窗，耳聞古佛遺真像，眼見高僧豎大幢。衲挂紫藤驚鼠竄，鉢分滄海毒龍降，懷香欲叩毘尼藏，寸筵臨鐘不易撞。』

六通律寺，舊名六通慈德院，吳越王建。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錚然，纖塵不染。

管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時，有黃子久公望者，號大癡，卜居泉上。子久善畫，有『山水訣』傳于世。

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肅愍公墓。

于公名謙，字廷益，錢唐人。英廟北狩時，公以兵部尙書任國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英廟復辟，姦臣石亨、徐有貞等忌譖之，誣公不軌，竟以冤死；其子冕，奉葬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瞻諭祭之，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諡曰肅愍，建祠曰旌功。鄭繼之詩：『太傳出南方，眉宇天人表，曩在英廟朝，讜論多了了。三邊正統末，胡羯日偪擾，先皇巡朔方，虜騎伏潢沼，黃雲阨塞垣，仙仗迷周道，法駕一蒙塵，作意索金寶。京城旣搖動，和議雜紛繚，公時贊戎機，決策截瀾倒，告廟定儲君，誓衆守陞堡，耀兵向陰山，真欲舉征討。居庸扼咽喉，鐵馬豈得搗，坐令虜計窮，食盡師遂老。翠華果全歸，黃屋免再造，雖重獲罪戾，社稷功非小。功高反殺身，於古亦嘗蹈，固由天威赫，實爲青蠅螫。天日終輝輝，卽見是非瞭，神衷啓后聖，殊錫達幽眇。憶昔靖康亂，謀國何草草，堂堂宋諸良，唯唯遵和好，甘心拜犬羊，所以至絕島，直書在史氏，公節須儼儼。』

三台山之前，爲栗山、八盤嶺、周真人墓。

周真人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揣測休咎，輒驗。皇明永樂初，召試，嘉獎，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著勞績。歷事仁廟、宣廟、英廟，寵賚特厚。景泰改元，懇乞還山，年九十三卒。訃聞，遣行人許篈諭祭，贈號真人，敕葬于此。

自三台山而北，爲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橋。

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陂陁迤邐者。

東嶽行宮，宋咸淳中建，以奉泰山之神。

靈應廟，其神蔣通，質直孝親。紹興十一年七月，坐化桐木下。時騰曦熾烈，七日如生，累見靈異，境內賴之。事聞，詔爲立廟崇祀。

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

嶺畔，舊有旌德顯慶寺、靈隱觀、太清宮、淨林廣福院、冰壑書堂、贊寧塔、梅坡園，並廢。○旌德顯慶寺，宋慈明太后香火，賜田三千畝。後山泉石甚奇，有雲屏軒，清壑、凝紫、靜雲等亭。○靈隱觀，宋寧宗時，中貴張氏勗，御書沖隱庵。淳祐中，道士范善遷重建，賜名今額。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矣。○太清宮，寧宗時朱靈寶守固建，楊太后書道德經，刻石幢。有

歲寒軒、養性凝神堂，後爲賈貴妃功德寺。○冰壑書堂，宋樞密金淵號冰壑，築室于此，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鼎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唐城邑、江湖之勝，近在几席，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顏藏』、『書農圃』以賜，又賜寺額曰『積慶教忠』，不及建而止。○贊寧塔，贊寧，高氏，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卒諡圓明，葬龍井。○梅坡園，楊太后宅業，在顯慶寺西。董嗣杲詩云：『園丁自飽栽花利，月入楊家得幾何』者是也。

又西，爲大麥嶺，其傍爲花家山。

大、小麥嶺，當南、北兩山之界，又西北過仙芝嶺，出九里松。大麥嶺有蘇軾、王瑜題名。

花家山，一名蛇山，瀕湖而登，爲茅家埠。仇仁近詩：『閒循石澗列雲屏，樹影生涼怯苧衣，靜碧軒窗聊寄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霞滑，輕摘蕉花曉露稀，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共依依。』

嶺畔，舊有法空寺、資聖院、盧園、淨安院、崇真宮、淨嚴院、隆興庵、水陸庵、妙心寺，並廢。○

法空寺，舊名資慶。○資聖院，爲濮王墳。○盧園，宋內侍盧允升小墅，景物奇秀，有池，文

石甃砌，水洌而深，異魚種集，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卽此地也。○淨安院，宋內侍董宋臣香火院。○崇真宮，舊爲女冠，後改永淨尼寺。○淨嚴院，內侍董永仲香火院。○隆興庵，楊府廨院。○水陸庵，亦楊府廨院，又名慶安院。

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靈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尙書徐公墓。

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景光蜿蜒扶輿，狀若異物。山畔有平鼎、永清、馬鞍、延壽等山。靈石之麓，舊有吳越太尉薛公墓，今廢。薛公居正，仕武肅王，塚前生紫藤，遍遶三峯，其三世孫昂，仕宋爲尙書左丞，人謂紫藤之瑞應也。墓側有白蛇巖、崑崙巖。

張伯雨墓，伯雨名天雨，錢唐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括蒼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風裁凝峻，見者異之。工書能詩，文更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友善，嘗屏居修茅山誌。墓近玉鈞橋，伯雨賣玉鈞所建也。墓久頽廢，成化間，嘉興姚公綬葺之，旣爲立傳，復爲之銘曰：『嗚呼，此句曲外史居貞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鈞，澗渡靈石，路披篠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警歎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

久無繼續之賢；句曲居貞，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柏摧爲薪，莫設時樵之禁；身世是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爾硯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尙友而景行前哲。』

尙書徐公墓，公名琦，字良玉，錢唐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繒甚厚，琦悉卻之。少師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葩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如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山畔，舊有靈石寺、崇德顯慶院、崇因報德院，並廢。○靈石寺，在棲真院之上。○崇德顯慶院，舊名棲真，樞密使章窳建，有墓在焉。元祐中，僧善本居之，號大通禪師，示寂，名定光塔，後爲永王、祈_(三)王殯所。○崇因報德院，在鷓鴣峯側，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高宗嘗臨幸焉。與積慶山永清院皆開府薛居正功德，後院廢，而靈石泉猶存。

又西北，爲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雲石、楊梅塢、獅子峯、延恩衍慶講寺、龍井、神運石。

風篁嶺，多蒼筤篠蕩，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

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家，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張仲舉陪劉時中遊風篁嶺詩：『山行貴徜徉，緩轡不可驅。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前瞻乳竇峯，錯立石筍株，洩雲相虧蔽，蒼翠變態殊。層梯俯山巔，中豁見西湖，晴旻散遠雁，秋色連平蕪。陰崖湛均泓，直下龍所都，森突人上慄，雷水生斯須。泉流緊活活，魚出閑于于，飛霜未著樹，綠陰猶紛敷。茲晨正佳節，況得暄暖扶！雙亭俯澗谷，列坐陳酒壺，松風吹桂華，香韻世所無。奉常老博士，幾載賜茶奠，歸來北山南，同此寂寞娛。我友二三子，文采珊瑚珠，歎然隨所適，形蹟安能拘？窮探忘前期，欲罷重踟躇。浮風收不上，屐底青模糊。炊烟忽生暝，落日棲啼鳥。終當借上方，雲臥蘿月孤，勿盡茲遊興，與君爲後圖。』

嶺下沙盆塢，宋有陳剛中墓，今廢。剛中，福州閩清人，建炎初，任太府寺丞，上封事，議恢復，忤秦檜，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葬於此。

一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可賞。

楊梅塢，近瑞峯塢，宋時有金姬者，所栽楊梅盛美，因以起名。蘇子瞻答參寥惠楊梅詩：「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蓋謂此也。至今其地楊梅異於他產。

獅子峯，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北望天竺諸峯，疊秀如畫。楊廉夫獅子峯觀潮詩：「海國梅清瘴雨收，胡床高踞碧獅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剛風吹碧蜃，旌旗落日照紅猷。行人莫問驅潮事，潮落山西淺十洲。」○「獅子拏雲涌翠巒，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溼，度海雲生鐘磬寒。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恆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額。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是額。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不復出入，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有歸隱橋、方圓庵、寂室、照閣、間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薩埵石、冲泉、諸天閣諸勝。元祐以來，名賢留題甚

多，東坡竹石，廉宣仲枯木。楊次公詩十三首，風篁嶺云：『微風搖琅玕，蕭瑟嶺一道，萬帚掃晴空，纖塵不可到。』○龍井云：『崖下一泓泉，窈奧不可測，有時靈氣生，散作人間澤。』○歸隱橋云：『道人從此歸，影不入塵市，端坐笑浮雲，往來太多事。』○滌心沼云：『縱有狂風生，未嘗險浪起，何當招世人，來此鑒清泚。』獅子峯云：『巖風壯威猛，晴雷隱哮吼，無心露爪牙，百獸自奔走。』○薩埵石云：『解虎錫常閒，飼虎石長在，忘軀度有情，清風幾千載。』○潮音堂云：『潮來音普聞，潮平音亦歇，孰若此山堂？潮音未嘗絕。』○訥齋云：『天道竟何言？四序自流轉，那知毘耶翁，雖默云云真大辯。』○冲泉云：『不汲泉不盈，愈汲泉愈清，湛然有常德，隨氣利羣生。』○寂室云：『白雲隔塵喧，虛堂太岑寂，寒盡春自來，鶯啼報消息。』○照閣云：『幽人無適莫，乘興登高閣，夜月鎖寒林，春花繡嚴整。』○閒堂云：『趙公歸休年，訪師翠微間，始知浮世上，白日兩人閒。』○方圓庵云：『地方不中矩，天圓不中規，方圓庵裏叟，高趣有誰知？』○秦少游遊龍井寺記：『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

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而還。」

龍井，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稚川煉丹於此。林樾幽古，石鑑平開，寒翠甘澄，深不可測；澗流淙淙，泠泠然不舍晝夜；閒花寂草，延緣其傍，或隱或見；蒼山圍繞，杳非人間，時聞鳥韻樵歌，響答虛谷。井中相傳有龍居焉，禱雨多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上覆以樓，爲惠濟龍王祠。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東出茅家埠，入湖。秦少游龍井記略云：「龍井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于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誇，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蓄之深，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道者，其爲神物之託也，宜哉！」○虞伯生次鄧文原

遊龍井詩：『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絢履舊。空餘松在澗，仍作琴筑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霑洒，脫屣亂苔甃，陽岡扣雲石，陰房絕遺構。澄公愛客至，取水挹幽竇，坐我簷蔔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羣彥，千磴坐吟究。浪浪雜飛雨，沈沈度清漏，令我懷幼學，胡爲裹章綬？』○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計程遠度石嵯峨，菜畦麥隴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泱泱暗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多，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奈爾何。』○孫太初飲龍井詩：『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元無取，消受山中水一盃。』

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繞竅竇，宛若蛇蟠。皇明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屬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杖，金銀各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次得茲石，以八十人拽出之，上有『神運』二字，傍多欸識，漉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鑄也。繼得鐵牌十五面，銀二條，上鑿吳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祈雨者。其日，黑雲四匝，泉頭洶湧，德懼而止。疏其傍池三，曰插劍，曰浣花，曰浴麟。德交趾人，幼警悟，讀書一目下數行。洪武間，黎王以獻，高王喜之，昵侍左右。歷事五朝，頗著勞績。鎮守兩

浙卒，敕葬於風篁嶺下。

嶺畔，舊有崇恩演福寺、辨才塔、無垢院、淨林廣福院、顯應廟，並廢。○崇恩演福寺，俗稱南天竺。隋開皇中，有法師真觀居之，雅操高潔，骨格存焉。側有靈石塢，髻峯、仙人碁臺、金沙井、面金〔毛〕鐘腋、龍井，景趣幽清，聽眺俱爽。自此過嶺，值中天竺，乾道間，有道士四人，來寺乞食，時午齋已罷，拒不與，道士索筆題椽間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烟雲，登攜孰與爲侶？顏寓李甲蕭耘。』人以爲首句藏呂字，次洞字，次賓字，末乃同行三人也，書法類李北海。咸淳間，賜田五千畝。元初，名僧清古、源澤、雲夢等疊主之，號稱教海。有白蓮院、夕佳樓。張伯雨夕佳樓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忻，夕佳吾所懷。山僧閱世久，結廬深避乖，蕙樓將對峙，菌閣亦雙排。維南列崇阜，不受烟嵐霾，我亦遲暮人，心迹倦鳥偕，茲焉記高躅，庶與靜者諧。』○徐一夔訪玘法師宿夕佳樓詩：『寓縣俄多難，湖山亦被兵，名藍俱泯滅，別構獨崢嶸。翰墨看前輩，登臨愧後生，嚴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直篠侵簷上，織蘿附牖榮，倚闌雲鳥度，極目境天平。日夕景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靄水邊橫，紫翠霏微合，丹鉛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暝色松門動，寒飈竹嶼鳴，疎鐘度餘響，遠火露青燐。仙梵微微出，爐烟裊裊輕，山盤撲露實，

石鼎泛雲英。洗濯塵凡盡，歸依誓願精，行當陪竺士，聽法破無明。』○辨才塔，在演福院內，蘇子由銘云：『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溼性。性於溼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遊戲，鬼神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聘貽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其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乎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辨才眞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翻瀾，而不失道根，性湛如止水，得風輒燦然，心是於東西，普福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繞，師惟不取故，物來不能拒。道成盡有數，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眞實處。』○無垢院，乃無著禪師道場也。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爲生墳，遂移寺於此。嘉定間重建，有清音軒、茯苓泉，與廣福院俱併爲廣福寺。○淨林廣福院，開府楊慶庵祖墳，土人呼上楊庵，有松關、南泉、桂芳亭。姜白石與恬朴翁等來遊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孱顏。』內有噴月泉，僧錄泉，在暗竹園下。○顯應廟，宋時以祀郡守胡公則仕，當眞宗、仁宗朝，再牧杭州，有惠

政。退老西湖，深尊雅絃，左子右孫，日與交親歌笑，輿論重之。寶元初，天子特命其長子楷通守杭州，以便養。卒，葬於此，數見靈異，遂立廟祀之。

嶺北，爲棊盤山。

山頂有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已漶漫。登其巔，則江湖之勝，皆可環眺矣。龍井之上，爲老龍井。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泯泯叢薄間。幽僻清奧，杳出塵寰，岫壑縈迴，西湖已不可復覩矣。其地產茶，爲兩山絕品，郡志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乃在靈竺、葛嶺之間，未若龍井之清馥雋永也。再上爲天門，可通靈竺，徑術崎嶇，草樹蓊鬱，人烟曠絕，幽悄不禁。

龍井之南，爲九溪。其西，爲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南，路通徐村，水出江干，北達龍井。張光弼詩：「春山縹渺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遡落花尋曲徑，桃源無路草萋萋。」

十八澗，在龍井之西，路通六和塔。

西湖遊覽志第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折而西，爲廣澤禪寺、甘露泉。

錢糧司嶺，吳越王建司於此，以徵山課，嶺側有龍母池、乾溪水。

廣澤禪寺，舊名甘露，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建。有泉一泓，甘澄可啜，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宋

治平二年，改額廣澤。國初燬，天順八年重建。

又西南，爲大慈山、定慧禪寺、虎跑泉。

大慈山，去城可十里，在龍山西，其北有樵歌嶺、戒定巖。

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十四年，僧寰中建，憲宗賜額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

寺。僖宗乾符間，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又燬。皇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

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重建。○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

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敲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

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陳浩和詩：「良二千石昔清賞，虎跑泉頭風露涼，直將才華比賈傅，徧歷山川如子長。流傳玉局播千古，脈絡銀河來上方，清秋擬到三天竺，自裹春茶來煮嘗。」○釋來復和詩：「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涼，倒浸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瓢留待羽仙嘗。」

虎跑泉，宋學士濂銘敘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翼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願、臨濟玄、趙州諗、巖頭禿、雪峯存、無著喜、欽山邃，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尙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久之，泉鬻沸而出，若聯珠然，已

而微作湧勢，瀟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勢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虛，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龍類象，來遊來咨，如山答譟。代祀雖邈，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尙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球。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罷，臥聽空階環珮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聶大年和詩：「中峯有路盤桓上，前代遺踪成俯仰，老禪對客欲忘言，塵事惱人空執掌。梵音時答海潮聲，山雨暗添泉溜響，倏然長揖下烟蘿，玉珂謾使因風想。」張輿詩：「步履看花入翠微，暖風蘭氣襲人衣。虎曾聽法跑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寰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巖扉，世情總被凡僧惑，泡影觀來果是非。」蓋虎跑泉本非因咒而起者，以人聲振動之，則加沸耳。

又西南，爲崇先襲慶禪寺、眞珠泉。

襲慶禪寺，俗呼眞珠寺，舊名薦福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爲清鑑禪師道場。宋大中祥符六

年，改崇教院。開慶元年，賜今額。

真珠泉，在襲慶寺內。周顯德間，泉自地迸出，寺僧因甃爲方池，聞剝啄聲，則泉益湧，纍纍如貫珠。宋景祐中，官家取以釀酒，遂以爲酒名。雷峯路口張園，亦有真珠泉。董嗣杲詩：「泉光四散駭猿狖，迸起平池點滴高，誰欲斗量徒積夢，人將瓶汲肯辭勞。聲隨後雨穿疎箔，名逐春風入小槽，別有雷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

西湖遊覽志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南，爲筆架山、方家峪、忠節祠、褒親崇壽教寺。

忠節祠，以祠宋太學生徐應鑣者。應鑣，衢州人，宋亡，義不降虜，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俱赴井死。同舍劉生等收其屍，葬於此，朝命贈爲祕閣修撰。正德間，參政梁材奏請立祠，有司春秋致祭。

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十八年劉貴妃建。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得幸，累遷才人、婕妤、婉容，尋進貴妃，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常盛夏以水晶飾脚踏，高宗見之，取以爲枕，妃懼，自此少戢。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有泉自鳳凰山而下注，爲方池，命爲鳳凰泉，于湖張孝祥書刻。內有松雪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檜，壁間舊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弁陽翁詩：『翟羽鸞綃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看門前粉壁

龍。』○秦少游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周端臣詩：『萬竹蒼蒼擁寺門，寺碑金字御書存，榮華肯信當年事，儀制空留后世恩。影閣有聲塵網暗，殯宮無月土花昏，見梅不敢輕攀折，恐是春風水際魂。』

方家峪畔，舊有永隆寺、遇真院、悟真院、崇真院、廣慈院、廣嚴院、廣福院、淨教院、寶藏院、西蓮瑞相院、西林法惠院、安福禪院，並廢。○永隆寺，僧淨林建。○廣福院，陳淑妃香火，又名報恩。○淨教院，蔡貴妃香火。○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王廟碑。○西蓮瑞相院，黃貴妃香火。○西林法惠院，宋乾德三年建。慶曆間，禪師法言作西軒，激水爲池，疊石爲山，灑粉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蘇子瞻見而愛之，題曰『雪齋』，秦少游爲之記。子瞻詩：『君不見，蛾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澄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

又西南，爲華津洞、梯雲嶺。

華津洞，宋時趙翼王園中層疊巧石爲之者，曲引流泉灌之，水石奇勝，花竹蕃鮮，有仙人棊臺在焉。

梯雲嶺，石磴峻絕，嶺下舊有水月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固石。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桂影多。』折而南，爲慈雲嶺、永壽禪寺。

慈雲嶺者，龍山支脈也，故其山名寺額，多以龍名。石壁間篆刻，『梁單闕之歲，興建龍山，至涪灘之歲，開慈雲嶺。』一十八字。嶺之巔有亭，曰『江湖偉觀』，嶺下有觀音洞，洞口有下石龍庵，今廢。

永壽寺，舊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越王建。石壁上刻宋仁宗佛牙讚，讚辭鄙陋，蓋僞爲者。

嶺下，舊有惠光尼寺、地藏尼寺、福全尼院、淨勝院，並廢。○惠光尼寺，乾道間，張循王女孫真寂，自幼爲尼，奉章太后香火，相繼住持，皆張氏女也。有佛指放光，故名。○淨勝院，舊名下石龍。

嶺之南，爲龍山。

龍山，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與上、下石龍相接，去城南可十里許。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局於此，蜿蜒若遊龍然。山北有鴻雁池，其東爲白塔嶺。

其上，爲天真禪寺、登雲臺。其下，爲天真書院〔三〕，爲天龍禪寺、天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

天真禪寺，後〔三〕梁龍德中，錢王建。寺居山頂，今惟一庵存焉。

登雲臺，後梁龍德中，錢王建，又名拜郊臺。蓋錢王僭郊天地之所也。臺側有靈化洞，武肅王勒壁存焉。洞深百步，闊十餘丈，和靖、東坡題名。〔三〕

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嘉靖九年，僉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王畿、錢德洪改建書院，以祀新建伯王公伯安。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膳田以待四方游學者。○王伯安西南雨中寄德洪、汝中並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又寄答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詩：『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湛元明詩：『迢迢訪天真，歷歷登茲堂，灑落南高峯，

睥睨臨錢唐。地位高且深，如道不可量。哲人久已逝，山水空遺光。龜疇列左方，顯沒天文章，平生未一試，千載慨相望。我來增感歎，久要不可忘，陳辭之不足，繼之以心香。』

天龍寺，宋乾德三年，吳越王建，以居鏡清禪師。大中祥符元年，改名感業。建炎三年，大火，惟木觀音像獨存。紹興十三年，建圓丘，以淨明院爲齋宮，以感業居從官。從此僧徒漸散，而寺亦圯。元延祐間，僧道平重建，至正間，南北兩山諸刹，或燬或頽，惟天龍僅存。寺有堂，扁曰『山舟』，貫雲石所書。寺中有凝翠井。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峯回，王氣纔銷梵宇開。卓錫地侵行輦地，雨花臺近拜郊臺。草分野色緣城去，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張輿詩：『鳳凰山中多古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風滿樓。宋室圓丘禾黍合，胡髡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生客愁。』○劉士亨『山舟』詩：『高僧住處屋如舟，臥穩渾無夜壑憂。篙櫓不施隨地泊，波濤已斷樂天游。香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喚起酸齋狂學士，虎溪溪上共夷猶。』

天華寺，舊名千春龍，冊爲鏡清禪師道場，有頤軒、妙音樓、化生池。

勝相寺，舊名龍興千佛庵，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僧轉智者，附海舶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咒，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建高宇以答佛施。建炎兵燬，止存五丈觀音。諺傳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中，孝宗常臨幸焉。

龍華寺，舊名龍華寶勝，錢王以瑞萼園捨建。有傳大士塔像、拍板、門槌、司馬溫公祠堂，今皆

不存。傅大士，故漁人也，遇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梁武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而去。蘇子瞻大士像贊云：『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元末燬，國朝宣德四年建。

宋籍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圓，環以溝塍，作八卦狀，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紊。

山傍，有宋郊壇、高禩壇、淨明院、大通院、道林院、寶惠院、般若院、冲天觀、玉虛觀、烏菱池、鴻雁池、玉津園，並廢。○郊壇，紹興二年建。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臺餘草色，新樹自風聲。寂寞荒村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汪以質經故郊臺詩云：『厭煩尋路僻，偶爾入荒村，古禮存遺蹟，圓丘儼至尊。松風悲闕寂，江月照黃昏，餘恨無今古，行人欲斷魂。』○高禩壇，紹興四年建，內有鴻雁池。張仲舉詩：『衰草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然空，壁來山鬼遮秦使，漿泣仙人出漢宮。壤埒尙傳嗣乙鳥，荒池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荆思，長在登臨感慨中。』○淨明院，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花巖、江月庵、節鳥亭。高宗梅花巖詩：『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

勝，試探東風第一花。』○寶惠院，一名普濟，吳越王建。○般若院，吳越王建。○烏菱池，一名鑿池。○玉津園，在嘉會門外，紹興十七年建。孝宗數臨幸，命羣臣燕射于此。自後翠華罕駐，景物漸衰。陸務觀詩云：『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畫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兔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一回。』

稍南，爲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

文穆王，名元瓘，武肅王子。忠獻王，名仁佐，文穆王子。舊有表忠觀，蘇子瞻爲之記云：『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唐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

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唐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懸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山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筐篚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稍北，爲玉廚山、善慧禪寺。

善慧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岡禪師道場。寺傍，舊有真覺院。

妙因山之陽，爲江文昭公墓。

江氏，仁和世族。其父玘，舉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給事中，山東右參政。文昭公名瀾，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學士、吏部左侍郎。忤幸臣劉瑾，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其弟洵，戊午舉人。瀾之仲子曉，舉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布政使、府尹、工部右侍郎。三子暉，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修撰。四子曜，以恩廕歷官中書舍人、禮部員外郎。曉子圻，今嘉靖丙午舉人。仕宦蟬聯，甲於一郡，世德清謹，而參政、尙書、修撰，皆從祀府學鄉賢祠。侍郎、修撰圻，皆以春秋魁榜，尤士族所稀也。

西湖遊覽志第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爲鳳凰山。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潏，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蓋鳳凰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遞加拓飾，逮于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閱華麗，秀比蓬嶷，佳氣扶輿，萃于一脈。開署布政，駐輦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蒞，隱隱賑賑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元時，納胡僧之說，卽故宮建五寺，築鎮南塔以壓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乃卽開元宮建省治，面對吳山，蓋鳳凰之左翅也。我朝因之，而官司位署，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山據江湖之勝，立而環眺，則凌虛騖遠，瓌異絕特之觀，舉歸眉睫。

其麓，爲萬松嶺、萬松書院、八蟠嶺、留月臺、玉壺臺。

萬松嶺，夾道多巨松，在唐時已有之。白樂天湖上夜歸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敲轡轡玲

瓏，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重開蠟炬紅。」南宋時，密邇大內，碧瓦紅簷，鱗次櫛比。今夷爲大塗，而松亦無幾矣。

萬松書院，本報恩寺故址也。弘治十年，參政周木燬寺而建書院，中設先師孔子及四配像，爲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二亭；南北楔綽二，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以孔氏子孫世守之。嘉靖五年，御史潘倣建毓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遊學之士。八蟠嶺，在萬松嶺右，過北而南，可達月巖。王元章詩：「路遠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草長不知名。遊客謔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未起，瞻望忽傷情。」

留月、玉壺二臺，在書院右方，上爲月巖，下爲圭石，中有四亭，曰振衣、曰可汲、曰依雲、曰見湖。秀石巉巖，青蒼玉削，纍纍然若芙蓉之未舒，隱見草莽者，不可勝紀。

嶺畔，舊有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國初，併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內有舞鳳軒、萬菊軒、浣雲池、銅井。白樂天浣雲池詩：「白雲本無心，卷舒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蘇子瞻萬菊軒詩：「一軒專爲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木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

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羣。』○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郭公井，相傳晉時郭璞所相鑿者。蓋其時杭州皆濱江斥鹵，艱於甘泉，故地脈非璞不可識。鐵冶嶺亦有郭璞井。

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爲報國講寺。

萬松坊，永樂己亥，金臺王祀書。

報國寺，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璉真伽請，卽宋故內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報國寺卽垂拱殿，殿角有銀杏樹，其實無心。楊仲弘詩所謂『萬年珠樹落秋霜』是也。內有碧梧軒、舞鳳軒。興元寺卽芙蓉殿，般若寺卽和寧門，仙林寺卽延和殿，尊勝寺卽福寧殿，下有曲水流觴。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建塔其上，其形如壺，俗稱一瓶塔，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菩薩像萬軀，聖飾如雪，故又名白塔。至順辛未正月十四日黎明，雷震之。至正末，爲張仕誠所毀。其寺鐘，卽故內禁物也。西有望江亭，大江百里，盱眙可覽。至今有尊勝巷（四里）。四寺雖隘，而景致宏麗，延祐至正間，諸寺遞燬。皇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報國寺。僧噩夢堂舞鳳軒詩：『江濤曉上青崔嵬，山勢遠從天目來。錢氏豈能當王氣？郭生端復是僊才。光搖晴旭九苞動，影拂秋旻雙翅回，爲我翩然覽輝下，

一軒著此亦宜哉！』○楊仲弘錢唐懷古詩：『西湖清濁自天開，鴻雁鳧鷖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微宮殿擁蓬萊。能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其二：『山回禁禦入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廂，千古金鐘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龍文不徙陽人聚，烏篆終歸軹道傍，九市塵埃來袞袞，一江風浪去茫茫。』其三：『斜界鈞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巒。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鷁竟漫漫，中天會合寧非數？坐見蒼生奠枕安。』其四：『化城宮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駝，誰道一無超衆有？祇今塵土重來過。』○僧宗泐詩：『欲識錢唐王氣徂，紫宸宮殿入青蕪。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樓船宿裏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還傍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又云：『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榛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錢思復同武仲仁登白塔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詩誰寫？籬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思滿幽襟。』其二：『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溟_(冥)烟籠。雨_(雨)_(雨)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酌英雄。』其三：『宋宮傳

是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葫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鈿。』○鄭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消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荆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嘉樹不啼鶻。』

宋行宮，卽錢王舊宮也。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審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擬華殿。瞻策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

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門；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鞦韆，對陽春亭、清齋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卽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牒，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望），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咸出履鳥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望）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蠅聚焉。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元黃潛鳳凰山故宋宮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謾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薺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

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楊子承詩：『天下車書正一家，數逢陽九亂如麻，兩朝北狩過天寶，四海南奔類永嘉。陵寢可憐分異域，衣冠不復返中華，玉簫吹暖錢唐月，誰念黃龍慘暮笳？』○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楊廉夫詩：『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君臣又六朝，劫火不燒楊璉塔，箭鋒猶抵伍胥潮。燐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簫。』○張仲舉詩：『南渡君臣建業偏，不堪喬木黯風烟，豈知白馬興王日？又到紅羊換劫年。三輔皇圖空郡國，六朝王氣渺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遺蹤一愴然。』○錢思復詩：『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劍鎖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粧。薜蘿山鬼啼螢苑，荆棘銅駝臥鹿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歇，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王逢詩：『王氣淩虛散曉霞，虎闌麟閣靜烟花，中天日月迂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夔子國，烏衣夢隔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紅顏

泣塞笳。』其二：『周南風俗漢衣冠，五色雲中憶駐蹕。瓊瑤檜高藏白獸，蕊珠花發降文鸞，河通織女機絲溼，雨歇巫娥_(兒)翠黛寒。滿地吳山誰灑淚？一江春水獨凭欄。』其三：『瑤池青鳥集瓠稜，白塔金鳧闔夜燈，雲母帳虛星彩動，水晶宮冷露華凝。驪山草暗墟周業，鄜塢花繁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汐撼西興。』其四：『金爵瓠稜月向低，冷泠清磬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蹄。紅霧不收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暗憶名都會，尙繞湖滂唱大堤。』○藍澗詩：『南渡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宴，滄海空餘半夜潮。龍去蓬萊曾駐輦，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疎鐘送寂寥。』○徐賁詩：『荒山欲逐鳳凰騫，誰構浮屠壓寢園？土厚尙封南渡骨，月明不照北歸魂。海門有路雙龍去，沙渚無潮萬馬屯，莫向秋風重惆悵，梵王宮裏易黃昏。』○劉伯溫詩：『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袞，忠良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秔稻來吳會，魚鼈出具區，至尊魏北闕，多士樂西湖。鶴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暖沙搖淺積，涼月浸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擊擁劍，香飯渡雕胡。蝸角乾坤

大，鼉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海，歌詠已唐虞。鷓鴣草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又南，折而西，爲梵天講寺。

梵天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元元統中燬，皇明永樂十五年重建。有石塔二：靈鰻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鰻井，吳越王迎阿育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鰻忽見，僧贊寧有記。僧志銓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履。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子瞻和詩：『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又寒食遊南塔寺寂照堂詩：『城南鐘鼓鬪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鑑空堂上客，誰爲寂照鏡中人？紅芳歸去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隣。』

唐、宋以來，州治故在鳳凰山下，南渡駐輦，因以爲行宮，而萬松、八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行宮比州治稍東南，至江干，皆禁籞也。故序州治於此，舊有虛白堂，因巖亭、忘筌亭、碧波亭、高齋、東樓、望海樓、清暉樓、中和堂、有美堂、石林軒、並廢。○白樂天虛白堂詩：

「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堂，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閒。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惟茲郡齋內，囂靜得中間。」○樂天因巖亭詩：「箕穎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巖樹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夷山。清景徒堪賞，皇恩肯放還，遙知興未足，卽被詔催還。」○樂天忘筌亭詩：「翠幘公門對，朱軒野徑連，只開新戶牖，不改舊風烟。空室閒生白，高情淡入玄，酒容同坐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畔，遙思絳帳前，庭臺隨事有，爭敢比忘筌。」○嚴維九日高齋詩：「詩家九日憐芳菊，遲客高齋對浙江，漢（晉）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子醉時曾講德，笑論黃霸屈爲邦。」○樂天東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捲衣裳白重疊，山張屏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攢尋蠨火，秋風霞颭弄潮旗。太守經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又寄題郡樓詩：「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楊春送客，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瀾樓。」又東樓晚眺寄張水部詩：「澹烟疎雨間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樹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雁

點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又東樓南望詩：『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鷁帶風帆動，鷗和雪浪〔五〕翻，魚鹽聚爲市，烟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峯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雁，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闊，仍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又江樓夕望招客詩：『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闔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消暑氣，比君茅舍校清涼。』○蘇子瞻望海樓詩：『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側〔五〕鬢如蓬。』○樂天清暉樓寄嚴維詩：『嚴維制茲樓，立名曰清暉，未及題花榜，遽催還粉闌。去來三四年，塵土登者稀，今年新太守，掃灑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看山倚西戶，待月闌東扉。碧窗戛瑤瑟，朱欄飄舞衣，燒香捲簾坐，風燕一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鏡有所歸。』○中和堂，本錢王閱禮堂也。壯麗絕倫，暑月最快。蘇子瞻去任夏日有懷詩：『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有美堂，嘉祐二

寥寥羣動息，冥心遠塵世。』○『冷淡杳難羣，幽趣唯吾識，高情薄雲漢，清談潤金石。不學浮世人，奔名競雕飾。』○『惟靜百慮忘，軒開萬象歸。空江答夜鐘，高嶠留殘暉，幽砌絕塵蹤，孤雲自依依。』○『顧惡如探湯，觸物類虛舟，他人莫已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懷，斜陽下危樓。』○『崔嵬（巽）高山側，觸石生片雲，自將霖雨期，不與塵土羣。杳杳遊太虛，對此幾思君。』○『高蹟將誰親？幽棲白雲中，間階吐蒼苔，古木生清風。時將西竺詩，講義訓來蒙。』○『靜躁各所好，是非安能辯？聲利如我仇，雲泉若牽挽。寂寂深林中，芳蘭自堪攀。』○『羣峯聳危碧，倒影沈空江，清景生晚晴，冷色涵虛窗。逍遙縱吟賞，能使吾心降。』○『海日照吟軒，江風動庭樹，此景樂閒情，何人識高趣？登樓獨南望，杳杳空烟霧。』○王伯安詩：『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迴聞潮早，江空得月多。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巖，石壁削立，有隙如鏡，中秋蟾魄斜圓，清輝滿隙，若合璧然，其傍有月榭。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兔，漏

天孔正透清風，光明自照如來境〔美〕，肯學姮娥西復東。』○王伯安飲月榭別王侍御赴兩廣詩：『湖山久係〔毛〕念，塊處限形蹟，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折。壑靜響江聲，窗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豈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尋幽僻。』

月巖之左，爲中峯；其右，爲宋殿前司營。

中峯之上，有亭曰『天峯孤嘯』，少師夏公謹所題。峯之後，爲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臥醉石、放光石。

宋殿前司營，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校場者是也。山頂石笋林立，蒼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排衙石。第二峯舊有白塔，塔西小徑，石壁夾道，通人往來，名爲石衙。宋初名公，多題刻其間。從此南望，則長江帶繞；北眺，則西湖鑑開。山下有金星洞、通明洞、柳浦，皆蕪汨不可踪蹟。蘇子瞻金星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鄭繼之登御校場望故宮詩：『萬峯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閱

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宵旰憂，循良勤撫俗，來暮聽歡謳。』摯到郡，卽以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文忠公爲之記，略云：『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唐。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唐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與其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

之。蓋錢唐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蘇子瞻與陳太守有美堂夜歸詩：「娟娟雲月稍侵軒，潏潏星河半隱山，魚鱗未收清夜永，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經絃柱，香霧霏迷著鬢鬢，若喜使君能共樂，萬人爭看火城還。」○石林軒，宋郡守孫沔建燕思閣，取立石七株置閣前，號七賢石；蒲宗孟更名石林軒。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繞松磴，爲勝果禪寺、月巖。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著喜禪師建。吳越王鑄彌陀、觀音、勢至三佛，及十八羅漢像於石壁。宋慶曆初，賜額崇聖寺，元至正間燬。皇明洪武初，興初禪師建，又燬。永樂十五年重建，松徑盤紆，澗淙潺湲。唐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_(西)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王介甫詩：「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僧圓法師詩并序云：「勝果名利相望，而高軒虛閣，盡得江山之勝槩。因誦謝宣城「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句，頗類彼景，用以爲韻，成詩十章，寄勝果裕師開士，雖不足發揮騷、雅，庶寫相懷之心爾。」○「江色杳無極，渺渺接遙天。歸帆帶夕陽，去鳥衝寒烟，幽景不同觀，遐想成斯篇。」○「樓閣聳岩嶮，參差極雲際。高窗曉色鮮，晚景餘霞麗。

武場。南渡關河雙眼盡，中原風物百憂傍。尙傳草莽開黃屋，想見龍蛇繞御床。往事只今俱灑淚，兩階千羽意何長。」

峯畔，舊有冲天觀，望海亭、介亭、崇聖塔，並廢。○冲天觀，在介亭後。○介亭，宋祖無擇建。蘇子瞻登介亭餞楊傑次公詩：「籃輿西出登山門，喜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前坡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多與青山爲弟昆。孤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次劉景文詩：「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磚，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綠，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烟，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雲屋。俛仰撫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暮與寒螿續。我老毀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再次袁公濟韻詩：「昏昏墮醉夢，禁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袖手猶不

言，默稿已在腹。是時風雨逼，靄靄雲歸麓，疎星帶微雨，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山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莫嗟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陳述古召飲介亭詩：『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崇聖塔，高七級，二十餘丈，宋景祐初建。慶曆中，郡守鄭戩，請加崇聖之號。南渡，毀入行宮。

又西，爲棲雲庵。

棲雲庵，小雲石海涯別業也。其父楚國公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號曰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庵，其藏修之所也。由門徑而西，可達龍華寺。

又南，爲包家山、山川壇。

包家山，多桃花。宋時有關，扁曰『蒸霞』。二月，遊人最盛，號小桃源。董嗣杲詩：『綺霞蒸日透林梢，一簇南山尙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冲雲樓下樹陰高。園隣古道傳耕籍，臺倚青城想拜郊，欲趁桃花尋隱去，關門無鎖不須敲。』○錢思復詩：『平生鹿門趣，有意此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肴。』○張仲舉清明遊包家山詩二首：『遠近紅千樹，繁開奪豔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輦路迷游躅，宮詞入夢華。東風葵麥恨，回首野人家。』○『太液曾來鵠，高臺（弄）舊影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多。野草荒神籍，宮蓮怨棹歌，羌兒洗馬處（弄），斜日滿寒波。』

山畔，舊有上善庵、福泉庵，並廢。○上善庵，淳祐七年建，俗名白衣五聖廟。○福泉庵，淳祐四年建，有龍王井，方丈餘，雖旱不竭，又名冷泉峪。

山川壇，洪武元年，先擬建山川壇於城西北，風師壇於城東北，雨、雷師壇於城西南。二年，詔風雲雷雨合一壇；尋又詔併山川共爲一壇。八年，又詔併城隍合祭。

壇之左，爲正宗庵；右，爲三一庵。

正宗庵，元至大間，僧大方建。

三一庵，白玉蟾煉丹之所，有像存焉。白玉蟾，南海瓊州人，當宋乾道間，於黎母山中，遇神

人，授洞玄雷法，遨遊江湖，修真訪道。嘉定中，召赴行都，對御稱旨，命主太乙宮，更結小庵於此。一日，去，不知所往。庵中有得月樓，前有石池。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濠，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樓人不寐，此時直擬數秋毫。』『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輾玉輪，起向錢唐江上望，相逢都是廣寒人』。○貫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丹臨砌，吟罷始知身倚欄，藥碓夜舂雲母急，石瓶秋迸井花寒。羣魚亦得逍遙樂，何用機心把釣竿？』

又南，爲大慈禪寺。

大慈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九年，僧德殊建。淳熙間賜額。

西湖遊覽志第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出湧金門而北，爲豐樂樓。

豐樂樓，宋初爲衆樂亭，尋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九年，安撫趙與憲重構之，瑰麗嶙嶙，掩映圖畫，俯瞰平湖，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亭榭翬飛，遠近映帶，遊橈冶騎，菱歌漁唱，往往會合於樓前。元末乃燬。嘉靖二十年，郡守陳公仕賢燬柳洲寺而重建之，爲賓使館所，題曰柳洲別館。館後有樓，題曰豐樂，存舊蹟也，編修金瑤爲之記。宋趙忠定公詠豐樂樓柳梢青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歌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元楊仲弘詩：『嶂嶙飛構壓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玄蒙沆瀣，標存九域奠洪龐。朝來散霧縈朱戟，夜後流星透碧窗，倚遍欄干愁目眩，飛鳶旋轉故雙雙。』

柳洲寺，宋開寶間錢王建，本名資福院。院傍有通元庵、會靈廟，卽五龍王祠，開禧元年，趙師

異併爲柳洲寺。洲傍有黑亭子灣、呂洞賓祠、集賢亭、上船亭、養魚莊、環碧園、迎光樓、劉氏園，並廢。○上船亭，賈似道建。養魚莊、環碧園，皆楊和王別業，軒、亭皆高宗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別業。○劉氏園，內侍劉玉外宅。

出錢唐門，瀕湖爲玉蓮堂，折而北，爲來鵲樓。

玉蓮堂舊在府治中，宋時，安撫魏克愚徙建于此。都人競渡湖中，以此爲奪標之所，久廢。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按察僉事劉望之欲建賓館于此，問名于汝成，汝成爲陳故實，且曰：『興滅闡德，以無忘前人，復其名爲玉蓮堂，何如？』公欣然首肯。乃濬池環門，樹以白荷，甫成，而公以憂去，扁額尙未揭也。俚人但稱月牙公館云。

來鵲樓，邑人張文宿別墅也。嘗爲晉江令，有雅致，寄傲湖山，構樓湖畔，棟宇經始，有鵲巢焉，遂名來鵲樓。

錢唐門沿城而北，舊有錢武肅王廟、九曲城、菩提院、眞覺院、法濟院、妙因院、寶嚴院、普潤寺、玉壺園、望湖樓、賈府上船亭、謝府新園、擇勝園、隱秀園，並廢。○錢武肅王廟，王名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智略，壯而微，販鹽自活。唐僖宗時，王仙芝寇兩浙，命都將董昌討

鎮之。鏐屬昌部，平朱直，拒黃巢，斬劉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明，破徐福，加防禦

使，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互江干，泊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進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會董昌反越州，鏐受詔討滅之，進彭城郡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名其營曰衣錦營，封其山曰衣錦山，改封越王，再改吳王。梁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時江濤怒嚙，命強弩數百射之，濤爲斂卻，還擊西陵。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冊金印。長興二年卒，年八十三，諡武肅。篤孝，善撫士卒，臨政勤警，無倦容。當中原釋騷，而保鎮疆域，民甚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當宋太祖受命時，納土，子孫代爲顯官。○九曲城，有五聖廟，蘇漢臣畫壁。○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白蓮、綠野等堂，碧玉、四觀、披瀝等軒，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壺、雪氈毼等亭，後併入昭慶寺。周紫芝菩提小軒晚晴詩：『杭穎雌雄本自殊，淡粧濃抹是吾姝。滿傾漲玉千鍾酒，來看熔銀百頃湖。白鳥去邊山潑黛，綠蒲疏處雨跳珠。不知好事王摩詰，貌得西山落照無？』○眞覺院，卽隱淨庵。○法濟院，舊名觀音院，有明軒、爽軒。○妙因院，卽慈光庵。○寶嚴院，俗呼九曲院。○普潤寺，宋淳熙初建，元末燬。○玉壺園，宋理宗時御園也。本鄜王劉錡別業，後屬官家。林亭幽雅，長夏森寒。張輿詩：『林亭絕幽迥，長夏綠雲香。明月出山小，白蓮承露涼。譙鼓樓頭急，吳歛風外長。儻然玉』

壺內，渾與世相忘。』○望湖樓，在昭慶寺前，錢王所作，一名先得樓。潘閔詩：『望湖樓上立，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蘇子瞻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未成小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王介甫詩：『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祇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謝府新園，故甘氏園也，爲太后別墅，在惠照齋宮西，有道院、村莊、水閣，一碧萬頃、眉壽等堂，湖山清觀、歇涼等亭，備華極遠。架亭湖中，每元夕，亭、館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暉映，金碧奪目。士女縱觀，往往得遺簪墜珥。元時，元帥夏若水據有之。○擇勝園，在九曲城下，宋秀王別墅。理宗御書『擇勝』、『愛閒』二扁。○隱秀園，劉鄴王別墅。

折而西，過溜水橋，爲昭慶律寺。

溜水橋，洩湖中水以入下湖，可通新河壩。

昭慶律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縑流，雲集於此，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

之，名曰受戒，至今行之。天禧初，有圓淨法師，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縉紳之士，與會者二十餘人，運使孫何爲之記。南渡後，以其地爲策選鋒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皇明洪武間重建，成化間燬，雲水僧廣慎復營之。宋陳堯佐詩：『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閒對雲。樹寒時落葉，鷗散忽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間肯暫聞。』○王元之詩：『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葉，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龕燈燄直，講經霜殿磬聲圓，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昭慶寺之北，爲慶忌塔。

慶忌塔者，春秋時，吳王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從之。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于路，遂如衛，見慶忌，言闔閭無道，願因王子之勇，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死，葬于此。其地在宋爲豐儲倉，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浮苴登木，蕩突久之。或云中有大龜數百年者，故興妖如此。又時有怪物出水，若鐵棺然。

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爲放生亭。

石函橋，唐刺史李泌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馬塍、羊角埭，至歸錦橋，凡四派。白樂天記略云：『北有石函，南有窰，決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其去郡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放生亭，在寶石山麓。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採捕，郡守王隨爲之記，有碑存焉。慶元四年，趙師彛建德生堂、飛泳亭於橋畔，理宗御書，並廢。

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爲靈衛廟。

羊坊橋，宋時滌羊之所也，有酒庫、瓦子在焉。其西，爲古柳林。

小溜水橋，俗稱水磨頭，其下爲棕毛場。

靈衛廟，宋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犯臨安，郡守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唐令朱蹕，鳩鄉兵二千，邀擊之，力戰死。尉將金勝、祝威，復集凋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爲大途以誘賊。賊騎蹙至，蹄躡而踣，仆者鱗疊，橫屍山委。金人大駭，逆赤山，得奸細爲導，由南壁入，勝、威被執，死之。郡人感其忠節，以馬革裹屍，駢葬雲洞之右，立祠祀之，後人并以祀蹕。淳祐間，賜廟

額曰『靈衛』，至今人稱金祝廟者，從始建意也。每歲七月一日，守臣致祭，蓋金公誕辰云。石函橋之北，舊有趙郭園、水丘園、梅岡園、聚秀園、錢氏園、張氏園、王氏園、萬花小隱園、竹所、雲洞園、瑤池園、錢唐縣尉司、寶勝院、洞明庵、精進院、延慶院、澄寂院，並廢。○梅岡園者，宋韓蘄王別業也。廣一百三十畝，有樂靜堂、清風軒，皆高宗御書。水閣、梅坡、芙蓉堆、花竹輝映，皆聚景之所，四時可遊。吳立夫花園老卒歌：『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鎗，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花磚聞曙鴉。白頭白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云)騎；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縉滿地光，寶函矯節賜夷王，宮粧粉豔去酣酒，海貨珠(云)歸壓橋。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卻帳前，矍鑠一翁嗟棄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頸血淋漓思鬻鼓，史傳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雲洞園者，楊和王別業也。培土爲洞，屈曲通行，圖畫雲氣。其傍有麗春臺，青石爲坡，不斲礮齒，春時，令麗人歌舞爲戲，得上坡者受賞。園內有萬景、天全、方壺、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間、濯纓、五色雲等亭榭，玉龍、玲瓏、金粟、天砌等臺、洞。戶牖輝煌，花木蟠鬱，窮極麗雅。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二人。洞後有天龍庵，嘉定間，惠開法師建。○瑤池園，中貴呂氏外宅也。池週二里，植菱芰，池側有寶勝院。○錢唐縣尉司，相

傳爲王子高故居，宋隆興間建。時宇內承平，茲邑特繁麗，仁宗常覽西湖圖，歎曰：『真仙尉也。』遂建真仙亭。蘇子瞻常率賓僚遊焉，建英遊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蓉詩，建詠物樓。○洞明庵，咸淳中，朱端卿捨宅建。○精進院，舊名儲修，晉開運間建。○延慶院，舊名興化寺。○澄寂院，近桃花街口。

過石函橋而西，爲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屏風、獅子峯、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

寶石山，本名巨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王封爲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下爲寶稷山，山下有乳泉、佛足泉，其絕頂爲寶峯。

崇壽禪寺，吳越王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於山巔，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曰崇壽院。洪武初，有高僧慧炬，出家院中，明天台教。時江濤大溢，炬說法，灑淨水止之，隄賴以不圯，杭人稱炬菩薩云。

寶所塔，延爽建，九級，尋崩。咸平中，僧永保以目眚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人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塔門舊有張卽之書『湖山勝槩』四字，今移置淨慈寺閣。元延祐中，院塔俱燬，僧可周建。至正末，又燬，僧慧炬重建，至七級而止。皇明成化間燬，弘

治間，僧可勝重建。一夕，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觔，腹中白子數十枚。塔漸崩廢。正德九年，僧文鏞重建。又築西方殿於塔後，挹涼亭於山下，嘉靖元年，塔燬；二十二年，僧永果重建。永果，山西人，有戒行，募緣多助，咸稱老山西。又有全真，號浪滔滔者，亦與協力，故能飾復舊美。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壽星石，舊名落星石，錢王改今名。一在塔後，一在看松臺下，各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

斷。
石屏風、獅子峯，皆以形似名之。石屏風下，舊有石屏院。獅子峯，一名巾子峯，林和靖詩：

『巾子山頭烏臼木，微霜未落葉先紅』者是也。

屯霞石，色赭如霞，介立崖畔。

看松臺，去寺左百步所，俯臨巨壑，凌駕松杪。松下有石，圓如隕星，施儒詩：『茲山亦何奇？而喜遊人少，我本烟霞徒，一丘願終老。』王顥詩：『樹蓋珠林勝，花開翠壁妍。清秋一舒嘯，畫裏著詩仙。』

乳泉井，去看松臺百步所，泉白而甘。

一勺泉，在崇壽院右壁，太僕丞張瑛名之。詩云：『絕頂盤峯秀，蛟龍擁地蓮，塔棲南斗下，僧問劫灰年。鬼斧摧堅石，神功琢湧泉，派疑銀漢瀉，溜訝玉龍穿。沈澗雲根滿，分明琬琰鑄。一泓通海眼，孤浸立山巔。正正華沈月，淳淳碧蘸天。味翻流乳滑，嵌洩濺珠圓。魚躍金梭見，虹垂寶帶懸，洗甌僧淪茗，供佛客擎錢。幾許詩脾沁，徒爲俗慮牽，靜焉仁者學，湛若定心禪。渴想斟瓢飲，酣宜漱石眠，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煩疴頓覺捐。』

天然圖畫閣，在寺右一勺泉之陽。少師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尙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湖去舫遲。清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崇壽院前，舊有金牛護法院，巾子峯前，有金輪梵天院，並廢。

寶石山麓，爲大佛禪寺、沁雪泉。

大石佛，舊傳爲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中，僧思淨者，當兒時見之，作念曰，異日出家，當鑄此

石爲佛。及長，爲僧妙行寺，遂鑄石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遂名爲大石佛院。元

至元間，院燬，佛像亦剝落。皇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爲大佛禪寺。弘治四年，僧永

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稱壺瓶塔，乃元時西河僧所建。張輿詩：『葛仙嶺西大石頭，祖龍東

來曾繫舟，不聞登仙入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碧浮，幾回劫火燒不盡，空對湖山飛白鷗。』○吳立夫詩：『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滄，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間本妖妄，何處有仙真？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飈輪。徐生或云去，方士先避秦，童男繼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馬塵。人君卻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錄，譏諫極所陳，驪山閱鳧雁，金櫛竟沈淪。惜〔三〕茲鑿不遠，遺蹟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斷青蓮身。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我恐石有語，神仙多誤人。』

沁雪泉，在佛身右壁，棠陵方思道題。

寺畔，舊有相嚴院、冠勝軒。西有水月園、大吳園、小吳園、嘉澤廟、孫花翁墓，並廢。○相嚴院，晉天福二年，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才佛一尊。蘇子瞻治郡時，常判事於此。○水月園，高宗以賜楊和王存中者，御書『水月』扁。孝宗朝，更賜秀王伯圭。有水月瀛、玉林堂，俯挹澄湖，萬柳成幕，燕遊者多集焉。○嘉澤廟，卽水仙祠，梁大同間建，以奉錢唐湖龍君。錢鏐碑記。宋時，移建於蘇堤。○孫花翁墓，翁名惟信，字季蕃，仕宋光宗時，棄官隱西湖。工爲長短句，好藝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旦夕之儲，彈琴讀書，晏如也。

既卒，安撫趙與蠶葬之，墓近水仙王廟。仇仁近詩：『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薦菊有亭今作圃，掃松無子謾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雲。欲把管絃歌楚些，卻憐度曲不如君。』

又西，爲智果禪寺、參寥泉。

智果寺，舊在孤山，吳越王所建，宋紹興間，徙築於此。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院禪師參寥子善，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既徙北山，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參寥泉，以志舊蹟。元末燬。皇明洪武初，僧可祥、惠炬重建，其梁題云：『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子瞻手書，自孤山移置者。○張光弼詩：『佳遊在上巳，屬此清明前。春景已云暮，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寺，竟得參寥泉，景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邈哉長公詠，風流想當年。我輩復登臨，化界何因緣？古佛儼香閣，眞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捐。緬懷此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吳立夫詩：『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粵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筍，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酪奴，瓦甃縱然在，木瓢知已無。汲水宜汲深，塵心非轆轤，別禪勝別味，俗舌空醍醐。老僧久不識，香爇冷宿盂，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聞來

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尙持金芙蓉，便踏赤鱗魚。」

又西，爲顯功廟。

顯功廟，以祀宋布衣岳琚者。琚，錢唐霍山人。建炎三年十二月，完顏宗弼由獨松關犯杭州，守臣遁於赭山。琚乃捐家資以充軍餉，推錢唐令朱蹕爲謀主，金、祝二尉爲先鋒，率死士，誘虜由西溪並天竺東來，塹葛嶺，編竹覆泥以陷之。虜後寇城西，琚力戰，死焉。郡人感之，爲請於朝，立祠於此。

又西，爲錦塢、初陽臺、〔圖〕葛翁井。

錦塢，在寶雲山之東，宋時，此地花卉燦然若錦，故名。

初陽臺，在山巔，葛仙翁修真時，吸日月精華於此。高朗宜遠眺。清曉烟消，日出海底，炯然奇觀。楊仲弘詩：『彩雲相羃歷，華露共嬋娟，在水潭疑墮，當空孰使懸？潛虬精魄動，宿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訝得仙。』○『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凌岬嶠，豈辭深夜倚欄干。雲封大壑蛟龍睡，露下蒼林翡翠寒，下顧塵寰悲迫阨，致身何止在雲端。』○張伯雨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開，驚起玄真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圖〕

葛翁井，去智果寺西南可數十步〔癸〕，上方下圓，相傳爲〔壬〕葛稚川投丹之所，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馬氏〔癸〕甃而涸之，得石匣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啓，瓶中有丸藥若芡實者〔癸〕，啗之，絕無臭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啗一枚，後年百有六歲。井遂淤〔癸〕惡不可食。以匣投之，甘冽如故。張伯雨詩：『一宿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四散吠，烟寺曉鐘相遞鳴。孤嶼橫陳爲玉几，初陽煥爛似霞城，拏舟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篁雪竇聲。』○『葛洪井上訪真居，一飲丹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散甚，子非知我我知魚。』

錦塢西，舊有普安院、治平寺、玉清宮、雲巢樓，並廢。○治平寺，初名錦塢庵，僧法聰建，有烟雲閣。○玉清宮，宋紹定初建，理宗御書扁；元至正未燬。趙達夫、白珽、鮮于樞聯句二首：

『湖田漠漠水禽飛，達夫堤柳斜斜帶夕暉，樞二月江南好天氣，珽初陽臺上愜春衣。樞』『巾子峯頭躡釣船，達夫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明殘日，珽過雨蒼苔泫細泉。絕俗誰能繼遐躡？樞』

『凌空我欲學飛仙，達夫還家正恐鄉人間，珽化鶴重來知幾年？樞』○雲巢樓，在玉清宮內。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棲息一枝緣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幕燕雷驚起，峯頂笙鸞月送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又西，爲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

瑪瑙講寺，故名瑪瑙寶勝院，在孤山，晉開運三年，錢氏建。宋大中祥符間，高僧智圓重修。紹興間，徙築於此；元末燬，皇明永樂間重建。陟山之巔，石磴數百級，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者是也。陳諭詩：『雨霽佛屋明，苔逕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密暗泉咽。前林或清磬，烟燈遠欲滅，寄謝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後僕夫泉，元僧芳洲所鑿也。先是，智圓居孤山，有僕夫，藝竹得泉，遂號僕夫泉。後徙寺茲山，藉葛井以汲，寺僧艱之。芳洲鑿地得此，遂名後僕夫泉。

寺西，宋有養樂園、半春園、小隱園、瓊華園、寶雲庵，並廢。○養樂園，賈似道別墅也。內有光祿閣、春雨觀、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似道既敗，有人題其壁曰：『老壑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蓋似道嘗往園中，有遊騎過門者，輒爲偵事者擒入。有官者黜，有財者籍，其妾兄闕瞰，亦縛投火中。○半春、小隱、瓊華，皆史彌遠別墅也。臺榭工麗，在在殊宜。○寶雲庵，宋乾德二年，吳越王建，名千光王寺。雍熙二年，改今額。寶慶間，爲邵王攢所。元至正末燬。內有靈泉井、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蘇子瞻次寶雲僧仲殊雪中遊湖韻詩：『寶雲樓閣開千門，林靜初無一鳥鳴。閉戶莫教風掃地，

捲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又西，爲葛嶺、葛仙翁墓。

葛嶺，上有葛仙翁墓。葛洪，字稚川，晉時人，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好神仙導養之術，見高士

郭文舉於大滌山中，覲德而悟道，結廬西湖，修真著書，號抱朴子。嶺上有甘露泉、梅泉。薩

天錫詩：『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已盡，雲封洞口嶺長閒。千年瑞

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佩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瀛寰。』○吳立夫登初陽臺謁抱

朴子墓詩：『人生擾擾間，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萬古

石。丹光動鼎鑪，霧氣浮冠舄，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

伊鸞鳳姿，終以孤兔宅。尸解本無形，空飛寧復蹟？郭君曾有傳，勾漏恍所歷。降子倘可

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翹翹，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嶽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吾謂

方朔謫。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目送天邊翮。』

嶺上，舊有招賢寺；嶺下，有集芳園、壽星院、善住閣、香月隣、挹秀園、秀野園、趙紫芝墓，並

廢。○招賢寺，唐德宗時，郡人吳元卿爲六宮內使，棄官學道，結庵山中。開運三年，錢氏改

建爲寺。有尉遲恭井、蒙泉、東坡書扁。白樂天紫陽花詩序云：『招賢寺有山花一樹，色紫

氣香，芳麗可愛，頗類仙物，而人無識者，因以紫陽花名之。』詩云：『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集芳園，故張婉儀別墅也。紹興間，收屬官家，藻飾益麗，有『蟠翠』、『雪香』、『翠巖』、『綺繡』、『挹露』、『玉蕊』、『清勝』諸扁，皆高宗御題。淳祐間，理宗以賜賈似道，改名後樂園。樓閣林泉，幽暢成極，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迴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透迤。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邃精妙。前挹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理宗爲書『西湖一曲』、『奇助』扁，度宗爲書『秋壑』、『遂初』、『容堂』扁。又有初陽精舍、警室、熙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瑯、步歸舟、甘露井諸勝。元大德初，僧滿月卽其址建福地院，趙子昂爲之記。至正末燬。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欲傾衛霍。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腹，花石擬平泉，川途致茲壑。唯聞丞相嘖，』那後天下樂？我來陵谷餘，山意已蕭索。蒼生墮巔崖，國破身誰託？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照麟閣。胡爲一聲鉦，聚鐵鑄此錯，回首草萊碑，荒烟掩餘恠。』○壽星院，有盃泉、靈泉、寒碧軒、此君軒、平秀軒、垂雲亭、明遠堂。其上有閣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與憲建。蘇子瞻守杭日，常遊焉，入門，卽悟前身曾到，歷言院後殿閣山石之名，無一遺謬，故

湖中詩詠，於此居多。其次周長官韻詩：『瑤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
敲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
畫圖誇。』○寒碧軒詩：『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
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垂
雲亭，僧清順作。子瞻詩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若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
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朱闌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坤軸，
湖尾抱雲巘。葱葱城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
遁，道人真古人，嘯詠慕嵇阮。空齋臥蒲褐，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
久不作，荒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飲。』○此君軒詩：『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
蒼玉立身，一舸鷗夷江海去，尙餘君子六千人。』○車玉峯明遠堂詩：『十年不向此凭闌，
景象依然一望間。龍蜃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銜山。僧于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
閒，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朱繼芳江湖偉觀詩：『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
餘年壯帝居，天目遠將雙鳳落，海門近拱六龍飛。胥濤白雪生秋思，太乙紅雲駐夕暉，江上
沙鷗湖上舫，柳邊風裏兩依依。』○善住閣，運使瞿拱捨宅建。有山中四時亭、安樂窩。○

香月隣、廖瑩中園，後併於似道。○挹秀園，楊駙馬別墅。○秀野園，劉鄜王琦（諱）別墅，有四并堂。○趙紫芝墓，趙師秀，温州人，工詩，有集，卒，葬於此。劉後村弔詩，有『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之句，蓋亦宕逸之士也。

其前，爲四聖延祥觀、竹閣。

四聖延祥觀，舊在孤山，宋高宗爲康王時，常使于金，夜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王心異之。及卽位，乃建觀祀之，卽今六一泉地是也。元初，楊璉真伽改于武林門外，至正間，再遷葛嶺。

竹閣，舊在孤山寺中，白樂天所作，杭人因以祀公。宋時，徙建於北山報恩院，故稱竹閣寺。黃宜山詩：『移自孤山占此山，荒涼老屋萬琅玕，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滿閣寒。』今其地爲杭妓沈氏園，嘉靖二十四年，沈氏坐法當籍，太守陳公一貫欲改祠宇，以祀楊公孟瑛，士論以妓室不可棲郡長，陳公患之。時客有說公者曰：『何不還以祀白公也？』白公守杭時，勤民敏政，操履清白，然雅好躋攀，屬意聲妓，去郡數載，猶有沈紅昵綠之思，故其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意趣所鍾，生死一致，奉以妥神，似無不可，況又仍其故地乎？』陳公然之，遂扁其堂曰『竹閣』，門曰『玄關』，從公詩所謂『無勞別修道，』

只此是玄關』也。近廢爲六橋草堂，少卿徐江山別業。
又西，爲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

虎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然。吳越王盛時，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藝祖命鑿之，今斷落矣。巖下，宋有儀王墓、顯明寺。儀王仲湜，宋宗室也，當靖康時，徽欽北駕，六軍欲擁王而立之，王堅拒不從，曰：『自有真主。』六軍遂約王：『踰月真主不出，則王當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卽位於應天，王艱關詣行在，命爲濮王。後常自贊其容曰：『性比山麋，貌同野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薨後，葬於此，其子孫視諸邸（去）爲盛，人以爲積善之報云。

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旣老，結庵於此，就葬焉。卽庵爲寺，有芝產墓側，因名芝巖。前有放生池、翔泳堂、幻隱洞、寶粧閣。東有寶嚴院、垂雲亭、借竹軒。西有定業院、環峯堂、襲夢軒、神仙宮、靈耀觀，並廢。白廷玉翔泳堂酒中詩：『環辭度得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酒盞，裏湖涼似外湖多。』

又西，爲鳳林禪寺、君子泉。

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唐長慶初，禪師圓修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有鵲構巢其傍，人遂呼

爲鳥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常往參之，曰：『大師居處甚險。』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構，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宣德間，僧如月重建，敕名鳳林寺，圓修骨塔存焉。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蒿萊。鳥窠無樹山夔泣，不見談禪太傳來。』

君子泉，本在定業院中，亦鳥窠禪師道場也。院廢而泉湮，後人遂勒石于此，寒冽而深，會爲方沼，可冰鮮焉。

寺右，舊有快活園、水竹院落、仁壽庵，並廢。○快活園，趙婉容別墅。○水竹院落，賈似道離亭，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波光萬頃，與闌檻相值，騁快絕倫。內有奎文閣、秋水觀、思刻亭。

西湖遊覽志第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葛嶺之西，爲履泰山、棲霞嶺、桃溪、棲霞洞、紫雲洞、牛臯墓、妙智庵。

棲霞嶺上，桃花爛燦，色如凝霞。其北有古劍關，蓋左寶雲，右仙姑，西〔夫〕山夾峙，若劍門然，宋立巡司于此。有水一道，名桃溪，經岳墳前入湖。嶺西，爲烏石塢。

棲霞洞，在妙智庵左，地多怪石，隱翳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耜，倏見奇邃，乃抉藏別幽爲亭，曰暢，曰鑰〔毛〕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閉〔夫〕闕。風從南來，豁豁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竚，故暑遊最勝。石甃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頃者，惡僧以遊人之多，塞兌垢徑，僅餘丈尺耳。

紫雲洞，在嶺巔，去妙智庵數百步許，倚空如懸，陰涼徹骨。

牛臯墓，在劍門關畔。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爲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寧國軍承宣使。紹

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卽死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願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景定初，追封輔文侯。

妙智庵，卽牛皐香火院，嶺北有金鼓洞，昔人伐石其間，聞金鼓下作，乃止。

嶺下，有處士仇仁近，員外郎張光弼墓，並廢。○仁近名遠，錢唐人，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元初，辟溧陽州學正，未幾，隱去。工詩文，所著有山村集。洪武初，祠於府學鄉賢祠。錢思復挽詩：『詩窮八十年，江海正淒然。玉塵風生頰，青山雪滿巔，門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張仲舉詩：『前輩凋零盡，南陽有古阡，詩應傳四海，酒不到黃泉。槐國真成夢，桃園亦是仙，松根一掬淚，慘淡墮風烟。』○張光弼，廬陵人，仕元爲浙省左司員外郎。罷官，居花市，遨遊湖山，累月不返。有詩名，所著有左司集。其詩云：『但教懷抱能傾倒，莫向尊壘計有無。不爲訪僧三竺寺，肯乘烟艇過西湖。』『酒館湖船盡有名，玉杯時得肆閒情，至今人說張員外，不是看花不入城。』

嶺下，爲岳武穆王墓、翊忠祠、分屍檜、流芳亭。

岳武穆王墓，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

弩八石。宋高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返而攘己也，陽獎而陰憾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旨，遂力主和議。會兀朮寇拱亳，詔飛往援，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北棄之，仍詔張俊、楊沂中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壞于一旦矣。」明年，兀朮寇淮西，張俊畏敵，不敢進，詔飛往援，兀朮遁。俊忌之，飛遂力請解兵柄。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死，和議終不成。檜乃諷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張俊又劫王俊，誣飛令張憲、岳雲通書協謀，冀以兵柄還飛。檜遣使捕飛父子下獄，令諫議大夫万俟卨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證。檜一日獨居書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窺笑曰：「老漢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犁然當心，致片紙獄中，即日報飛死矣。蓋摺殺之，年三十九。雲、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橘識焉。紹興末，金人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訟飛冤，詔還飛宗屬徙邊者。孝宗時〔堯〕，詔復飛官，謚武穆，改葬棲霞嶺，雲耐其傍。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衍福寺。墓上之木皆南向，蓋英靈之感也。嘉定四年，封鄂王。宋亡，寺廢。王之六世孫在

江州者，名士迪，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之。未幾，復廢。至元間，天台僧可觀者，訴于官，鄭明德爲作疏語云：『竊念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忘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爲聲冤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祀田，墮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鶴鷗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冀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爲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杭州經歷李全，慨然重興之。廟塑王像，以其子雲、雷、震、霖、霆附焉。後作燕寢，像王父母及王夫人，與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尋燬（各）。雲，飛養子也，每立奇功，飛輒隱之。能握鐵椎重八十斤，死年二十三。霖子珂，嘉定間，作『籲天辯誣錄』、『天定錄』、『程史』、『金陔粹編』，飛事愈白。廟中有石刻飛詩詞二首，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臯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其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

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殮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皇明初，勅建其祠，有司春秋致祭。弘治間，參政周木，得其裔孫於衢州，召令世守之。太監麥秀，重建殿寢，雲所用鐵鎗猶存。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爲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露臺。十二年，太監王堂，塑王父母妻子女諸像，扁曰一門忠孝。古今弔其墓者，詩已成集，略掇其著者。葉紹翁詩：『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鷗夷理釣船。』○林弓寮詩：『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樓牆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對斜陽。』○趙子昂詩：『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詩：『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潘子素詩：『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詩：『誰收

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徐孟岳詩：『童大王歸事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雀，去遶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腥鞞洛，洗兵無復望條支。湖邊一把摧殘骨，蓋世功名百世悲。』○高季迪詩：『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尙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陶九成詩：『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異廬，空山日落叫鞦韆。運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嗚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犴，紛紛雨淚泣貔貅，唯餘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逖舟。氛氳已塵金匱匣，冕旒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尙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卽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

翊忠祠，以祀劉允升、施全者。允升，建州布衣士也，聞岳武穆王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也，憤秦檜主和議誤國，挾刃刺之，不中，被擒，磔於

市。弘治二年，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建祠祀之。四年，按察使楊俊、副使吳伯通等，重拓大之，題其祠曰翊忠。

分屍棺，在墓前。天順間，杭州同知馬偉鏹而植之，首尾異處，以示磔屍狀，至今猶活。前有石壁，書『盡忠報國』四字，每字方五尺餘。

流芳亭，在墓西，有石刻王像存焉。其贊曰：『惟武穆王，天錫勇智，氣吞強胡，力扶宋季。桓

桓師旅，元戎是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既無怍，死亦何愧？萬古長存，惟忠與義。』祠之後，爲埽帚塢、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

護國仁王禪寺，宋淳祐間，經略花園使孟珙建。自其趾斗折而上，有洞豁豁，深杳莫測，水泉紺凜，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曩夏雨初霽時，常有神物蜿蜒臥松上，其氣茆茆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珙旣建仁王寺，并作龍祠，延高僧慧開居之。屬歲又旱，理宗召慧開祈雨，退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對曰：『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旣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應，遂封黃龍爲靈濟侯，賜祠額曰護國龍祠。元至正燬。洪武初，僧祖吉重建。其東有黃山橋，塢內有天龍庵、永安院、西靖宮，並廢。

又西，爲淨性禪寺。

淨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名淨心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燬，國初重建。傍有青衣橋。

履泰山之西，爲仙姑山、張憲墓。

仙姑山之西，東山街口，可通古蕩、西溪，靈隱山脈，至此少伏，若斷而連。其傍有桃花街，舊有淨勝院，俗稱昇仙宮，宋時，女僧妙清建。高宗嘗臨觀焉，有御愛松，院側，有乾、溼水洞。

張憲墓。憲，岳武穆愛將也，累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頓兵臨穎，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爲狀，付姦人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權。張俊親行鞠鍊，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乃手具獄詞，告成于檜，憲坐死，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元總管夏思忠爲立石，表其墓，尋廢。皇明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知府梁材爲建廟宇，修撰唐臯爲之記。

山麓，舊有冲虛觀、福壽觀、妙明院、傳經院、淨元觀、葑洲園，並廢。○冲虛觀，宋寧宗時，宮人張氏爲尼，建此。○福壽院，乃旌德寺之子院也，有寧宗御書『桂堂』二字。○葑洲園，寥瑩中別墅，有花香竹色、太平相在、世綵、愛君子、習說等亭。

仙姑山之西，爲青芝塢、玉泉講寺。

青芝塢，有五色土雜銀星者，嘗產青芝，從石板巷入。南宋駐蹕，繞湖皆市廛也，故有巷名。其前爲佛牙塢。

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以榜之。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遊泳如畫。其泉溉田千頃，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相鮑慶臣采地也。皇明宣德間，置白紙局，就池造紙，淆濁久之，局廢，而泉復冽矣。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吳廉靜過鮑家田詩：『搖旆家家酒，扶犁處處村，草深迷井口，槿密擁籬根。綠水明秧本，青山失燒痕，多應忌蠶事，畏客掩柴門。』

塢內，舊有慈聖院、普向院、竹所院、天清宮、常清宮、南禪資福尼寺、顯忠寺、顯嚴寺、報德寺，並廢。○慈聖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高僧能會池上縛庵，取水咒之，以施病者，輒愈，遂號聖水池。○普向院，宋紹興間，殿帥楊存中請以鮑家田爲殿司諸軍葬所，建院守之，尋加

『愍忠資福普向』之額。○天清宮，宋時道士沈師謙建。○常清宮，宋沂王功德院。○南禪資福院，宋紹興初，開封尼惠果從駕建。累朝內宮施捨，殿宇甚盛。○顯忠寺，宋內侍羅彝香火。

其後，爲靈峯禪寺。

靈峯寺，故名鷲峯禪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捨田數千畝，度僧數百。宋治平間，改賜今額。俗傳爲唐時裴休墓院者，非也。寺內有翠微閣、眠雲堂、洗鉢池，幽僻岑寂，遊人罕至。天陰月黑，時聞偃魘悲嘯林間，近有築墳其傍者，穴地丈餘，得甕缶，畜腐墨物若醯醬類者，蓋兵燹之餘也。前朝居民稠密，湖山殆無隙地云。

又北，爲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惠禪寺、智勝庵、東嶽廟。

法華山，去靈隱山後可里許，去北十里爲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脈也，俗訛爲蜻蜓山。

方井，在桃源嶺下，徑六尺，深一仞許，井上有亭，米元章書扁，久廢。正德十年，里人王槐重建，進士鄧鑾記。

佛惠禪寺，晉天福中建。○智勝庵，皇明弘治間建。○東嶽廟，宋時建。

青芝塢西南，爲慶化山、水竹塢、神霄雷院。

水竹塢，宋爲步司前軍寨，其傍有宋殿撰周杞墓。杞，處州人，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杞倡義勤王，以功除右文殿修撰，卒，葬于此。其兄格，建炎初，爲浙西提刑，死於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敕葬於北（西）山。兄弟忠義，名震一時云。

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眞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敕建雷院以居之，賜號冲素真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捨貨，至今不廢。

西湖遊覽志第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仙姑山之西南，爲駝巘嶺，過行春橋，入九里松。

駝巘嶺，一名駝苑嶺，有濟王墓。濟王竑者，寧宗長子也。先是，寧宗選教宗子，得太祖十世孫昀，以嗣沂王。濟王與史彌遠有隙，彌遠日媒孽於寧宗，屬意於昀，後寧宗崩，彌遠比周楊后，矯詔立昀爲帝，是爲理宗。濟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潘丙劫（益）濟王，謀立之。濟王不從，率州兵擊賊，變聞，彌遠稱詔殺濟王。人多冤之。尋乃見崇，詔復王官爵。景定五年，救葬於此。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此。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又西，有小行春橋，乃九里松徑。其南，爲黃泥嶺，可達南山。又西，爲唐家衞、馬家衞。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

道。宋有一字門，吳說書『九里松』三字，高宗欲易己書，以黼黻湖山，命筆數十幅，歎曰：

『無以易說所書也。』遂以金飾舊額，重揭之，令亡。余闕賦九里松送吳左丞詩：『結駟向

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逢何所贈？期

君保後凋。』○少師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峯，飛蓋行穿夾道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

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偃得相從。』

九里松傍，舊有麴院、西溪庫、三藏塔、明真宮、資德廟、萬壽院、紫芝道院、靈曜觀、崇壽院、昇

仙宮、香林園、斑衣園、朱弁墓，並廢。○麴院，宋時取金沙礪之水造麴，以釀官酒，其地多

荷花，世稱『麴院風荷』是也。○西溪庫，沽酒之所。○三藏塔，在臙脂嶺下，土色甚赤，

故名。○明真宮，宋嘉定中建，寧宗書扁。○資德廟，在唐家衞口，有慕容貴妃墓。○萬壽

院，在瑞岡塢南山，白雲宗建。○紫芝道院，道士陳崇真建。○靈曜觀，在駝苑嶺下。○崇

壽院，張淑妃香火院。○斑衣園，韓世忠別墅。○朱弁墓，弁，徽州人，紹興初授官，副王倫

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

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覽之流涕。後歸，卒，葬於此。

折而南，爲仙芝嶺、普福講寺、葛翁井。

仙芝嶺，俗稱臙脂嶺，下有瑞岡塢、鷓子塢、香藥圃、綠筠坡。自北而南，可達小麥嶺。

普福講寺，宋咸淳間，天台僧朋礪募貴戚鮑氏建，凡八年始成，穹殿傑閣，諸刹罕倫，飯僧至三千人。家之巽爲記，元時，趙子昂書額。國初猶盛，今寥落將滅矣。寺內有芝雲臺。鄧文

原寄住持無公詩：『淨士談玄屢欵扉，平生我亦悟毘尼。天台道在毘陵記，廬阜神交惠遠師。度嶺白雲飛錫處，散花清晝說經時，西南峯下龍泓路，曾記山房舊賦詩。』

葛翁井，亦稚川遺蹟，有無尾螺螄。

寺西，舊有圓覺天台教寺，自唐開山，爲修證了義法師塔院。宋南渡後重建，高宗書『天申萬

壽圓覺寺』額以賜。時有僧守璋，能詩，所著有柿園集。高宗嘗書其晚春一絕云：『草深

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復親書圓覺經及製二詩賜之，詩云：『古

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方知春晝

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寺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

理宗御書『清涼覺地』，元至正燬。○宋吳寶鑊詩：『梵室飄香隔竹聞，壁間舊賜爛奎文，

山深翠輦經行處，猶臥從龍說片雲。』○元鄧文原詩：『大圓覺境清涼地，要闌毘盧貝藏

開，飛賜不妨隨鶴下，蟠桃曾見有龍來。相逢定性三生路，盡了塵心萬劫灰。憶我初年慕蟬蛻，石橋烟雨過天台。」

又西，爲黑觀音堂。

黑觀音堂，在集慶寺之東，俗傳弘治間，太監張慶，遊山至此，見青衣女子衝過，匿入此庵，索之不得，見座中黑漆觀音，禮拜而去，自此香火遂盛。此朦朧之說也。不知觀音男子相者也，豈真女子哉？白玉蟾觀音像贊云：「柳絮多頭緒，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誰？東海比丘尼。」又云：「頂戴彌陀呈醜拙，手持楊柳惹塵埃，縱饒入得三摩地，當甚街頭破草鞋。」夫以觀音爲比丘尼，亦取其女相而云然爾。

又西，爲集慶山、顯慈集慶講寺。

集慶講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貴妃閻氏建爲功德院。閻氏，鄞縣人，明豔絕倫，後宮爲之奪寵。寺額皆御書，巧麗冠於諸刹。經始之辰，內司分市材木於郡縣，旁緣爲姦，望青採斫，鞭苔追逮，雞犬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漸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於是

行下天府，緝捕其人，終不得。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並廢。猶存理宗御容一軸，燕遊圖一軸。仇仁近詩：『平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凱謾留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筍猶含籜，自摘青茶未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又西南，過合澗橋，爲飛來峯、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射旭洞、靈鷲塔。

合澗橋，在飛來峯路口，北澗自靈隱而下，南澗自天竺而下，合流於此，號曰錢源。唐時有靈隱天竺，寺門袁居中所書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張光弼詩：『兩澗何年合？一橋終日閒。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間。』

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霧聯絡，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其下巖扃窈窕，屈曲通明，壁間布鐫佛像，皆元浮屠楊璉真伽所爲也。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登而歎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仙靈隱窟，今復爾否？』因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峯曰飛來。支分而回拱者，曰靈鷲，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盤礴照曜，爭奇而競秀，乳

漉泠冷，大旱不絕。僧慧洪詩：『意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雲間飛來峯，巋然眉睫上。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卽自幻妄。如窺鏡中容，容豈他人像？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相。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清漲。』○陳剛中詩：『寒峯插天出，玲瓏萬菌萑，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繆，野猿忽躍去，摘下露千點。回首冷泉亭，天鏡光潏潏。遊姬長眉青，嬌童兩髻髻。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歎，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祝髮，絳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縹塵染，置之且復醉，天竺鼓統統。』○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尹仲明詩：『湖山獨愛蜚來峯，孤猿長嘯寒烟中，丹霞赤壁藏梵宇，布機草履來仙翁。松根詰曲絡山骨，水光雲氣相冥濛。流泉來自天竺國，攘奪造化開鴻蒙。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濁能凌空？山川大地太始奠，何假移掇迷西東。詩人好奇故踵襲，眩惑千古欺盲聾，是耶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壁間

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瑩中等題名。唐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讀書

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屨缶斤斲，陟峻如飛。嘗月夜登巖鼓瑟，流淙協奏，天籟淒冷，往往致鸞鶴之翔集。

青林洞，一名理公巖，广〔六〕扉深杳，寒粟侵肌，暑遊最快。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頂，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漉漫不可辨識。奇石纍纍，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爲，非人力也。

靈鷲塔，一名理公塔，在龍泓洞口，蓋慧理遺蹟也。

過回龍橋，爲石門澗、冷泉亭。

回龍橋，在龍泓洞之左。

石門澗，卽冷泉所經，一名靈隱浦。楊蟠詩云：『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蒹葭。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槎。』蓋先時澗浦深廣，可以通舟。宋紹興間，有善堪輿之術者言：『靈隱，火山也，得水可以禳災。』乃建石閘以蓄澗水。皇明弘治十三年，山水橫發，閘崩而澗澀，寺亦頽廢云。○澗傍，舊有連巖棧、伏虎棧，皆爲楊髡鑿爲佛像，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澗中有臥龍石，慈雲法師種松其上，今松旣不存，而石亦埋沒，陵谷變遷，亦可慨也。白樂天石門澗詩：『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

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陸務觀冷泉放閘詩：『泉聲飛出閘，委迤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敲疑石墜，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周紫芝詩：『呼猿洞口水濺濺，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爲君題作倒流泉。』○『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真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冷泉亭，唐刺史元萇建，舊在水中，今依澗而立。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所書，亭字乃蘇子瞻續書，今亦亡矣。今扁，盱江左贊隸書。白樂天記略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則靈隱寺爲最，就寺則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氣血。夏之日，風冷泉淅，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幽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翳，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先是，領郡者相里君作虛白亭，韓僕射臯作候仙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右司郎中元萇最後作此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殫矣，雖有敏心巧目，復何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又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

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蘇子瞻送唐林夫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唐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就靈隱居，葛衣草履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曹旣明詩：『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沈波底月，夜闌相對瀉寒光。』○張輿詩：『小朵峯巒擁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趙師秀冷泉夜坐詩云：『衆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靜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靈隱山、北高峯、靈隱禪寺。

靈隱山，去城四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歛，出睦，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唐。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峴嶺。高峯之西者曰烏峯，

又西曰石筍，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藹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兔）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峯；又西，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遡流至白雲峯之下，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脊橋遡流至西源峯之下，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木也。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峯而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峯而東注，過騰雲塢，偈楓樹塢，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潑于渦渚東嶼，亦曰暖泉，激灑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于龍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飛來峯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

陀、曰騰雲。惟冷泉在澗壩，其餘皆出支塢。

北高峯，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月，祈蠶者咸往焉。浮屠七層，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羣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垂，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遙接海色〔吾〕，茫茫無際。郡城正值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草木雲翳，鬱鬱蔥蔥，悉歸眉睫。山頂舊有望海閣，今廢。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觀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留疋布，今歲天蚤霜。』○鄧林詩：『捫蘿百折上嶙峋，世界凡仙到此分。小朶岳蓮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江湖俯看杯中瀉，鐘磬回從地底聞。借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留客且論文。』○姚肇和詩：『高峯千仞玉嶙峋，石磴躋攀翠靄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或云宋之問書。寺有石塔四，皆吳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大元年，僧慈照重修覺皇殿，至正間燬。國初重建，改靈隱寺。宣德間，僧曇續建三門、面壁軒。良玠建佛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間，琰理建直指堂，堂扁故張卽之書也。舊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巢雲亭、見山亭、白雲庵、松源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域』，並廢。宋之問詩：『鷺嶺鬱峒曉，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尙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張祐詩：『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賈島詩：『峯前峯後寺無秋，絕頂高窗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蟀(五)，鶴於棲處掛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林逋同運使遊靈隱詩：『山堂氣相合，旦暮生秋陰。松門韻虛籟，鐸若鳴瑤琴。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沈，按部旣優游，此時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吟。經臺復丹井，捫蘿嘗徧臨，

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槁木，真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灑翰嶙峋壁，返駕梅檀林，回瞻宰堵峯，天半千萬尋。』○子瞻和李杞留題靈隱寺方丈詩：『君不見，錢唐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木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三)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三)籛。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烟落日不可摹。』○王鎮成詩：『路入西山窈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峯塔影天垂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笛倘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閻仙吟，空中更上藏雲洞，水樂泠泠奏八音。』○少師夏公謹和楊邃老詩：『捫蘿詰曲歷崔嵬(四)，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日老僧初出定，中春有客到山來。林深祇樹雲霞遠，地迥諸天日月迴，世上宰官元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少師嚴中望自西湖入靈竺詩：『蘇橋初進艇，靈峯忽振衣。三竺開丹鷲，諸天在翠微。礪水浮花片，松磴鎖烟霏。屈折巖扉到，蕭條苔徑歸。藉草還留酌，聞香頓息機。』

山畔，舊有隱居堂、思真堂、夢謝亭、紫薇亭、翠微亭、壑雷亭、瀑雷橋、虛白亭、觀風亭、候仙亭、見山亭、靈鷲寺、無垢院、處士徐爽墓、鐵舌庵、海峯庵、無著禪師塔、煖泉、醴泉、臥犀

泉、蕭公泉，並廢。○隱居堂，後漢陸瑋（急）建。瑋字文該，隱居茲山，學易，圖淮南王劉安及九師象以祀之，又名九師堂。○思真堂，晉許邁建。○夢謝亭，晉杜明禪師爲謝靈運建。靈運，會稽人，其父舉之，憂不宜畜，乃寄養於杜明。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相訪，翌（急）日，靈運至，遂建夢謝亭，一名客兒亭。盧元輔詩云：『長松晉家樹，絕頂客兒亭』是也。○紫薇亭，唐紫薇舍人唐詢建。○翠微亭，宋韓蘄王世忠建。世忠旣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逍遙湖上，因建此亭。○虛白、觀風、候仙、見山四亭，見白樂天記中。樂天醉題候仙亭詩：『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且有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又云：『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水贈蛾眉。』張商英見山亭詩：『簾捲疎烟醉眼開，浮雲飛盡見崔嵬（急）。苦嗟霖雨遮藏久，深謝晴風引致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舊山無路白猿哀。禪僧指我真空理，心火茫然一夜灰。』○靈鷲寺，在合澗橋邊，晉開運二年，吳越王建。宋嘉熙初，改興聖寺，有靈山海閣、涵翠軒、九品觀堂、東坡祠堂。元末燬，今爲張氏墓。○無垢院，在寺後方丈。○徐爽墓。爽，錢唐人，隱居湖山，以修真終老。宋徽宗聞其名，賜號沖晦先生。○無著禪師塔。禪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瘞骨於此。韓侂胄取爲葬地，遂啓其塔，有陶龕焉，容色如生，髮

垂至眉，指爪盤屈，遶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茶毘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中五百年，不須惆悵啓顏甄，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煖泉，一名渦渚，臨安志云：在東嶼。臥犀泉、醴泉，俱在煖泉側。蕭公泉，在寺西。

山半，爲石笋峯、茯苓泉、韜光庵。

石笋峯，一名卓筆峯，高數十丈，圓峭特立。峯舊有普圓院，一名普嚴，天福二年，黃氏重修，改名普圓。內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杭守祖無擇愛茲山之勝，建庵于此，左右金漆板扉，皆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黃魯直諸賢留題，文與可畫竹數枝。後黃夫人以超然臺爲葬地，徙院稍西，勝蹟泯矣。

茯苓泉，在靈隱寺後山，古松婆娑，泉極甘冽。

韜光庵，韜光禪師建。師蜀人，當唐太宗時，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卽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云：『白屋炊香飯，葷膾不入家。滌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韜光不赴，報之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

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

靈隱寺之西，爲嚴將軍墓。

嚴將軍者，名德，太平當塗人，從高皇帝征伐有功，累授中翼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誠據兩浙，命德統兵征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上悼之，贈驃騎上將軍，追封天水郡公，敕有司治葬于此。

又西，爲粟山、石人嶺、玉女巖。

粟山，高六十二丈。石人嶺，一名馮公嶺，形如人狀，雙鬢聳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巖，一名新婦石。西北有珍珠塢、東墓嶺飛泉二道，吳大帝石杵存焉，上刻『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

過嶺，爲西溪。

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村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時，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爲名。楊蟠詩：『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董嗣杲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

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塞門。地理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

嶺下，舊有時思薦福寺，晉咸和中，建于下天竺基；宋紹興間，遷于此，爲徽宗吳太后葬所。高宗書額，太后手書金剛經置塔中。有宜對亭、通雲亭、天池樓、雙珠亭、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元至正末燬，國初重建，復燬。墓前有二石馬，琢刻如生，舊傳夜輒馳驟，鞞轡光瑩如玉，至今苔蘚不侵也。葉紹翁宜對亭詩：『講罷閒來立矮闌，袈裟衣薄翠光寒，請師莫起雲屏想，只作當年面壁看。』○張伯雨天池樓詩：『天池一樓小如架，擊出半天雨華。山圍丈室獅子座，寺屬三朝母后家，時呼白猿聽奇句，亦許飛仙餐紫霞。我來把斷閩風口，只留林角置袈裟。』

飛來峯之西，爲呼猿洞。

呼猿洞，在冷泉亭左，晉慧理嘗畜白猿於此。六朝宋時，有僧智一訪舊蹟，畜猿於山，臨澗長嘯，則諸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遂施食以齋之，因建飯猿臺。梅詢詩：『古澗飛白猿，寂歷不知處。風激石上泉，僧疑月中樹，微茫認松雪，髣髴橫樵路。空碧增爾思，蒼蒼奈烟霧。』○高得暘詩：『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嘯樹間，逐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橫

山。曉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清響不聞巴峽怨，時聽嫋嫋和潺湲。』○吳大有

詩：『月照前峯猿嘯嶺，夜寒花落草堂春，聞聲蜀客腸偏斷，曾是孤舟渡峽人。』○李草閣

詩：『靈隱寺外冷泉亭，蘿風吹日晝冥冥。猿啼一聲松子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洞對，舊有上、下永福寺、天聖寺，今廢。○永福寺，在形勝山下，一名資嚴山，宋隆國黃夫人

功德院。宏規巧構，丹牖相輝，瓦用碧光琉璃。咸淳九年建。至元時，分爲上、下兩院，內

有金沙池、銀沙池、福泉亭、雨花亭、石笋厓。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自合澗橋折而南，度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靈鷲峯、月桂峯、稽留峯、蓮花峯、三生石、翻經臺、香林洞、葛塢、葛井、神尼舍利塔。

佛國山門，舊爲鍾離權書，後改張卽之書，今所懸，乃皇明涼國公署額，蓋僧家者流，託權勢以爲重，未必眞藍氏手筆也。

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亦晉僧慧理建。隋開皇十五年，有僧眞觀者，錢唐人，操行高潔，掌有仙文，與禪師道安、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寶，拓而修之，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宋大中祥符初，改靈山寺，天禧四年，復天竺寺。天聖中，僧遵式重修，有蒼蘂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三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迴聚茲區。自飛來峯轉至寺後，巖洞玲瓏，整拔清朗，如伏蚪飛鳳，層花累萼，皴縠疊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材木皆自巖骨擢起，蒼翠蔥鬱，不土而茂，傳言茲山產玉，故腴潤育物如此。○張祐詩：『西南

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泉。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峯頂蓮。」○張仲舉遊寺詩：『石梁澗水溼蒼苔，陰洞傍穿澗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尙徘徊。』『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滿風多桂林，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岑。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洞長帶秋嵐陰，清輝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白廷玉詩：『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烟吹潤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尙存天寶字，御梅嘗識建炎春，城中遮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靈鷲峯，卽飛來峯之別名也。靈隱、天竺，皆慧理道場，而桂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樂天詩所謂：『兩寺元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者是也。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茲山，狀若珠璣，璀璨奪目，有異人識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峯。故宋之問詩云：『桂子月中落』，白樂天詩云：『宿因月桂落』，皆謂是耳。峯下舊有月桂亭。慈永拾桂子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落，祇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敲，嬋娟含素影，凌亂下空墀。泉客珠連泣，秋荷露忽

垂，林間僧共拾，猶誦樂天詩。』○種桂子詩云：『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惜仙家樹，移栽佛國山，蟾宮人可拆，鷲嶺世稀攀。他日歲寒裏，杉松相倚閒。』

稽留峯，相傳堯時，許由隱居茲山，遂名許由峯，而訛爲稽留。盧同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隱許由』者是也。或曰晉時許遠游，非許由也。然酈道元水經言：『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則稽留之名，自漢、魏時已然，又非許遠游遺蹟矣。許遠游，名邁，自餘杭垂雷山移入靈隱，茹芝吟詩，有終焉之志。嘗與王羲之書曰：『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瑤草，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往，人謂羽化云。

蓮花峯，在山頂，孤石可四十圍，開瓣若千葉蓮花。梅詢詩云：『巨石如芙蓉，天然匪雕飾。盤薄峯頂邊，嬋娟秋江側，涉川試誰採，作礪當自惜。坐與榮落同，正心未嘗易。』

三生石，在寺後，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

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所，聞葛洪井畔有牧童，菱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覲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遂拂袖入烟霞而去。

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兒時，翻經於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之高蹤而託名耶？』唐姚鉉詩：『康樂悟玄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舊有香林亭，其右爲日月巖。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埋，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裊野烟疑麝過，暖薰山雨誤蜂來。空亭誰領幽芬坐，雲鶴同行損綠苔。』○黃初庵詩：『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拄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葛井，皆稚川遺蹤也。相傳吳赤烏二年，葛稚川得道於此。唐時，有方士葛孝仙，亦隱茲山。故郭祥正詩云：『一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是也。梅詢詩：『仙翁道未泯，棲神在巖石，酌彼山下泉，窮年煉丹液。桐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緬邈不可攀，凭欄望鳧鳥。』○
圓法師詩：『仙去遺蹤在，泠泠翠岳邊。冷光涵碧甃，暗脈瀉寒泉，月映冰壺淺，秋澄古鑑圓。羽人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峯頂。隋仁壽二年，遣僧齋神尼舍利，於此造塔。發土，得石坎，因以所寶〔堯〕舍利石函納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

寺畔，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庵、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觀堂、金光明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榻、旃〔堯〕檀觀音像、瑞光塔、重榮檜、石面靈桃、無根藤、水臺盤、曲水亭、回車軒、枕流亭、登嘯亭、適安亭、清暉亭、跳珠亭、蓮花水、水波石、鬪雞巖、朱墅、並廢。○七寶普賢閣，沙門善照，以七寶塑普賢菩薩像，吏部尚書虞策志其事。○日觀庵，僧遵式建，范仲淹爲之記。寺中至今相傳有文正公臥榻。王隨寄詩：『語傳要妙三乘法，香供精嚴七祖堂，日觀庵中絕塵念，彌天高雨靄錢唐。』遵式博習教規，著淨土懺儀，天聖中示滅，有大星隕靈鷲峯，塔名瑞光。○西嶺草堂，唐時道標法師立，遵式詩：『昔人枕窮林，築室行真道。

自後數百年，山邊惟蔓草。』○七葉堂，白樂天詩：『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閒一覺睡，可以消百疾。』○重榮檜，在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爲兵火所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石面靈桃，在翻經臺之側，生於石面，結實甚大而甘。宋政和間，取植上苑。○曲水亭，一名流盃亭，亭心有水臺盤，曲折可流觴，傍有遵式所立陸羽二寺記碑。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賓告醉言歸，主稱情未倦，雖非禊飲辰，豈謝蘭亭讌。』梅詢詩：『鶴髮山中人，疏泉鑿幽石，如憑青玉案，分遞白雲液。冷泠濺雕俎，瑟瑟穿吟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回軒亭，在曲水亭傍。○枕流亭，內有無竭泉，宋高宗嘗臨觀，賜扁。○跳珠軒，在客寮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嘗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朱墅，梁時鹽官隱士朱世卿別墅。

又南，爲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巖。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北，隋開皇十七年，僧寶掌建。寶掌以唐高宗顯慶二年住浦江，化去，自

稱度世一千七十二年，故茲山中尙有千歲巖。吳越王改崇壽院。政和四年，改曰天寧萬壽

永祚禪寺。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像，淳熙間，建華嚴閣。元天曆間，有僧大忻，得幸於文

宗，改天曆永祚禪寺，其山門『中天竺』三字，乃國朝魏國公署額。白樂天詩：『雜芳澗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亦殷勤。』○參寥子詩：『夕陽山氣竊蔥蔥，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峯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柏子烟中能宴坐，想無餘習可攀緣。』『霜壓簾籠雪泣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言共失三更夢，錯恨芙蓉漏易消。』○王元章送僧歸天竺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信，孤山梅樹幾番開。』

寺畔，舊有天香閣、桂子堂、此中亭、如意泉、興福院、多福院、大明寺、永清寺、東岡塔、蘇和墓、並廢。○天香閣，黃潛詩：『上方樓閣鬱岩嶢，百尺危欄架沈寥，曾是高人行道處，天香雲外至今飄。』○興福院，淳熙初，慧光禪師建。○多福院，吳越時建。○大明寺，法華和尚建。○東岡塔，隋法師真觀建。○蘇和墓，和，錢唐人，建閣收書，蘇子瞻題曰『錢唐書藏』。卒，葬於此。

中天竺之對，爲永清塢、心庵。

永清塢之背，卽爲龍井。正德中，陳氏建庵塢中，名永清庵。

心庵，正德間，寶珠禪師建，有白雲巖、玉液泉。

又西南，過肅儀亭，見心亭，爲上天竺講寺、乳竇峯、獅子峯、雙桂峯、白雲峯、天香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

肅儀亭，宋嘉祐中，僧元淨建。元淨字無像，於潛人，受戒於天竺慈雲師，學行精進，神宗嘉之，錫號辨才。居上天竺十九年，與蘇子瞻昆季、趙閱道友善。頃之，還於潛，復歸天竺，遷居龍井。子瞻贈之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山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悅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趙閱道贊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大士大悲，實師焉依。師乎真乎？真金琉璃。教宗智者，法嗣韶師。須彌有壞，至道無爲。稽首慈相，仰之讚之。皆無妙幻，豈勝言思？』亭久廢，皇朝洪武二十八年，僧一如重建。一如者，會稽人，善講法華經，少師姚廣孝嘗語人曰：『如公，兩浙一人也。』永樂間，修大藏經，詔一如總其事，寵賚甚渥。卒，葬天竺山。少傅楊士奇爲之志。

見心亭，嘉靖十三年，都指揮僉事李節建。其西有梅峯庵，今廢。

上天竺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庵山中。一夕，見瑞光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咸備，晝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人求緝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觀音而禱，霖雨濡足，自是有禱輒應。蘇子瞻雨中遊觀音院詩云：『蠶欲老兮麥欲黃，山前山後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蓋有望於祈晴也。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貓睛等，雖大內亦以爲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辨才、元淨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兀朮謁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舉之輿中，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稱觀音出現井，其實非故物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國初重建。

累朝代有宣賜金帛及寶旛之屬。寺內有白雲堂、兩峯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真閣、延桂閣、秋芳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屐亭、流虹澗、金佛橋、琮老橋、凝翠泉、觀音泉、雲液池，池上有辨才手植山茶花，並廢，唯白雲堂尙存。○宋孝宗觀音像贊：『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言有說，爲世之宗。明環無二，等觀以熙，隨感卽應，妙不可思。』○理宗觀音像贊：『神通至妙兮，隱顯莫測，功德無邊兮，感應甚速，時和歲豐兮，祐我生民，兵寢刑措兮，康此王國。』○李太白與從姪良遊天竺寺詩：『挂席凌蓬丘，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響，當軒寫歸流。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蘇子瞻秋日龍井訪辨才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卻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

乳竇峯，在天竺寺南，下有空巖，懸乳如脂，甘和可啗。其西爲獅子峯、雙桂峯，又曰雙桂巖。其北爲白雲峯。其東爲天香巖、烏石峯。稍南爲中印峯，重岡疊巘，蒼翠輝映。又西爲蛾眉山。

夢泉，宋崇寧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於西坡，鑿之果得，遂名夢泉。

大悲泉，在講堂下，流遶殿前，經如意池。池以青石爲之，方丈，面鏤「100」如意文，曲折回遶，可流觴焉。出寺，折而東南，爲幽淙嶺、捫壁嶺、活沙塢，再上爲天門。

幽淙嶺，俗稱水出嶺，病其不雅，易以今名。深壑泠泠，巉石齒齒，陟此者，必布襪芒屨「101」，前後牽挽，三步一踴，五步一躊。草樹四周，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則左迫峭嶂，右臨深溪，緣木扳蘿，方可舉趾。活沙者，流沙也，滑而善崩。上至天門，則諸山下伏，雙峯錐立，西湖鏡開。遊覽至此，譬諸洞開武庫，珍寶橫陳，無復底蘊。從此而東，則爲龍井，又南爲郎當嶺、小青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或見。又南，則爲五雲山矣。

西湖遊覽志第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城內勝蹟

吳山

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訛伍爲吳，故郡志亦稱胥山，在鎮海樓之右。蓋天目爲杭州諸山之宗，翔舞而東，結局於鳳凰山。其支山左折，遂爲吳山，派分西北，爲寶月、爲蛾眉、爲竹園；稍南，爲石佛、爲七寶、爲金地、爲瑞石、爲寶蓮、爲清平，總曰吳山。奇峒危峯，澄湖靚壑，江介海門，回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鍾焉。是以邑居叢集，華豔工巧，殆十萬餘家，聲甲寰宇，恢然一大都會也。其陟山之徑，有門曰『登高覽勝』，石磴斗折，可數百級許，元時平章答剌罕脫歡所整也。立而環眺，則官司廨署，衛鎮崇嚴；闐闐街衢，紅塵霧起；市鎮隱賑（○），漏盡猶喧；道院僧廬，晨鐘暮鼓；青樓畫閣，雜以笙歌。升其巔，則縹渺淩虛，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脈絡縷分。或昂而爲首，或穹而爲脊，或掉而爲尾，若亂若聯，蓮掌可數。楊仲弘同平章巉巉子山吳山晚眺詩：『山椒翬構四

垂寬，上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廣大，上連星斗界清寒。龍宮永鎖函書閣，鳳嶺重嗟苑樹殘，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薩天錫錢唐驛樓望吳山詩：「仙居時復與僧隣，簾幙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漲天成綵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忠清廟、東嶽中興觀、玉樞道院、至德觀、惠應廟、承天靈應廟。

忠清廟，以祀吳行人伍員者。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平王以讒殺奢，子胥奔吳，說吳王闔閭伐楚以報父仇，吳遂以伯。入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越使行成，子胥諫不聽，卒赦越。頃之，吳伐齊，越率其衆而朝吳，子胥諫曰：「是象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又不聽，賜之屬鏤以死，浮尸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廟。唐景福二年，封廣惠侯。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清」，封英烈王。紹興三十年，改「忠壯」。嘉熙間，海潮大溢，彌望七八十里，隕爲洪流，京兆趙與權禱於神，水患頓息，乃奏建英衛閣於廟中。元末燬，國初重建，正統十四年重修，每歲以九月二十日致祭。唐盧元輔胥山銘序，略云：「有吳行人，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伍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五戰至郢。先王有言，撫

則后，虐則仇，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太伯廟血將乾，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悻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鷗羣飛，陽侯夾從。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脍，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濱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王介甫廟記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發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

示后不誣。』○宋王備〔一〇三〕詩：『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靄靄林烟昏。青
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牛斗域，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
長風捲浮雲。山椒戴遺祠，興廢今猶存，殘香弔木客，倒樹哀清猿。我來久沈抱，重此英
烈魂，吁嗟屬鏤鋒，置爾國士冤。峨峨姑蘇臺，榛棘曉露繁，深居麋鹿游，此事誰能論？因
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高季迪詩：『地老天荒伯業空，曾於青史見遺功。屍鞭楚墓生
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越山烟
雨中。』〔一〇四〕

東嶽中興觀，宋大觀中建東嶽行祠〔一〇五〕，理宗書『東嶽之殿』以賜。道士陳壽文謝表云：『琳館
肇新，位定東方之震；宸奎寵錫，光昭南面之離。道日晉〔一〇六〕明，宗風益振。臣惶懼頓
首〔一〇七〕，竊以泰山之主，實爲方嶽之宗，眷此神皋，首從祀典。海山歸會，坐令江漢之朝宗；
火木相生，有永邦家之正氣。〔一〇八〕當奎婁之躔次，控青岱之要衝，鬱然膚寸之雲，徧作崇朝
之雨；權旣尊於管攝，向當取於發生。臣壽文，浪跡江湖，猥司香火；甫鳩工之有日，忽渙號
之自天；畫〔一〇九〕燦龍章，增重湖山之勝，墨香鳳翥，於昭雲漢之光；聳三極之具瞻，翕萬靈之
拱護；齊休宗社，永鎮乾坤。茲蓋恭遇陛下，旣聖多能，清心寡慾；仁恩溥博，撫先王必世之

時，厚德施生，致大道無爲之化；兵鋒偃息，民裕阜安。瑞露凝甘，景風吹暖。際此清閒之宴，游茲翰墨之林。遂致微臣，亦從所禱。臣應對灑掃，仰瞻御畫之星垂，曉夕焚修，願祝皇圖之嶽固。』表入，帝嘉之。〔二〇〕元季燬，皇明景泰間重建；成化十年大火，忠清、海會諸廟宇悉燬，觀亦延燼。嘉靖十一年，道士徐志源重建，侍郎江曉爲之記。觀側有聖母池，圍以石欄，今廢。

玉樞道院，俗稱神霄雷院。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建。

至德觀，在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堂也。紹興間建。端平三年，理宗書額曰：『至德之觀』。元至正燬，渾儀無存。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重建，構星宿閣，塑三天帝眞，五星九曜，周天星宿，后土神殺之像，今俗第稱星宿閣，而諸像泯矣。元末燬，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重建，成化甲午大火，諸廟皆焚，而茲觀無恙。每歲迎春，奉勾芒之神於此。

觀側，宋有太史局，置神御殿以奉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高宗、寧宗、理宗之神。測驗渾儀所，臺上有渾儀，下有土圭。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鞞蒸潰。產蝮，

蝮人輒死。神時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蝮，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

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爲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神農氏採藥者也。當宋時，頗著靈異，有處州葉生，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謂同舍曰：『明當禱皮場，乞錢三萬。』衆皆哂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衆以失意不欲往，葉亟往自獻，得錢符昨數。瀕行，須一力荷擔，又往禱之，喜曰：『神許我矣。』旣裝束，杳然無人，乃令齋僕齋行。同舍曰：『此僅可抵江下，奈渡江何？』葉生曰：『吾所恃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齋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隣居，欣然隨去矣。』衆皆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檣仆，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齁齁也。俄而風正檣起。舟人言：『危時，見金甲巨人，仗劍坐篷上。』葉生竦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啓筭出繪圖，舟人驚服。

承天靈應廟，舊爲天地水府三官堂，故俗稱三官廟。宋乾德三年建，名玉虛觀，紹興四年，改冲天觀，尋燬。端平三年重建，改賜今額。有天開圖畫閣、清暉亭，元末燬，洪武二十三年，道士嚴一清重建；弘治七年，道士沈玄理、章德芳相繼修之。元吳訥登吳山留題承天觀詩：

『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官舍籠鵝去，道人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掃蒼苔。』○東軒詩：『孤客憑危正惘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煙。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宿承天觀用楊廉夫韻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綵船春晚笙歌歇，粉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劉伯溫承天觀詩：『吳山頂上承天觀，玉牒金符鎮地靈。百尺樓臺依斗極，九霄風露出窗櫺。江聲洶湧蛟龍闕，雲氣虛無翡翠屏，見說蓬萊恰相對，仙凡只在隔滄溟。』○張伯雨清暉亭詩：『萬瓦連雲人世窄（二），一雞啼日海波紅，欲窺倒影青冥外，故著危亭紫翠中。』

石佛山、海會寺。

石佛西聯寶山，南面瑞石，舊有大乘石佛寺。宋嘉熙間，僧鑿石爲三佛。元至正間，河西僧采羅只募緣，莊嚴建寺，居之，改名智果院。

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間，改名積善海會寺。嘉泰間燬，至正間重建。平章慶慶子山書大海會寺額，御史大夫慶童書觀音寶殿額。成化十年火，踰年，僧浩

中重建，其下有康張廟，以奉威濟善利孚應昭烈康元帥，東平忠靖洪濟景祐張元帥。

寶山百法寺、〔二〕寶奎寺、玄妙觀、施公祠、忠節祠、眞聖觀、普光庵。

寶山，東接石佛山，蘇子瞻同秦仲二子遊寶山詩：『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閒。立鶴低昂烟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寶山新徑詩：『藤梢橋刺元無路，竹杖樓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僧寶寧建。有大佛半身，依山鑿石爲之。淳熙十四年，賜額廣潤，元時改額百法，趙子昂書。元末燬，皇明天順元年，僧道冲重建。

寶奎寺，在寶山頂，宋丞相喬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紹定間，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字賜之，勒之崖石，遂舍宅爲寺，以寶奎請額，詔從之。元季燬，皇明弘治間重建，尙書洪鐘爲之記。郡人茅瓚讀書寺中，嘉靖十七年，狀元及第，因號見滄，而作亭覆石上。

玄妙觀，在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梁開平二年，改眞聖觀。宋天禧中，郡守王欽若奏徙天慶觀額於此，理宗書『天慶之觀』以賜。內有眞宗賜王欽若詩，高宗書道德經石刻。元時

改玄妙觀，尋燬。洪武間，有陳四者，佃其西之半。陳無子，捨道士俞復中，重拓之，觀始復舊。後有石洞，幽雅陰寒，夏遊最快。先是，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方玄妙改額時，蕉花盛開，有趙道士居之。一日，羽客來訪，趙適他出，客題詩蕉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隣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又曰：『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爲呂洞賓也。自是士夫題詠甚多，今摘其著。張翥詩：『遠別仙人黃石翁，一龕烟火領祠宮。青衣洞僻荒苔雨，白馬山寒古木風。金鼎空歌聲渺渺，蒲團宴坐息濛濛，不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蕉花石沼中。』○吳全節詩：『榴皮書壁走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闕恩承新雨露，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槎，脩月功成三萬戶，蕊珠宮裏誦南華。』○吳伯尚詩：『吳山宮闕碧巖崑，歸去還棲第幾峯。身上衣如華表鶴，手中筇是葛陂龍。題詩嘗見仙人過，採藥惟應海客逢。聞有著書藏石室，何年爲啓白雲封？』○歐陽玄詩：『羽衣榮捧紫芝泥，除道松關驛馬嘶，水國蜚符驅海鱷，雲房解榻聽天雞。月中桂子（二）吹香送（二），池上蕉花與屋齊，珍重穀城黃石老，輕身許我躡丹梯。』○葉明誠詩：『黃石山人白玉冠，手持千歲青琅玕，吐吞日月脩內景，呼吸風雨來雲壇。蕉池春漲煙霧溼，松几仙筆蛟龍盤，天香滿袖騎

鶴去，雞犬夜夜聞雲端。』○揭傒斯詩：『誰道錢唐非昔日？神宮仙館參差出。天慶已開玄妙門，桃花猶結千年實。仙人巖客題詩處，道士著經曾姓褚，舊人雖有馬先生，年幾一百猶童孺。永昌門外浙江潮，趁潮暮暮復朝朝，仙人一去不可招，蓬萊願往那能橋？鍊師歸領祠宮事，淨洗塵心養真氣，滿城煨燼猶哭聲，空有吳山千丈翠。』

施公祠〔二五〕，在石龜巷口，其神曰施全，宋殿司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全憤秦檜姦邪誤國，俟其入朝，懷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通虜欺君，戕剝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大怒，命磔於市。郡人且哀且憤，詬曰：『此不了事漢也。』相與立祠祀之。歷元季燬，國朝天順間重建。

忠節祠，皇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飛、明太傅于公謙者。事見各祠墓紀中。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壽建忠節坊，爲亭貯碑，以記其事，歲久亭圯，至是建祠，而御史傅鳳翔定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致祭。

真聖觀，後唐乾符間建，吳越王改兩浙老君廟，元季燬，皇明正統九年重建。

普光庵，在忠節祠北，元元統間，丞相莫華捨地，僧法藏建，有玉壺池、吳波泉。

七寶山、通玄觀、七寶庵、定水寺、開寶仁王寺。

七寶山，在宋天慶觀後，今白馬廟巷之西，舊有寶嚴院、廣嚴院、櫻桃園，並廢。○寶嚴院，唐清泰二年，錢氏建，名瑞隆。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垂雲亭、借竹軒，秦少游曾宿軒中，夢天女以維摩像求贊。淳祐間，建佛閣，理宗書『無量福海』四字扁之。蘇子瞻佐郡時，有雲閣黎者，寓院中，閉戶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禮觀音經，忽一日，留偈端逝。偈云：『誦經一字禮一拜，頭白眸眇坐塵界，天雞臨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弔之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魍魎，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二六）。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廣嚴院，吳越王清泰元年建，本名瑞慶，宋治平二年改額。其時有雙竹甚奇，透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並竦。司馬文正公賦詩云：『雙幹格枯腹，青青凡幾霜，龍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既欲尋支遁，安能問辟疆？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南渡後，分院基之半，爲御廚營。景定初，重建。○櫻桃園，宋時採含桃以薦太廟者。

通玄觀，紹興二十九年，內侍劉放，入道修真，結庵於此，高宗御書『通玄』二字榜之，賜名能真。內有壽域樓、萬玉軒、望鶴亭、謁斗壇、白鶴泉、鹿泉。皇明嘉靖間，法師徐道彰重修，

其徒郁存方修志。存方禱雨祈晴，往往靈驗。觀中修竹蔭庭，赤日無暑。虞伯生詩：『仙壇遙接上真宮，楚越閩洋一望中。南北高峯雲杳靄，東西天目雨溟濛。金輪旋動仙音作，樓閣縈迴複道通，雲鶴仙人無定跡，鸞輪時轉望三峯。』○張翥詩：『羽蓋翩翩下九重，江鄉秋晚滯仙蹤。信傳真府憑青鳥，劍舞瑤臺走碧龍，頃刻風雲興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慙慙欲問參同契，雙鳥遙飛未易從。』

七寶庵，元延祐間，道士玄谷建；至正間，貝一默重修。

定水寺，宋乾道八年，建於萬松嶺；嘉定八年，移清波門外；元至元十三年，築城，徙七寶山。

開寶仁王寺，宋汴京開寶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慧照隨駕卓錫於此，遂建寺如汴京。紹熙二（二七）年，賜額，景定五年燬，皇明景泰間重建。尙書孫原貞記。薩天錫登橫山閣詩：

『千尺青蓮座，烟霞擁地靈，山川幾兩屐，日月兩浮萍。鳥度天垂海，龍歸水在瓶，深堂說法處，應有石頭聽。』

三茅寧壽觀，雲居聖水寺。

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東北，本三茅堂，相傳三茅君長盈、次固、季衷（二元），秦初咸陽人，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崇祀之。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觀，并畀古器，其一漢鼎，

高尺有九寸，廣尺，兩耳旁出，曲上三二五尺。牛首識云：『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審厥象，作牛鼎，格於位室，從用饗，億寧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其一唐鐘，識云：『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作，河東薛泚爲之銘，曰：「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依而人天從，霜朝聞兮窈窕，月夜聽而春容，蓮花生而腰淨，頂銜繞於盤龍，響上徹於天外，聲下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其後忽失所在，紹興間，有鐘震於太湖，濱湖緇黃，競舟迎之，獨澄清觀舟至，凌波而上，一引出之，視之，乃本觀唐時物也。守臣以獻，賜之觀中，聲徹雲表。孝宗朝，出金帛度牒易之，置禁中。洪武七年三月，錢唐知縣朱復以廢銅鎔之。其一，褚遂良小楷陰符經，景定庚申，理宗以賈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百鉅萬，不受，詔就觀取陰符經酬之。觀燬於元至元辛巳，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昊天寶閣，棟宇翬飛，金碧騰煥，環盼江湖，渺歸睫底。王元章詩：『層巒開徑隱空青，勃率槃跚眼方生，蘿磴曉風留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隍下瞰紅塵海，樓閣高標白玉京，夜靜何人吹鳳管？碧桃千樹月華明。』○薩天錫詩：

『揚子江頭春水漲，三茅觀裏碧桃開。道人不問天南北，夜半月高騎鶴來。』

雲居、聖水，本二寺也。雲居庵者，宋元祐間，僧了元建，聖水寺者，元元貞間，僧明本建。明本

立約，其徒不置恆產，惟資化緣，爲僧家風味。至大間，沙門指月，拓基廣之，掘地四尋，得智井，甃甃堅好，中有佛首三枚，諸相具足，遂塗金事之，名曰三佛泉。巴西鄧文原爲之銘曰：『我觀大地，積水所載，孰疏鑿是？太虛無外。掘地及泉，視之縈帶，如履冥塗，破諸障礙。其源淵谷，其瀉湍瀨，不止不流，以與井會。瑞相見前，示我三昧，彼壞者石，實相不壞，是實相故，遍恆沙界，以一勺甘，除世渴愛。是相是水，無在不在，我作銘詩，以警盲聵。』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談諧，以禪爲戲。明本號中峯，又號幻住，博涉經史，洞徹法源，爲文操筆立就。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久廢。成化間，僧文紳修復，有小像一幅，神氣如生，相傳爲中峯自寫。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作中峯，鏡面添埃塵。』○張仲舉秋日遊聖水寺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青，草木如浮動，烟塵忽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夏原吉詩：『誰關雲居境，峨峨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上竺晚分青。經鎖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金地山、城隍廟、梓潼帝君廟、火德星君廟。

金地山，舊有妙果尼寺，今廢。

城隍廟，宋已前在鳳（三〇）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爲保順通惠侯，咸淳間，加輔正康濟廣德顯聖王。元時，繪神之夫人子孫像於後寢。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前代封稱咸革，并去其像。茲廟正神已易木主，寢殿繪像猶存，宣德間，御史吳訥奉詔燬之。

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神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三（三）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錢唐，而蜀人牟子才等，遂請立廟於吳山，其傍立二童，俗稱天鵝、地啞者是也。方神在蜀時，吳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晈，力懲慝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璘、玠以來，有禱輒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又曰：『安丙才足辦此。』既寤，大喜。蓋丙判隆慶府，曦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勒兵誅曦。其他靈驗，不可縷數。元末燬，國初重建。徐一夔作疏云：『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

創也。自經兵變（三），頽圯弗治，聖朝更化，首詔科舉取士。乃者賓興，而浙司得人爲盛，此皆神明陰佑斯文所致，而揭虔妥靈之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乎？用持短疏，徧咨同志之士，共修葺之。伏以英靈發現，肇迹遠在東川，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於棘闈，悉登名於桂籍。嗟峨遺廟，尙左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傍穿而上漏，旣蒙陰隲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干同志。白驛數至，定驚棟宇，輦飛黃榜多賢，共賀人材輩出。尙資靈貺，助我皇家。』

火德星君廟，大火爲宋分野。宋以火德王，故南渡後建廟於此，以奉熒惑之神。洪武中，布政使王鈍；永樂中，參政易昶，相繼重建。今郡人禳火者，皆就廟中，蓋遺俗也。

瑞石山、橐駝峯、雪風洞、瑞石泉、紫陽庵。

瑞石山，秀石玲瓏，巖竇竄窾，寒泉涓瀝，匯爲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徹骨，空翠撲肌，湖山奧區，罕與倫比。橐駝峯，峭削凌空。雪風洞，豁開曲徑，履舄所涉，栩栩然覺有仙風焉。薩天錫詩云：『天風吹我登駝峯，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篝燈洞中宿。』

紫陽庵，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建集慶堂。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

徒丁野鶴，棄俗全真。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鎖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奉其屍而漆之，端坐如生，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薩天錫贈之詩云：『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其庵久廢，皇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作玉虛、望江二樓，聳大年爲之記。

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七楹，爲祔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凡十二主。欽宗則缺而不祀。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以祀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郊；寧宗則趙汝愚。

寶蓮山、青衣洞、青衣泉、重陽庵、寶成寺。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舊有寶蓮寺；宋嘉定間，楊節使廢而爲園，徙寺於豐豫門外。

青衣洞，相傳昔有人至洞口，見青衣童子，姣好如玉，訊之不應，逐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

聲，股弁（三）而出，遂名青衣洞。洪武中，常德丁啓東至杭州，夢羽人攜一童子詣啓東云：『以此子爲君之子。』問所從來，則云：『青衣洞。』翌（三四）旦，往青衣洞訪之，見有童子塑像，儼然昨所夢也。踰年，生子曰潤山，啓東爲之建亭，覆泉上。宣德中，潤山以賢良舉爲閩縣主簿，道杭州，爲之建殿宇。

青衣泉，浙浙出石罅，清鑒毛髮，崖壁鑿有唐開成五年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唐縣令錢華、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傍鑿佛像及大字心經。山頂巨石墜下，有石承之，若餽釘然。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洩水至此。宋慶元間，韓侂胄賜第寶蓮山下，建閱古堂，砌瑪瑙石爲池，引泉注之，名閱古泉。陸務觀記云：『韓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水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江之日，旣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表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鬚髮，而游塵墜葉，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

也。泉上有亭，亭_(三三)中置瓢，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莫逮。公常與客徜徉泉上，酌以飲客。時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亭，使後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_(三五)五年道士諸葛鑑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尙能賦之。」

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寶成寺。有石觀音、羅漢像。壁間有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春風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鑿石壁，筆法甚適，其旁有「歲寒松竹」四字，乃成化間吳東升題者。

清平山、開元寺。

清平山，在仁孝坊，舊有烟霞閣，四壁畫古賢像，多名人題詠，今廢。巷內有郭兒井。

開元寺，唐玄宗時建。宋建炎間，徙建於西湖。元季兵燹，復徙故址，皇明正統五年，禮部尙書胡濙記。劉士亨贈寧和尚詩：「清平山下古叢林，主席知師道行深，菩薩每分香積飯，伽

蓋常護給孤金。誦餘千偈燈生暈，坐斷諸緣樹轉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淺山、竹園山。

寶月山，在布政司對，舊有寶月寺，上有黑龍潭，深窈如井。

蛾眉山，在寶月山西，有八眼井。

淺山，有漾沙坑、紫坊嶺，宋有七官宅、楊后宅、大佛寺，後改爲糧料院。

竹園山，在今府治之西南，吳山一脈，獨趨而北，隱隱隆起，宋安撫趙與憲建閣其上，平鑑西

湖，扁曰『竹山閣』。

鳳山門，在城南，宋生祠門，後改爲五賢門。又東南二里有宋齊魯會門，南抵鳳山，後建鳳

凰山門，在城南，宋齊魯會門，後建鳳凰山，後建鳳凰山。

鳳山門

南山，在城內，宋齊魯會門，後建南山。

西階，在城內，宋齊魯會門，後建西階。

西湖遊覽志第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闕

鳳山門、候潮門、永昌門、清泰門、慶春門、艮山門、湧金門。

鳳山門，在城南，與北關門對，俗稱正陽門。又東南二里許，宋有嘉會門，南近鳳皇山爲禁垣，北闕有和寧門。入和寧門，透大內，直南，有麗正門。杭州城垣，創於隋楊素者，周廣三十六里有奇。廣於錢鏐者，七十里。元時，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內外城隍，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復築焉，晝夜併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時則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山於外。禮部尙書貢師泰爲之記。明興，遣曹國公李文忠將兵取杭州，守將潘元明納款，城隍皆如元舊。○宋時，和寧門內有學士院，院

內有玉堂、摘文堂。王仲衡詩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憑閣訊，夏鶯飛出萬年枝。』

候潮門，在城東而近南，宋時有便門、保安門，今廢。

永昌門，在城東，宋名新門，俗稱草橋門。

清泰門，在城東，宋名崇新門，俗稱薦橋門，又稱螺螄門。

慶春門，在城東，宋名東青門，俗稱菜市門；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

艮山門，在城東而近北，俗稱壩子門。艮山者，南山之盡脈也，高不踰尋丈，今已陵夷，莫可指

索。沿城五六里，漫爲平原，土沃疇腴，禾藪芄茂，蓋餘氣之散衍耳。

湧金門，吳越王建，門內有湧金池，金華令曹杲所鑿也。

衢巷河橋

入鳳山門而北，至鎮海樓，其街之東爲雲錦橋、義〔三七〕和坊、義井巷、集義巷、通江橋、懷信坊；西爲仁孝坊、壽域坊、天慶坊、保民坊、長慶坊。

雲錦橋，宋稱六部橋，東通候潮門。大河之水，自龍山閘入鳳山水門，從南而北，首過此橋，次安和橋、黑橋、州橋、通江橋，會茅山河；次望仙橋、新宮橋，會小河；次三聖橋、佑聖橋、榮府

橋、柴埠橋、積善橋、清泰橋、豐樂橋、油局橋、惠濟橋、仙林橋、登雲橋、梅家橋、折而西，次通濟橋、葛家橋、天水院橋，出武林水門，洗馬橋，抵德勝壩。官商馳騫，舳艫相銜，晝夜不絕。○六部橋之對，宋有六部，部各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凡二十四司。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資任、遷敘、蔭補、考課之政，封爵、策勳、賞罰、殿最之法。其屬四：曰尙左、尙右、侍左、侍右，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掌人戶、土地、錢穀之政，貢賦、征役之事。其屬四：曰左曹、右曹，曰度支，曰倉部，曰金部。禮部，掌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其屬四：曰儀部，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兵部，掌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士軍、蕃軍、四夷、官封、承襲之政，輿馬、器械之數，土地、城隍、堡寨、烽燧之圖籍。其屬四：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掌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之政，敕律、章程之式。其屬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掌城郭、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幣、山澤、苑囿、河渠之政，營繕、飭化（三）之法。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其六部監門，紀部官卯未之出入，病疾之暫告，與調制之可否，署在大門之內。○又北，爲尙書省、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宋初，門下省設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中書省設官十有一，

中書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三)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尙書省設官九，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其屬六部。蓋三省長官加平章政事者，皆宰相職也。初時，別置中書於禁中，與樞密使對政，謂之兩府。事關中書者，中書宣奉門下省審覆，付尙書省施行。事關樞密者，樞密宣奉門下省審覆，付帥府施行。尙書門下，雖尊官不得參襄密勿，故中書之權特重。熙寧改制，以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官高，不除；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改參知政事，而三省合爲一體。乾道間，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至是，三省之名雖存，而官非初制矣。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設官十，樞密使、知院事、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簽(三)書院事、同簽書院事、都承旨、副都承旨、檢詳、編修；而樞密使類以宰相兼之。自簽書已上，皆謂執政。中爲都堂，爲兩府會議之所，刻周官一篇於正坐之屏，堂中刻累朝詔敕文劄，各有跋語。自諫議大夫而下，別爲諫院。省院監門、封樁、安邊所，俱在大門之內。

義(三)和坊，東通安和橋，東有勝安倉，卽聖安寺故址。寺，元貞二年建；至正間，毀爲軍器

庫，今爲倉基。

義井巷，東通黑橋。

集賢巷，東通州橋，宋時與玉牒所、貴恕坊對，東有預備倉。

通江橋，本名慶元橋。其東，宋有都茶場、雜買務、榷貨務、雄武營。北爲太醫局；又東爲保安門，今塞。橋之南，爲過軍橋，北爲鄉義巷，東爲三皇倉，舊爲三皇廟。

懷信坊，俗稱糞糶巷，與長慶坊對，近朝天門而東至望仙橋者。其北，宋有裕民坊。

仁孝坊，俗稱清平巷，西通清平山開元寺者。其對，宋有登平坊。

壽域坊，在白馬廟南，西通〔三〕七寶山；山側，宋韓侂胄第。第近太廟，鑿山爲園，僭擬宮禁，引青衣泉注於閔古堂，秀石環繞，絕類香林、冷泉之景。有桃坡十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巖洞最勝者，曰雲岫，危峯隱石，淺灣深沼，窈窕淖泓，自比於洞天福地云。

天慶坊，宋稱太廟巷，俗稱蘭子坊巷。宋有大宗正司，以敍族姓昭穆，治其家政。其南，有玉牒所、宗正寺，元時，有榷茶提舉司。

保民坊，卽城隍廟街，西通金地山。宋有司農寺、太府寺、將作監、軍器監諸司，諸軍審計司。

○司農寺，隸戶部，以幾察廩庾之出納。少卿張維記云：「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今倣周制，爲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贅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惟倉部要束是聽，位雖尊，勢出倉部下。至於軍餉肅給，罷於奔命，世謂走卿，辱矣。」○太府寺，掌軍國之經費，與縣官之私養，奉帑幣，定權量，治鹽茗之質，劑班內外之廩，稍覆其名數而鈎磨之；頒財用於受藏之府，周知出入，斥幣餘互市之積，以便貿易；比物奠價，俾從其抵，儲藥物以除札瘥，敝財幣以待上之賜好，制券以通商賈。○將作監，掌營繕之事，行都工作，多以京尹、畿漕分任之，故監官多闕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寄徑於此，號儲才之地。○軍器監，掌繕諸軍器械，其御前所用者，別有提轄，歸之殿司。○諸司、諸軍審計司，分爲二局，各乘財用稍食之數而會稽之，屬太府寺。

長慶坊，俗稱石龜巷，西通石佛山。宋有都奏進院，卽智果院舊址也。掌王言出納與四方章疏。其南，爲三執政府，乃宰相私第也；內有四眼井。

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閤門對闢，名

曰武臺，夷敞可容兵士百許。武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鐘以司漏刻。元至正間，平章康里慶童改爲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旣榜揭，遣折字人張乘槎者往視之，槎曰：『二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槎問故，對曰：『來帶喪形，遠從辰_(三)，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者，淚形也。』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鎮海樓，詹孟舉署扁，其陰，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燬，明年重建，疊構三層，闌楯周繞，巨鐘叢鼓，左右懸架，更嚴之夕，鼓鑿角咽，按箭行籌，似落霄漢間，規制弘遠矣。○趙子昂同慶童丞相上拱北樓詩云：『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寂無譁。提疆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楊仲弘詩云：『殷地鼓鞞迎日出，倚天梁棟傍雲浮，北瞻帝闕三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江海無波沈罔象，旌旗垂野駐貔貅。鸞迴麗榜多深意，繡袞於今有魏牟。』○高得暘詩：『天府南來第一州，胥丘東起最高樓，水分兩瀾趨都會，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鞞嚴夜禁，城中車蓋樂春遊。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自鎮海樓而北，至清河坊，其街之東，折而北，爲布市巷、沙皮巷；正東爲興禮坊，西爲吳山坊，融

和坊、清河坊。

布市巷，宋時爲買布之所，東通望仙橋。

沙皮巷，舊名清平坊，宋時酒館也，至今沾肆不徹。

興禮坊，西與清河坊對，東通新宮橋。

吳山坊，內有大井，周四丈，吳越時，詔國師所鑿。品其水，爲錢唐第一，蓋山脈融液，獨源所

鍾，不雜江湖之水，泓深瑩潔，異於衆泉。宋淳祐丁未，大旱，城井皆涸，獨此井日下萬綆，

不減不盈，都人神之。安撫趙與簠立祠其畔。洪武初，參政徐本立石，刻『吳山第一泉』

五字，紀宋事於碑陰。內有金銀雜色魚長數尺者，或隱或顯，相傳來自井底泉眼中者。

融和坊，宋稱灌肺新街，內有灌肺嶺。

清河坊，與興禮坊對，宋有張循王俊賜第在焉，俊封清河郡王，故稱清河坊，今改句宣街。

自興禮坊而北，至賢福坊，爲灌肺坊、通和坊、普濟巷、寶佑坊、五間樓。自清河坊而北，至文錦

坊，爲太平坊、惠民坊、巾子巷、中瓦巷、甘澤坊。

灌肺巷，西與融和坊對，內有灌肺橋，宋爲珠子市。

通和坊，東通金波橋，宋有花月樓。又東爲熙春樓、南瓦子。又南爲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

融和坊。其西爲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皆爲瓦市，各有等差。酒客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趕趁祇應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妓家富者，酒器、沙鑊、冰盆、火箱、妝盒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裯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者，亦競尙鮮華，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

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相傳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三〕，戒律凝重，初甚拒之，及至夜分，不勝駘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怩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蓍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旣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幡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未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尙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卽謝鉛華，絕資

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皋亭山，從所度也。

寶祐坊，東通寶祐橋。其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五間樓，在亨橋東，與三元樓對。宋時民間市樓之有名者，曰三元，曰五間，曰熙春，曰賞心，曰花月，曰日新。其廚店分沽，則有嚴廚、翁廚、任廚、陳廚、周廚、沈廚、鄭廚、康、沈銀杓等店。每樓各分小閣十餘，器皆銀飾，各有私名妓數十輩，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礮（三豆）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嚙。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泔、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鰕茸、鱸乾者，謂之家風。有賣酒浸江蟪、章舉、礪肉、龜脚、鎖管、蜜丁脆螺、蟹醬、法鰕、子魚、蟹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三）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鑿頭記憶數十百品，傳唱如流，即時供應。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喚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賢福坊，一名東文錦坊，俗稱壩東巷，舊傳江潮至此，有壩限之。東通平津橋，俗稱貓兒橋。

太平坊，東與通和坊對。

惠民坊，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巾子巷，舊名市南坊。

中瓦巷之南，宋時有武林園，通後市街。稍北，爲龍翔宮。

甘澤坊，與寶祐坊對。

文錦坊，西通三橋街者，俗稱洋壩頭。

自賢福坊而北，至羲和坊，爲安平巷、永清巷、日新巷。自文錦坊而北，至壽安坊，爲連二巷、修義坊、富樂坊、最樂坊、教睦坊、泰和樓、積善坊、秀義坊。

安平坊，東通方便橋。

永清巷，舊名蘭陵坊，俗稱水巷，東通永清橋。

日新巷，宋有日新樓，東通日新橋。

羲和坊，西與壽安坊對，東通芳潤橋。

連二巷，宋有連二茶坊。

修義坊，俗稱肉市巷，又稱姜椒巷，西通軍將橋。

富樂坊，俗稱賣馬巷，內有狗兒嶺，今夷爲平路。

最樂坊，舊名衆樂坊，俗稱虎跑巷，後通大瓦子，亦曰上瓦。宋時，瓦子有名者十有三：在城則

南瓦、中瓦、上瓦、下瓦、蒲橋瓦；城外則便門瓦、候潮門瓦、小偃瓦、新門瓦、薦橋瓦、菜市瓦、錢湖瓦、赤山瓦、舊瓦、嘉惠瓦、新瓦、艮山瓦、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皆羣花所聚；蓋取聚則瓦合，散則瓦解之義也。

教睦坊，一名敦睦巷。其南，宋有銀甕酒庫。

泰和樓，宋時，城中官沽有八樓，曰和樂、曰和豐、曰中和、曰春風、曰泰和、曰西樓、曰太平、曰豐樂，皆屬戶部點檢所。樓各有庫，每庫祇直數人，官妓數十人，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觴，謂之點花牌。金銀器皿，取自庫中，往往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積善坊，俗稱上百戲巷，西通施水坊橋，內有幢子巷。

秀義坊，俗稱下百戲巷，內有東平王廟。

壽安坊，俗稱官巷，又稱冠巷，宋時謂之花市，亦曰花園。蓋汴京有壽安山，山下多花園，春時賞燕，爭華競靡，錦簇繡圍。移都後，以花市比之，故稱壽安坊。

自壽安坊而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武志坊、戒民坊、新安坊；西爲忠孝坊、修文坊、里仁坊、保

信坊、定民坊、百福巷、弼教坊、十官宅巷、棗木巷、資福巷、下瓦巷。

武志坊，東通李博士橋。

戒民坊，東通棚橋，宋爲行刑地，故號鬼門關，又曰陰山道。入巷，過棚橋，宋時謂之棚樓，粧點勾欄之所。其對，爲中和樓，乃銀甕中庫。元時，平準庫在焉。

新安坊，俗稱新安橋巷，有千勝將軍廟。

忠孝巷，俗稱崔家巷。

修文坊，西通洪福橋，宋有將作監。

里仁坊，西通鞞鼓橋，宋稱陶家巷。

保信坊，俗稱剪刀股巷。

定民坊，與戒民坊對，俗稱中棚巷，舊有棚心寺、佛牙塔、雙井。

百福巷，舊有百福院，唐天福中，錢氏建於城外。乾道五年，徙棚橋。至正間燬。

弼教坊，俗稱狗兒山巷，宋名睦親坊，今有睦親井尙存，有宗學在焉。先是，宋分宗子爲六宅，

宅各有學。南渡後，惟置睦親一宅；紹興四年，始置諸王宮太（二）、小學。嘉定九年，改宮學爲宗學，凡曳籍玉牒者，無間親疎，皆肄業焉。三年一試，如太學法。有明倫、立教、汲古

等堂；貴仁、立愛、大雅、明賢、懷德、升俊等齋。自此而西，街之南爲蕭相國祠，又西爲金鉤巷。街之北爲新慶巷，北通匾擔嶺，隱隱起伏，蓋南山之盡脈也。又西爲花園巷，又西爲洗麩橋。

十官巷，宋時有宗室之子十人居此，故名。

棗木巷，西通石湖橋，宋時范成大所居，號石湖，故名。其北爲結縛橋，相傳宋時，下瓦勾欄，觀者雲集，時馬光祖尹京，令行禁止，得遺物者，結縛於此，以待失者，故名。其東爲匾擔嶺，宋爲沂王府。

下瓦巷，亦曰北瓦，內有勾欄十三座。北有瓦子橋，舊名衆樂橋。

自興禮坊而東，至舊達達城，其街之南，爲沙皮巷、布市巷。過新宮橋，爲夾牆巷。北爲熙春橋街、清冷（三）橋街、鍾公橋街、佑聖觀街。

新宮橋，俗稱宗陽宮橋。小河之水，自新宮橋分派，從東而西，過鍾公橋、清冷（三）橋，折而北，過熙春橋、灌肺橋、金波橋、普濟橋、保祐橋、巧兒橋、亨橋、舍人橋、方便橋、永清橋、日新橋、芳潤橋、李博士橋、棚橋、新安橋、度生橋、北橋、軍頭司橋、清遠橋、百萬倉橋，折而東，與大河合流，出武林水門，俗稱市河是也。其支派自觀橋而西，合清湖河以北，亦曰市河。

夾牆巷，宋時德壽宮牆外委巷也。

熙春橋，宋有熙春樓、南瓦子。

清冷〔二四〕橋，南通沙皮巷，北通漆器牆。

鍾公橋，通上下抱劍營，本名寶劍營，錢王屯軍之所。又北，通集慶巷。

佑聖觀街，自宗陽宮折而北，東爲巡鹽察院，北爲市舶司。佑聖觀之東爲武林驛，西爲錢唐學、水亭子。

自清河坊而西，至杭州府治，其街之南，爲康裕坊、吳山坊、大隱坊、安榮坊、懷慶坊、豐和坊、龍舌頭；北爲南新街、清望街、德化街、十三灣巷、泰和坊、天井坊、文明坊。

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宋有御史臺，中爲臺廳，謂之朝堂，有御史閣位，廳以內爲西監察位，又內爲殿中位，又內爲中丞侍御史位。臺獄之門扁曰『四推』。南渡鮮置對，有屬臺官讞問者，則刑察就聽於大理之獄。

吳山坊，直北與後市街對，內有報恩寺。

大隱坊，一名小仙巷，宋徽宗時，有處士徐奭居此，徵辟不起，賜號冲晦先生。

安榮坊，上通金地山，直北與華光巷對。

懷慶坊，由此以登寶月山者。

豐和坊，近龍舌頭，可通清波門者，在天井坊對。

龍舌頭，蓋當寶月、蛾眉兩山之際，蜿蜒而來，若龍舌之吐者。

南新街，內有憐忠祠。

清望街，舊名新街，卽後市街。

德化坊，舊有仁和衛。

十三灣巷，分東、中、西三道，內有惠安寺。

泰和坊，俗稱華光巷，亦稱糯米倉巷。

天井坊，在布政司右，舊名通濶坊，今廢。其對山有天井。按臨安舊志所載，城中之井，自相國而下，有名者六十；自吳山而下，有名者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於黑龍潭云：『在寶月山，一名天井山，天晴則潭水碧色，有雨則先期變黑。』蓋指黑龍潭爲天井也。嘉泰二年，清河坊大火，郡守丁常任行視火場，得潭井於御史臺西小巷中，深五十餘尺，廣十餘尺，洶甃清潔，甘泉迸盈，得建炎錢數十枚，其堙塞必在建炎後也。

文明坊，卽中和坊，亦名淨因坊、鬧兒頭。從此而北，宋爲樓店務，又北，爲戒子橋，元爲燒鈔

庫，今爲黃册庫。又北，爲定安橋，宋有慈幼局、施藥局。○慈幼局，淳祐七年建，凡民間遺棄小兒，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二歲乃止。無人收養者，官爲願乳；有願子者，從官請之。○施藥局，淳祐八年建，元時改爲醫學提舉司，今併入都指揮使司。

杭州府前爲宣化橋，其對爲仁美坊、安阜坊，其西爲流福坊。

宣化橋，宋時俗稱懷來橋，至今仍之，謂好訟者與作惡而被刑者，至此皆有悔心也。

仁美坊，俗稱石板巷，宋時有三通判衙。又東，爲水溝巷。

安阜坊，舊名近民坊。從此而南，有淨因塔，俗稱塔兒頭。

流福坊，在府西，水口透城外，引湖水從西而東，經府前，至文明坊，折而北，過戒子橋、定安

橋、凌雲橋、福寧橋、轉運橋，合湧金池之水。今水口雖淤，而條脈猶可考也。蓋宋已前，自

錢湖門至錢唐門，引湖水入城者，爲明溝五道，暗溝十五道。明溝者，一爲清波閘，卽流福

水是也。二爲湧金閘，卽湧金池是也。三爲集賢亭水竈。四爲集賢亭後閘，今成化間所

導，經蓮花橋出曲阜橋者是也。五爲菩提寺閘。暗溝者，李泌所開六井，沈文通所開南井，

蘇軾所開新溝，通貓兒橋及雄武營者。而布政司前百獅池，西通西湖，東出水於普濟橋。又

仁和學、府學前，亦有暗溝，繞樞星門，出於凌雲橋者是也。餘不可考。夫久廢者固不可復

矣，有蹤跡可尋而坐視堙梗，非郡城之利也。

後市街，宋時爲柑子園，有龍翔宮、孟太后宅、李皇后宅、全皇后宅、六眼井，直南與吳山坊對。先是，宋時車駕朝饗景靈宮，由御街過朝天門，經中瓦前，直下。回則自洋壩頭，橫入龍翔宮，自太平坊出御街。寶祐癸丑十二月大火，遂從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右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望湖樓。其時旅邸有題壁云：『龍翔宮闕壯皇都，鑾路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關通衢。』

沈公井巷，可通修義坊者。宋嘉祐中，郡守沈文通於六井之南，引湖水，絕河，東至美俗坊，爲大井，名曰南井。宋熙寧間，井廢，郡守陳述古疏湧金池爲上、中、下，澣衣、洗馬者不得及上池，列二牕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筒以引之，並河而東，絕三橋，入於石溝，注於南井。元祐間，復廢，民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蘇子瞻復命僧子珪治之，以瓦筒易盛以石槽，疏于朝，卽以子珪之號，號其井曰惠遷井。〔二四〕傍有奉慶院，宋〔二四〕嘉泰元年，僧智師建，又有小悟空寺，今〔二五〕廢。〔二四〕

大瓦巷，北通保康巷；元時，詩婦朱淑真居此。

石榴園巷，通張司馬巷；國初，有鎮撫司。

三橋街，東通文錦坊，西至湧金門，北通剪刀街，南過惠遷橋。

自羲和坊而東，至肅義（一）街，過芳潤橋，其街之南，爲鐵線巷、普寧巷、豐樂橋、忠孝巷、雙井巷、安福巷，北爲固寧巷、興忠巷、安平巷、馬市巷、昇平巷、南班巷。

芳潤橋，俗呼炭橋，宋時爲藥市；又北爲書坊；沿河而南，爲善履坊。

普寧巷，卽柴木巷，宋時有柴木場於此。通薦橋上、中沙巷。

豐樂橋，宋有豐樂樓酒肆，其北有橘園亭；宋時，此地多樹橘，號橘園。高宗幸建康，於此登舟，作亭臨河，故稱橘園亭也。亭傍，有夏皇后宅、十少保府。其南，爲狗兒山，隱隱地中，無可登陟。其東，有常惠井。橋之上，有華光廟。其北，有青字營。

忠孝巷，舊名中沙巷。

固寧巷，內小巷曰諸投巷；相傳宋時，行市各有分地，而此巷獨無禁厲。其北爲油局橋，宋時爲油蠟局。

馬市巷，宋時爲馬市於此。東北通南班巷、茅郎巷。

昇平巷，今爲皮市，內有上四眼井、下四眼井、玉陽庵。

南班巷，宋時宗室子列南班、奉朝請者居之。

自壽安坊而西，至井亭橋，其街之南，爲二仙巷、興德巷、八仙巷、鑣作巷、成娘娘巷，北爲花市巷、馬家營巷、新房廊巷。

二仙巷，元時詩人張光弼居之。胡虛白挽詩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人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

興德巷，南通神堂巷。

八仙巷，宋有八仙茶坊。其時茶坊之有名者，曰八仙、曰清樂、曰珠子、曰潘家、曰連二、曰連三。坊中插四時花卉，名人圖畫，粧點店面。所賣有七寶搗茶、餛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則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之屬。孟杓、蓋子，皆以銀爲之，亦同酒肆，論一角、二角。茶樓多富室子弟，諸司下直人等，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

鑣作巷，西連百子圖巷。

成娘娘巷，宋時皇后無成姓，亦無賜宅於花市者；俗云神娘娘巷，豈訛而爲成歟？花市巷，宋時作鬻花朵者居之，今壽安坊兩岸，多賣花之家，亦其遺俗也。

馬家營巷，錢王屯軍之所，北通修文坊。

自井亭橋而西，爲甘泉坊、相國井。

甘泉坊，與井亭橋對。相國井有二，皆唐鄴侯李公泌所鑿也。自江湖避錢唐而擊西陵，沮洳鹵斥，化爲平原，今之城市聚落，皆江流故地也。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泌，當德宗興元時，守杭州，始作六井，引湖水以濟民，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又名化成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唐縣舊治之南，爲小方井，金牛之廢久矣。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牖二，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別派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牖，此六井之大略也。長慶間，白居易續鄴侯之績而浚治之，民以爲利。宋熙寧間，六井皆廢，民苦遠汲，郡守陳述古，命僧仲文、子珪等董其事，發溝易甃，補苴罅隙，而相國之水，清冽溢流，千艘更載而貿之。元祐五年，蘇軾復引六井餘波，至威果雄武五營之間，創爲二井。乾道三年，轉運周淙，重加浚治。淳祐七年，安撫趙與簾，自湧金門北，至錢唐門水口所入，咸作石欄，禁民不得植菱荷以穢水。咸淳間，內侍陳敏賢築室於靈芝寺前，劉公正於相國祠前洗馬，御史鮑度劾之，遂皆奪職。自宋迄今，將三百年，曠廢不理，惟相國井、西井僅存，而城中之井，無慮數萬餘，未必全賴六井也。唐、宋守臣，遞相修浚，旋復壅塞，蓋延引紆遠，則筒槽崩裂。而相國、西井，至今不竭（一）者，

蓋有自然之源，不係於水口之修不修也。父老言，大旱若宋淳祐間，西湖龜坼，六井斷流，獨吳山大井，日下萬繩，遠近賴之。蓋自宋以前，城市地脈，猶帶江滋，故多苦惡，迨今去江日久，土膏融液，霖雨滲漉，鹵斥全消，淳釀甘淡，凡井皆良，故六井之利不顯。當鄴侯時，民之仰賴者，豈可同日語哉！○過井亭橋而西，宋有俞家園、諸天閣、華嚴院、鶴林宮、激賞庫、卿監郎官宅。○俞家園，在宋初皆荒池污畝，芟稻雜植，行潦所歸。故諺云：『俞家園，一雨便撐船。』自爲行都，而閭閻輻輳，遂成平原。其南有九官宅。○諸天閣，華嚴院，晉天福間建，尋燬。宋紹興三年重建，丞相梁克家手書華嚴經一部，建輪藏，仍作亭於相國井上。元末燬。○鶴林宮，宋慶元間，旱，道士劉友真者，禱雨而應，遂請以所寓舍崇奉天將，賜額曰『鶴林』。○激賞錢庫，以供三省樞密院公用者。庫西爲小方井。其激賞酒庫，在錢唐縣南。

自泰和坊而北，至井亭橋，其河之東爲普濟橋、侍郎橋、軍將橋、施水坊橋；河之西爲油車巷、曲阜橋、欽善坊。

普濟橋，上有華光廟，俗稱斷河頭。合湧金之水，過惠遷橋、軍將橋、施水坊橋、井亭橋、洪福橋、鞞鼓橋、馬家橋、八字橋、石湖橋、結縛橋，折而東，過衆樂橋、衆安橋、度生橋，與市河

合。宋咸淳六年，安撫潛說友，因斷河堙塞，開至清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丈。

侍郎橋，宋眞宗時，工部侍郎簡所居。簡字叔廉，性和易，喜賓客，治園廬以蒔花木。導引服餌，顏如渥丹，善醫術，至老不衰，郡守孫沔表其里曰仁壽坊。

軍將橋，宋有茉莉園。

油車巷之西，宋有度牒庫、德壽橋，今廢入織染局。

曲阜橋，在靈壽寺坊前，宋有韓樞密府。

欽善坊，舊名聞善子巷，宋有柴場。

自井亭橋而北，過甘泉坊，至清湖橋，其街之東爲洪福橋、鞞鼓橋、馬家橋；西爲鮑生姜巷、清風坊、清河坊、癸辛街。

洪福橋之對，宋有紫雲坊，東有樞密五房院，西有惠利井，又名玉蓮池。引湖水以入城者，水

口在舊玉蓮堂，基北有楊和王府第。王名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和義郡王。高宗假借諸將，而存中尤深。第當清湖、

洪福兩橋之間，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爲上言之，欲引湖水以環其居。高

宗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言，宜密速爲之。』和王卽督濠寨兵，且募民夫，晝夜作陰道，引水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遶數百丈，再宿訖事。未幾，臺臣有疏言擅灌湖水私第，以象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初，羣盜蜂起，用羈縻策，刻印封之，所有淮、濶數郡，賴諸將宣力，羣盜悉平。朕籍土地外，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貲以治泉池第圃。以存中之功，雖盡賜西湖，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願卿等容之。』言者遂止。旣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以御書『風雲慶會』四字扁之，蓋取大龜俯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火災。紹定間，其家捨閣於佑聖觀，相者謂龜失其首；次年五月大火，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燼云。

鞞鼓橋之對，宋有崇訓坊。

馬家橋之對，宋有孝慈坊。

清風坊，宋稱活水巷，有莊文太子府。

清河坊，宋稱古清河坊。

癸辛街，相傳楊和王建子第於府側，取癸辛方向，其門巷曰癸辛街。宋季年，有周密公謹居此，所著有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元時，有省府、廣濟庫。洪武初，賜爲曹國公李文忠宅。永

樂間，籍於官，今爲民居。

清湖橋，與洗麩橋分跨兩河，若八字然，故名八字橋。其水過安濟橋、安福橋、丁家橋、長生老人橋、紀家橋、車橋、長壽橋、新莊橋、師姑橋、中正橋，出城外。

西湖遊覽志第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衢巷河橋

入湧金門而東，至三橋街，其街之南爲湧金池、轉運橋、永安橋、惠遷橋；北爲鑷子井、友助巷、焦雞巷、六房巷。

湧金池，吳越王時，金華令曹杲所鑿也。楊蟠詩：『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郭祥正詩：『衆沼皆涵璧，斯池獨湧金。寶光終夜見，不是月華深。』

轉運橋，俗稱渡子橋，從此而南，爲普安橋，在運司前。河西有桑園巷，併入運司。又南爲福寧橋，與油車巷相通，併入織染局。又南爲凌雲橋，在府學前。其對，宋有豐豫坊。

永安橋，在織染局前，宋稱臺後橋。

惠遷橋，一名金文橋；其南，宋有金文酒庫。內有羅漢洞，壘石峴嶽，塑羅漢於其下。其里，宋名善俗坊。又南，爲太常寺，昭勳崇德閣，繪趙普、曹彬等二十四人從祀太廟者。內有汲古

泉，又名觀音泉，乃法慧寺舊井。宋時有石刻云：『此泉清甘，雖旱不竭，故老相傳，飲之，有疾者愈，宜愛護之。』嘉泰改元，立石，今歸布政司。

鑷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城下有水門，成化十二年所開者，引西湖之水，由柳洲寺後入城，過紅蓮花橋、白蓮花橋，出曲阜橋，合西湖之水。

友助巷，俗稱四條巷，北通洗布園。

六房巷，與臺後橋對，舊有如意橋，北爲帳前營。

入清波門而東，至龍舌頭，其街之南，爲菜市巷、鐵冶嶺，郭璞井巷、金剛嶺巷、螺獅山巷、聯桂坊；北爲聖祖巷、四條巷、石板巷、關王廟巷。

鐵冶嶺，宋名豐寧坊，南上雲居山者。街左仁靜巷，宋有景獻太子府。嶺下有相公井，紹興間，節度使趙密所浚。

郭璞井，相傳晉郭景純所相度者。蓋其時杭城苦斥鹵之水，甘泉難得，景純善相地脈，故凡美井，多託郭氏爲名，士人訛爲郭婆井。

螺獅山，一名狗兒山，上通烏龍潭。

聯桂坊，元至元間，有周氏兄弟舉進士，並登甲榜，故名。

聖祖巷，直北爲荷花池。

四條巷，通塔兒橋。

清波門之南，宋有錢湖門，今塞。門之內，有牙兵寨、虎翼營、教駿營、騏驎營、白鱗井。

入候潮門向西，折而北，透永昌門大街，至下馬坡，其街之東，過諸家橋，爲烏盆場巷、東花園、道義巷、大覺巷、高陽閭巷；西爲大營巷、官井巷、談郎步巷、撫寧巷、獅子巷、福地巷、大德街、廣福巷。

候潮門，宋時西向，元時改西北向。入門，宋有都亭驛，驛左有打繩巷、侍從官宅。從此而西，直六部橋，稍北爲州橋，有吳太后宅，元有金玉總管府。

候潮門之東，舊有茅山，高可尋丈。有河經之，曰茅山河，入保安水門，過保安橋，過軍橋，折而北，合流通江橋。

烏盆場巷，南通水門。

東花園，宋時，此地多名園，高、孝兩朝，嘗幸東園閱市，至今有孔雀園、茉莉園等名。

高陽閭巷，俗訛爲羔羊巷，內有慈雲寺，巷口爲羊市。

大營巷，東通勝安倉。

撫寧巷，內有伏虎廟。

獅子巷，折北，有祇園寺。

福地巷，折北，有旌德觀。國初有浙西分巡道。其北，通姚園市巷。

廣福巷，舊名窰口巷。

馬坡巷，宋時稱馬婆巷，蓋其時在城外，馬院近之，教駒遊牝，皆於此地，故名馬坡耳。自東花

園而南，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大街，爲下馬坡。

入永昌門而西，過昇仙橋，至望仙橋，其街之南爲上馬坡巷、竹竿巷、總寧巷、武寧巷；北爲保安巷、下馬坡巷、演教寺巷、什物庫巷、板兒巷、馬院巷。

竹竿巷，南通獅子巷，北對板兒巷。

總寧巷，俗稱竹椅巷，南通保安橋，北對馬院巷。

武寧巷，一名牛羊司巷，宋建牛羊司於此，掌御膳牲（一）及祭祀之牲，有滌宮，在赤山。

保安巷，俗稱水仙巷。

演教寺巷，內有演教寺。

什物庫巷，宋時建什物庫於此。

板兒巷，一名白花蛇散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平安一橋、平安二橋、平安三橋，俗稱爲鬪富橋，乃斷河之水也。

馬院巷，宋建馬院於此，內有馬眼井。

望仙橋之東，宋有德壽宮、蔣院使花園。紹興十五年四月，奏檜建第落成。初，望氣者言：『此地有鬱蔥之祥。』檜專國，實覬覦焉，請以爲第。檜死，高宗將倦勤，乃卽第築新宮，名德壽；紹興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遷居之。以朝禁爲南內，以此宮爲北內，鑿池引水，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建冷泉亭，規制宏麗，詳見偏安佚豫志中。孝宗內禪，移居此宮，改名重華。後寧宗以奉憲聖太皇太后，改名慈福。壽成皇太后居之，改名壽慈。當高宗時，得盤松一本於聚景園中，移值宮苑，奇秀絕倫，高宗嘗自爲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榦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又嘗躬製祭文，祈神保護，其文曰：『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閒適，予情所鍾，壘培封殖，久或力窮。烏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剿

絕，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踪。常令勁節，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蔥蔥。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尙饗。」

入清泰門而西，過崇新橋、春熙橋，至清泰橋，其街之南，爲水仙巷、安肅坊、崇新巷、南場巷、春熙巷、九曲巷、佑聖巷、義井巷、寧海巷，北爲同德坊、蒲場巷、崇新巷、石板巷、北場巷、熙春巷、豐禾巷、高橋巷、忠孝巷。

安肅巷，南通下馬坡，內有香餅園、菩珠巷。

崇新巷，南通板兒巷。

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渡江，還臨安，泊舟裝駕於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也。

士人訛爲臧家橋。

南場巷，北對北場巷，內有假髻兜。

春熙巷，北對熙春巷。

九曲巷，對小學巷。

佑聖巷，南通佑聖觀。

義井巷，俗稱四眼井，咸淳志云：『水宜染紫。』

寧海巷，俗稱林木梳巷。

同德坊，南對安肅坊，北爲北營。

崇新巷，自北而西，爲淳祐橋，直北爲橫河橋。

石板巷，內有葫蘆兜。

熙春巷，宋有雙茶坊。

豐禾巷，宋有豐禾倉。

忠孝巷，俗稱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橋，舟行上河者，檣此。

入慶春門而西，至延定坊，其街之南，爲新開路、蒲場巷、普庵坊、瓦子巷。過菜市橋，爲保信巷、

舊城基、肅義坊、福祐巷。過蒲橋，爲上八界巷、下八界巷、清寧巷。過惠濟橋，爲興忠巷、嘉新

坊、延定巷。北爲文東巷、清平街、花斗巷、信善巷、東清巷、忠清里、安衆巷、小福清巷、七寶巷、

大福清巷、木場巷、醋坊巷。

新開路，舊名麻柴巷，又名刀茅巷。

瓦子巷，宋名菜市橋瓦。

菜市橋，舊在門外上唐沙地，宜菜，故宋時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之謠。其河曰菜市河，

又曰東運河，其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堙之，故稱斷河頭也。其水過鬪富橋、春熙橋、淳祐橋、橫河橋、慶春橋、壩子橋，出艮山水門。

保信巷，一名保寧巷，南通回回墳、中班街。

舊城基，元時禁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毀。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出三里，而絡市河於內，此其舊基也。

肅義坊，內有佛慧寺。

福祐巷，俗稱皮市巷，折而西南，有荷花池、紫瓊觀。

蒲橋，東堍，宋爲昌樂坊。

下八界巷，宋有崇恩延福院。

清寧巷，內通西北巷。

惠濟橋，俗稱鹽橋；宋時，鹽船待權於此。上有廣福廟。西堍，宋爲興德坊。

興忠巷，南通豐樂橋。

嘉新坊，俗稱七郎堂巷，又稱祖廟巷，國初，有鎮撫司。

延定巷，俗名糴子巷。

文東巷，北有潮鳴寺、回龍橋。

花斗巷，內有多福寺。

信善巷，一名信扇巷。

東清巷，內有半升寨、海螵溝。

忠清里，本名昇平巷，北爲褚家堂。正德十六年，里人胡世寧爲都御史，時御史唐鳳儀按浙，欲爲世寧建坊於門閭，世寧辭之曰：『僕計偕時，已得坊費，後遭宸濠之難，被逮京師，當道義助，補前之缺，家人先後妄費，非有司不曾加惠也，豈敢瞞昧，再叨厚貺？竊念僕居近褚堂，以遂良故里得名。近世同里有王公琦者，歷官教職、御史、僉事，皆有政蹟，而清介絕俗，晚年休歸，枵腹以歿，諸孫見爲傭工。項公麒者，歷官司務員外、郎中，文學廉孝，冠絕一時，而病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蓋以俗尙通達而賤方介，以致二公泯滅如是也。此堂街口有平安坊，蓋取在籍坊名爲額，今廢已久。欲請於官，復造一小石碑，上刻三公名氏，更題曰忠清里，以勵夫人，而後死者亦與有榮焉。』鳳儀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布政使李默，併勒世寧名於上。里內，東有樞密巷、幹轄巷，宋有幹〔一〕轄司，威乙巷。西有大東門。轉南，樓子營、鑿石巷、大夾道、小夾道、梅東門。

安衆巷，內有青字營，錢王所立。

七寶巷，內有七寶寺。

醋坊巷，宋時有醋庫十二，一在此，一在府街後，一在菜市橋，一在小新營，一在棚北橋，一在

洋壩頭，一在井亭橋，一在朝天門，一在三橋，一在龍舌頭，一在范浦，一在江漲務。

入艮山門，折而東南，爲廣豐倉、廣積倉、淳祐橋巷、白洋池、田家灣、通濟橋、梅家橋。

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

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白洋池，在通濟橋東，周三里，深不可測，時有神物潛焉。宋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皆涸，茲池

汪濊如故，郡人趨汲之，至有攜鬻市中者。池上有張家寺。

通濟橋，俗稱梅東高橋，其傍有臙脂橋。

西湖遊覽志第十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巡撫都察院、巡按察院、巡鹽察院、清軍察院、布政使司、布政分司、都指揮使司、都轉鹽運使司、杭州府、杭州前衛、杭州右衛、仁和縣、錢塘縣、杭州府儒學、仁和縣儒學、錢塘縣儒學、織造府、吳山書院、市舶司、杭州府稅課司、武林驛、鹽倉批驗所、惠民局。

巡撫都察院，入俗民坊，在通江橋東，舊爲清軍察院。嘉靖二十六年，以海寇擾越中，設都御史提督軍務，以此爲行臺。〔一四九〕

巡按察院，在正陽門北，元時置江南行御史臺，歲遣監察御史二員，分巡省地。當時有兩察院，一在按察司右紀家橋邊者，名北察院，守省御史居之。一在朝天門外正陽門北者，名南察院，監燒緡鈔御史居之，卽今所也。國朝歲遣御史分巡浙江，則猶元時守省之職，而按察使、副使、僉事，與御史參舉吏治，其初權等耳，乃今重內輕外，而激揚之權，總歸御史矣。

巡鹽察院，在宗陽宮東，舊爲太平興國傳法寺基。南宋初，普照法師建。皇明正統三年，遣御史巡視兩浙，催督鹽課，遂改寺爲行臺。

清軍察院，卽今巡撫都察院也，舊爲三皇廟廢址。先是，清軍御史寓朝天門外（西）西天寺，正德間，改建於此。

布政使司，宋南渡初，爲殿司寨，尋改安撫司治，復改祕書省。元至元間，遷（三）江淮行省於此，總兩浙、福建、江西四道，并開元宮址廣之。至正十九年，析福建一道，置行省。國初，天兵平浙，因元舊，置浙江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來屬，屬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五。司內有紫薇樓，門外百獅池，皆宋、元故稱。蓋紫薇，中書省之號，而百僚師，師亦宰相之法像也。樓後有山，疊石蒼翠，嘉樹森列，乃元時丞相別兒怯不花所治。山下有松化石，節理宛然枯枿也。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廣濟庫，皆在司內。

宋祕書省，以藏累朝御著信史、古書、彝器、名畫，汴京建於禁中，紹興初，寓法惠寺，十三年始建于此。省內有右文殿、祕閣、國史院、道山堂、著作之庭、國史日歷所、書庫、寶庫、羣玉堂、席珍亭、渾儀臺。其前、有方等院。○淳熙五年九月二十日，孝宗臨幸祕書省，賜丞相

史浩以下官詩云：『玉軸牙籤煥寶章，簪紳侍列映秋光。宴開芸_(三)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罄嘉猷爲贊襄。』著作權禮部郎呂伯恭和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實學酬天造，敢効明河織女襄。』又獻詩二首云：『麟臺高柳識琯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畋漁。』又云：『紫清丹極與天隣，闔闢乾坤繫笑顰，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周公謹遊祕書省記云：『乙亥歲秋，監丞黃汝濟以蓬省勾點，邀予偕行，予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取之長樂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曾殂，復獻韓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傍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諤所爲，精緻_(三)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

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二盂〕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笑魚丘子圖，唐摹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環『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也。』

布政分司五：曰管糧道，在蛾眉山麓。曰杭嘉湖道，在朝天門外，舊爲巡視都察院，元時西天寺舊基也；延祐間，西僧板特達降香普陀山，過錢唐，建此。曰金衢嚴道，在太平坊，舊爲鎮守府後宅。曰溫處道，在本司儀門外。曰寧紹台道，在運司河下。

都指揮使司，本元行宣政院也。洪武三年，置杭州衛都指揮使司，其時，徐司馬以其故址開建。八年，改爲浙江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而王誠、陳垣，又拓大垣廡，遂以前、右二衛附焉。其經歷司、斷事司、司獄司，皆在司內。

都轉運鹽使司，在湧金門內，本宋轉運司治也。太平興國二年，開署於鳳凰山雙門內，熙寧

間，徙建今所。職司漕輓，訊訟牒，誨民利病，領郡縣學校，應詔選士，其權甚重，鹽課特其瑣事耳。元至正十四年，改爲都轉運鹽使，專掌鹽課。國朝因之，設運使、同知、副使、判官、經歷、知事。

杭州府，自吳越王已前，在鳳凰山下，宋南渡，取爲行宮，徙州治於竹園山淨因寺故址。元時改爲杭州總管府，皇明改爲杭州府，設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屬縣九。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府內。其府治正廳，元時扁曰『宣化』。後堂，宋時扁曰『簡樂』。洪武十五年，郡守阮友竹扁曰『思政』。嘉靖二十一年，郡守陳仕賢建別館於儀門之外，扁曰『親賢』。宋有中和堂、簡樂堂、見廉堂、聽雨軒、恕堂、愛民堂、承化堂、三桂堂、吏隱堂、講易堂、清明平軒、景蘇堂、玉蓮堂、香遠樓，並廢。○中和堂，舊在鳳凰山府治，嘉定間，安撫趙時侃建之，以存舊跡。簡樂堂，卽今後堂是也。時光宗以太子領尹，奏書有『訟簡刑清，百姓和樂』之語，後二年，郡守胡與可乃撫『簡樂』二字，扁於堂，且丐御書，司業薛元鼎爲之記。見廉堂，咸淳間，安撫潛說友得璽書，有『足見廉能』之褒，遂建堂而扁之曰『見廉』。聽雨軒，景定間，安撫劉良貴建。恕堂，紹定間，安撫金天錫建。愛民堂，淳祐間，安撫趙與憲建。承化堂、三桂堂，嘉定間，安撫袁詔建。吏隱堂，紹興間，安撫張澄建。講易

堂，卽吏隱堂也，隆興初，陳輝改建。清明平軒，潛說友建。景蘇堂，景定間，安撫魏克愚建，以文忠公嘗守郡，有治績也。玉蓮堂，亦舊府治所有，後守重建於此，魏克愚徙之錢唐門外；潛說友遂卽其廢址爲香遠樓，高出城表，平挹西湖，山翠橫陳，芙蕖布渚，香遠而益清，爲郡署最勝。

杭州前衛指揮使司，舊在錢唐門太平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左，統五千戶所。

杭州右衛指揮使司，舊在泰和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右，統五千戶所。

仁和縣，舊名錢江縣。吳越時，在梅家橋西。宋紹興三年，遷觀橋東招賢坊。元初，遷於府左。皇明洪武初，復遷招賢；四年，知府劉文以縣附府爲便，仍遷府左，乃元時錄事司舊址也。宋有無倦堂、安敬堂。

錢塘縣，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平帝時，更名泉亭。尋復名錢唐，徙錢湖門外。唐武德四年，避國號，改唐爲塘，徙錢塘門裏。宋南渡後，建景寧宮，復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皇明洪武四年，知府劉文徙於府右。宋有畫簾堂、勤清軒。

杭州府儒學，在運司河下，府治之東；宋初，在通越門外鳳凰山之右，紹興元年，徙建於此，并今府治，皆淨因寺舊基也。嘉定九年，教授袁肅、黃灝言於朝，拓大之，楊簡爲記。紹定四

年，戶部侍郎余昉增置學田，周端朝爲記。元至正十二年，燬於寇，守臣帖睦烈思購禮佛寺之南，得地八丈，提舉王大本爲記。二十二年又燬，守臣夏思忠盡購禮佛寺地，南北二百步，東西一百六十步，提舉楊翮爲記。皇明洪武八年，重新之；永樂十八年火；宣德初，大理寺卿熊槩以上命重建。正統元年，按察使軒輅增建號舍。其制，左爲大成殿，右爲明倫堂，卽宋時養源堂也。宋有八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崇禮、曰賓賢、曰志道、曰尙志。減爲六，又減爲四：曰志道、曰據德、曰時習、曰日新。今仍之。後爲崇文閣，卽宋時稽古閣也，俗稱尊經閣，內有宋高宗御書易、詩、書、左氏春秋、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等篇石刻。臨安府尹趙礪老於太學建尊經閣，積墨本閣上，奠石刻閣下。宋亡，學廢。元改爲西湖書院；皇明改仁和縣學；後學徙而石刻從之。正德十三年，提學副使徐蕃徙置府學，而聖賢像贊、宋理宗道統十三人贊、蘇子瞻表忠觀碑皆在焉。學前爲凌雲橋，卽宋志所稱凌家橋。○昌文侯祠，本學土神也，侯爲徐文慶，宋岳武穆王飛部將，有戰功，飛死，侯遂不祿。孝宗理飛冤，褒崇及其部將，遂賜侯爲昌文侯，牒充太學土神，今仍奉祀焉。○鄉賢祠，在儀門外，舊祀嚴子陵以下一十六人。皇明洪武中，教授徐一夔增祀六人：漢處士富春嚴光、晉臨海太守錢唐范平、晉中尉錢唐褚陶、晉處士富春孫晷、齊處士鹽官顧歡、

梁參軍錢唐褚修、梁處士錢唐范琰、唐右僕射錢唐褚遂良、唐禮部尚書鹽官褚無量、唐大都督鹽官許遠、唐諫議大夫給事中新城羅隱、宋侍中臨安錢惟演、宋和靖先生錢唐林逋、宋知制誥寓富陽謝絳、本陳郡人、宋諫院臨安錢彥遠、宋八行先生仁和崔貢、宋本〔五〕學教授錢唐吳師仁、宋贈太師鹽官張九成、宋工部侍郎臨安滕茂實、宋端明殿學士於潛洪咨夔、宋吏部侍郎臨安俞烈、宋知處州事昌化章樵、宋刑部尚書餘杭趙汝談、宋刑部侍郎寓鹽官楊由義、本汴人、宋將作監丞富陽李軌、宋右丞相富陽李宗勉、宋處士寓錢唐謝翺、本閩人、宋處士富陽朱清、元尚書右丞富陽葉李、元石塘先生寓錢唐胡長孺、本永康人、元湖南肅政廉訪使寓錢唐鄧文原、本綿州人、元處士寓錢唐劉濩、本莆田人、元處士錢唐劉汶、元江浙儒學副提舉錢唐白珽、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錢唐仇遠、元處士錢唐吾衍、元寧國路推官寓錢唐楊載、本浦城人、皇明四川按察使僉事仁和王琦。

仁和縣儒學，宋紹興三年，縣令孫廷直始建於觀橋之北，卽今貢院基是也。洪武十一年，教諭沈尊，訓導下埜、瞿佑，病其卑隘，而宋太學在前洋街，元改爲西湖書院者，頗弘敞，尊等言於朝，請改爲縣學，上許之。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鼎以其迫近臬臺，乃徙府學之右，本元時試院也。中爲明倫堂，卽宋時彝訓堂，宋爲四齋，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元因之，今減

爲二齋，曰正心、誠意。

錢唐縣學，宋紹興間，建於長生老人橋西；嘉熙四年，趙與權斥大其址。至正十二年，燬於兵。皇明洪武三年，知縣邵復亨以湫隘，購地佑聖觀之西，遂以建學。九年，僉事潘繼祖重新之。正統初，按察使軒輓增建號舍，爲門曰『集賢』。景泰間，副使鄭彥譽增置什物。宋分六齋，曰友善、辯志、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元減爲四，今減爲二，曰進德、修業。

織造府，在旗纛廟西，掌供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於斯如坊朱家橋。永樂中，因地卑溼，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盡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吳山書院，故鎮守府也。元時爲平準行用庫，俗稱倒鈔庫。國初因之。正統間，命內臣鎮守各省，改爲府署。嘉靖間，革除鎮守，改爲吳山書院。

市舶司，本宋德壽宮後圃也。永樂中，命內臣掌海舶互市於此。內有芙蓉石，高丈許，竇穴玲瓏，蒼潤可愛。嘉靖中，改爲南關公署。

杭州府稅課司，在文錦坊西，洪武五年建。

武林驛，在芝松坊，吳元年，建於武林門外；洪武二年，徙建於此。

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國初因之，洪武十五年，改今名。惠民局，在吳山書院北，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西湖遊覽志第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祠廟

旌德觀、蕭相國廟、關王廟、助聖廟、東平忠靖王廟、千勝將軍廟、鄴侯祠、金華將軍廟、昭節廟、三忠祠、忠烈祠、廣福廟、旗纛廟、憐忠祠、揚清祠、三太傅祠〔三姜〕。

旌德觀，在保安坊內，舊名先賢祠。宋寶慶二年，京尹袁詔建於蘇堤，以祀鄉名士烈女，共三十九人，人各爲贊。其名士爲唐時陽城許由，漢時富春嚴光，吳時餘杭凌統，晉時錢唐范平、褚陶，富春孫惠，宋時錢唐范叔孫，餘杭卜天與，齊時錢唐杜京產、褚伯玉，鹽官顧歡，梁時錢唐范述曾、范元琰、褚修，唐時錢唐褚亮、褚遂良，鹽官褚無量、許遠，於潛章成緬，後梁時臨安錢鏐、新城羅隱，宋時錢唐錢俶、錢彥遠、錢明逸、錢勰、林逋、郎簡、沈文通、吳師仁、虞奕，仁和崔貢，餘杭陸誥，鹽官張九成，富陽謝絳。烈女則晉時富春孫夫人，唐時錢唐馮孝女等。明年，詔易其額曰旌德觀，中書王暨爲之記。元時，改建今所；國初燬，成化十一

年，道士許道昌、史志中重建；時參政張寰、僉事李燾倡義助之，停烈女之祀，而增府學所祀鄉賢共五十五人。

蕭相國廟，在彌教坊內，以奉漢鄼侯蕭何者。宋時，廟在汴京，南渡後，建廟於此。蓋戒民坊爲戮人之市，而蕭何定律令，平刑獄，義有所取耳。嘉靖十四年燬，道士蔡如樟重建。

關王廟，在義和坊，以奉漢壽亭侯關雲長者。宋嘉定間建，元末燬，洪武三年，道士吳一清重建。

助聖廟，在忠清里，以祀唐僕射褚遂良者。遂良字善登，錢唐人，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在任多讜言，太宗欲自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太宗曰：

『朕有不善，卿必記也。』對曰：『臣職（一毛）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遂良諫：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故諫者救其源。』時皇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

諫曰：『刺史，民之師帥也，臣謂皇子且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帝許立魏

王泰爲嗣，遂良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遂良言：『非萬乘六師所宜行。』進黃門侍郎，參綜

朝政。高麗逆臣莫離支貢金，遂良引魯納郃鼎之事諫止。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上諫：『父子滯（一弄）愛者多愆。』拜中書令。帝疾，召遂良，無忌受遺詔。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歸陛下此笏，乞放歸田。』武氏立，遷潭州都督，徙桂州，貶愛州刺史，卒。父亮，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祖玠，陳祕書監。曾祖蒙，梁太子中舍人。高祖湮，梁御史中丞。並著名前史。

東平忠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霽雲、姚閻、雷萬春者。巡，南陽人。遠，鹽官人。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時巡爲真源令，起兵討賊。守雍丘，與賊將令狐潮大小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瘡而鬪。時有大將六人，以勢不敵，白巡請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之，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戰守積六旬，馬裁二百，兵三千，遂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爲兄；遠自以材不及巡，讓巡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霽雲、萬春，咸彊毅善射。時賊將尹子琦（一弄）、楊朝宗等，以十餘萬衆，圍困睢陽經年，乏食，士日賦米一勺，齧木皮革紙而餉者，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巡出愛妾，烹以啖衆，遠亦助以奴僮，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巡

遣霽雲如賀蘭進明乞師，不得請；進明饗之，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卒不食去。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厲賊。』城遂陷，與遠等俱被執。巡罵賊不屈，與霽雲、萬春、閻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尹子琦〔二〇〕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後封巡東平王，諡忠靖。唐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廟建于宋建炎二年，元末燬，皇明洪武三十年，里人吳興捐貲重建，布政使王鈿爲記。〔二六〕

千勝將軍廟，在新安坊，其神張亞夫者，巡子也。拜金吾大將軍，立廟雒陽。宋南渡時，凡汴京有廟者，皆得祀於杭，故建廟於此。元元統間燬，皇明洪武間，僧廣成重建。

鄴侯祠，在井亭橋西。鄴侯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唐玄宗時，以奇童召見。及長，博學，善治易，嘗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待詔翰林，楊國忠等嫉之，斥置蘄春郡。肅

宗卽位，泌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廣平王行軍司馬，益親信用事。李輔國嫉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取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初，泌無妻，不食肉，帝強詔食肉納婦焉。元載惡不附己，出爲江西觀察使判官。載誅，帝詔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有惠政，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民取汲。德宗在奉天，召授散騎常侍。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未幾卒。史臣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位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于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鄴侯旣薨，杭人感其惠，立祠于此，翼以僧舍，俗稱西井寺。宋淳熙十一年，賜安國羅漢教寺額，景定五年，改嘉澤廟。元季燬，祠廢而寺猶存。成化間，都指揮王景端重繪侯像，布政使楊維高拓故祠而奉之。至今祠寺並建，祠前有井，徑丈許，底與湖通，鄴侯所鑿也。井中金、玉魚數百頭，游泳啣噉，滋乳日繁。

金華將軍廟，在湧金門內，其神曹杲者，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時郡兵叛，杲以計平之，吳越王嘉其功，就擢婺守。宋初，吳越王入朝，委以國事，遂卽城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以便舟楫。王歸，嘉之，題曰『湧金』，立石池上。杲卒，郡人立祠祀之。

昭節廟，在保安坊，其神曰喬亢、陸軌，襄漢人，仕周爲殿侍東三班。宋太祖受禪，自宣祐門入，守者拒弗納，乃自移門入。旣受朝賀，卽召宣祐門守者，一班皆自殺，太祖大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入以青紅二色帛爲帽飾。二人旣出，復自殺，太祖義之，命立祠祀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適郡城大火，空中見青紅二旗，書喬、陸二字，火遂息，民益神之。事聞，孝宗賜額曰『昭節』。

三忠祠，在義和坊東，舊名旌忠廟，今覺苑寺是也。其神曰高永能、景思誼、程博古。宋元豐間，同爲統軍，禦虜銀川，戰死，廟食于鳳翔和尚原。宣和間，方臘寇睦州，討捕者禱神而勝敵，上其事，始封爲侯。南渡後，張浚、吳玠，總兵鳳翔，神屢以陰功助武，朝議嘉之，加封王爵，建廟于望仙橋北，額曰『旌忠』，俗稱三聖廟，今三聖橋是其所也。高宗將建德壽宮，徙置今所，廢覺苑寺以居之。皇明宣德中，重建覺苑寺，遂奉神爲寺土神。

忠烈祠，在衆安橋南，以祀宋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者。雲乃武穆之子，憲爲武穆部將，

或云其婿也。此橋爲二侯就戮之所，里人憐其冤，立祠祀之。正德十五年，巡鹽御史劉樂拓大其基，參政鄒虞爲記。

廣福廟，在鹽橋上，其神曰蔣七郎崇仁者，里人也。仗義樂施，做常平法，以家貲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規以爲常，里人德之。比卒，卽其家立祠祀之，有禱輒應。咸淳初，京尹潛說友請于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孚順侯，崇義孚惠侯，崇信孚祐侯。淳熙間，京尹韓彥質將改作其祠，神忽憑老兵言，願徙橋上，遂立廟焉。士女爭趨之，日擁隘橋東西十餘丈，至不得旋踵，兩街沽酒作餐餌，鬻象馬錢二三十家，供給不暇。至今父老言神異事甚多，而石塘胡長孺爲神作傳，述宋時劉宗申事獨著。云：『劉宗申者，暴戾士也，以縱橫說，游蜀、荆、江、淮間。客李會伯所，怨會伯子杓，誣以陰事，罪至死，會伯納官以贖，猶除杓名。劉借七寶寺館焉，買妾置券，盛陳金銀器、飲食。妾父若牙僧，夸示多藏。奴薛榮刺知藏處，夜懷刃入劉臥中，殺劉，擇取藏物逃去。捕急，臨安尹韓君矢侯曰：「三日不獲榮，夷廟、毀像」。榮卜往崇德利，韓君亦卜往崇德，必見獲。已而往崇德，果獲榮。榮自言，逃時常彷彿見邏人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若有攝者然也。胡長孺曰：「前此四十四年，在虎林，聞故老誦說，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

食文思院米三千石，民間又藉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廩於鹽橋北。糴湖、秀、蘇、常州米，置碓〔三〕房，舂治精善，歲六十萬石，輒取賤價糴與民。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糲惡，駟僧不罹刑。今口籍除去乘來，與故時無懸殊，若牧守人效忠惠時規模，民亦效孚順侯昆季，飢歲尙使勿知，況平歲耶？」

旗纛廟，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後，以祀軍牙六纛之神，每歲驚蟄、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揮使徐司馬改建于普濟橋東，詔停春祭。歲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製軍器遶城迎之，鼓吹殷作，謂之揚兵，至日乃祭。

憐忠祠，在清河坊內，以祀皇明贈太傅于肅愍公謙者。正統十三年，英廟北狩，謙以兵部尙書當國，有功，竟以誣戮。弘治初，敕建憐忠祠於其故第。

揚清祠，在褚家塘，以祀皇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南京刑部郎中項麒者。琦字文璣，錢唐人，永樂間舉于鄉，除汝州學正，尋授監察御史，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以母憂去。起復四川，整飭兵備，非其好也，乞歸。歷官清白，家無石儲，衣敝，以紙補隙。嘗歲暮大雪，僵臥數日，人有憐而餽食者，致恭則受，稍怠卽辭卻之，曰：「吾不忍啖嗟來也。」郡守胡濬，聞而餽之百金，不受，乃述其清行聞于朝，以上命賜之。琦復辭曰：「祿以養士，未聞養民

也。無功而食，將無愧于心乎？」士流莫不歎服，竟以飢寒發病卒。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間以貢士授南京吏部司務，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成化初，以母病，乞改南京，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陞江西司郎中，以病告歸。雅操尚潔，不入公府，嘗不給于饗殮，而吟詩鼓琴，晏如也。巡臺藩臬若郡縣之長，欣覲高標，而麒終不肯屈節往見。正德二年，平湖令甯某被逮于臬司，憲長邵公諭之曰：「何不學項正郎？清白正人在邇，而不往親炙，自忍點染，何也？」甯頓首出，齎百金入贖于麒。麒厲聲曰：「君事果枉，法司自能直之，苟不枉，則受罪乃其所也。既剝民以自贖，復以贖己者贖人，是誠何心哉？」甯赧汗而退。明日，麒無疾而卒，年八十有二。正德十六年，御史唐鳳儀廉二公清節，以其與褚僕射同里也，表其閭曰忠清里。嘉靖十一年，錢唐令王鉞，立二公神位于褚祠，併祀之。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允、郡守陳一貫，以擬真道院奉二公，題曰揚清祠。

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安字安石，金陵人，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王導深器之。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

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屢召不起，有司劾請禁錮終身，安遂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而安妻者，劉惓妹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頃之，拜侍中，遷吏部尚書。桓溫卒，進安中書令，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薨，贈太傅，諡曰文靖。○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舉進士，調嵎縣尉。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

曰：『文士在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青田縣，御史葛邲等薦之，孝宗召見，奏對雍容，除籍田令。紹熙改元，權給事中。會韓侂胄破格轉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侂胄驀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請罷其命。』二年，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朝，累拜右丞相，尋以少傅致仕，薨。以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諡惠正。○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二年，舉進士第一，累官修撰、諭德學士，進大學士。敬皇帝晏駕，與太_(二)學士劉健、李東陽同受顧命，輔毅皇帝卽位。正德初，議政不合，致仕歸。嘉靖初，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尋薨，贈太傅，諡文正。(二五)

西湖遊覽志第十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道院

宗陽宮、龍翔宮、靈順宮、佑聖觀、景隆觀、玄同觀、紫瓊觀。

宗陽宮，本宋德壽宮後圃也，去吳山東北五百步，新宮橋之東，三聖廟橋之左。先是，紹興間，望氣者言：『其地有鬱蔥之祥。』遂建德壽宮。高宗禪位後居之。咸淳四年，以後圃築道

宮，曰宗陽，祀感生帝，每遇孟享，車駕嘗臨幸焉。有無極、順福、毓瑞、申佑、景緯等殿，玉籟、蕊簡等樓，大範、觀化、觀妙等堂，會真、澄妙、常淨等齋，丹丘、玄圃等亭，皆揭以奎藻，闢圃鑿池，花卉森茂。元初燬，延祐間，真人杜道堅重建，築老君臺，肖老聃像于中，旁列尹喜、辛餅、庚桑楚、南榮趯、尹文子、士成琦、崔瞿、柏矩、列禦寇、莊周。趙子昂爲之記。元季燬，洪武間，葉月庵、永樂丙申，周道淵、宣德癸丑，沈復珙、弘治元年，沈復純相繼重修。內有老君臺、得月樓。○杜道堅，號南谷，當塗人，風度清雅，嘗以中秋，集儒彥，登老君臺

玩月，分韻賦詩，楊仲弘爲絕倡。其詩云：「老君臺上涼如水，臥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龍蛇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龍翔宮，在清湖橋西。先是，理宗既卽位，詔以沂邸爲龍翔宮，以祀感生帝。宮在後市街，其傍別作南真館，以棲道流，錫田千頃。元至元間，胡僧楊琿真伽凌轢道流，改宮爲壽寧寺，住持胡元洪力爭于朝，僅得田土一半，而宇不可復得矣。乃改建今所，卽故宋楊和王宅第後奉神祠也。齋居有十，曰履和、順正、全真、宜休、觀妙、東明、環隱、中和、守正、安晚；中門曰昭符，鐘樓曰和應，藏殿曰琅函。寶藏規制宏麗，視舊益加。元統間燬，住持史景仁重建，楊維禎、葉廣居爲之記。方丈後壘石鑿池，蒔藝卉木，婆娑蓊鬱，象海中仙島，號小蓬山，陳旅爲之記。元末，張士誠占爲軍器局。國初，住持毛繼祖請於朝，復之，今爲叢林，內有魚樂軒。○楊維禎碑銘云：「一馬渡江一馬龍（云云），東觀邸闢森開張，穆將祀予感生皇，疾以慄怒靈威昂。十一景緯生寒芒，天人南下南斗傍，朝與龍飛暮龍翔，翠蓬三度黃塵揚。靈宮突立天中央，湖眉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乳長，黃鬚仙伯古冠裳。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清淨掃赤尾淨（云云），六龍在天天下昌，山君海孤紛來王，南極上壽日重光。○桂衡魚樂

軒詩：『疎簾清簟卷瀟湘，讀到南華第幾章。活水遶門春潑潑，游鱗吹浪暖洋洋，朱紅欄檻通方沼，紺碧桃花出矮牆，遲日沙波牽細荇，微風盤〔六〕石掃垂楊。屢分早飯烏麻熟，曾醉春醪白朮香，異日鯤鯨終變化，當年雞犬亦騰驤。天寒翡翠毛衣薄，月出珊瑚樹影長，莊子濠間從看去，琴高海上許騎將。梅邊洲渚渾清淺，雁後蒹葭愈老蒼，一曲棹歌聲欸乃，三生漁父夢滄浪。積來皓雪深爲洞，留住朝雲巧作房，王母蟠桃依舊好，麻姑麟脯至今藏。時迎賀客皆英彥，日課詩書敢怠荒？別有功名期令子，臥冰無用學王祥。』

靈順宮，在板兒巷旱河頭，舊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丞相鄭清之修。皇明正統間，真人張澹然扁名『靈順』。

佑聖觀，在興禮坊內，宋孝宗潛邸也。光宗、寧宗皆誕于此。淳熙三年，改爲老氏之宮，以奉北極佑聖真君。時趙粹中爲吏部侍郎，夢有客謁之，著羽衣，長七尺，視其刺曰：『北方鎮天真武靈應真君』。粹中奉神素謹，趨下迎揖，不敢執主禮，神因請粹中東向坐，曰：『侍郎，今日之事，子爲政矣。』粹中局躄而寤。明日，得旨，爲奉安聖像使。紹定間，賜額曰『佑聖宮』，命學士院書之，篆書佑字，傍無人字，道流呶然曰：『宮無人，何以自立？』事聞，上特許加人字。孝宗嘗題杜甫詩于壁，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理

宗又書全篇于東宮廳之屏。元大德七年燬，踰年重建，改爲佑聖觀，基甚宏敞，今錢唐學舍皆其地也。元季兵火，此觀獨存。皇明洪武十五年，置道紀司于觀中。元時，有道士王景周者，開東閣以居，卽今錢唐公館是也，蘇伯衡爲之記，略云：『王景周居佑聖觀之西廡，居之東，有地二畝而贏，翦荒剔翳以爲圃，修竹數百竿，夷其中，可列坐，風月之夕，或觴或弈，無適不宜，曰『洗竹亭』。亭之右，隱阜（云）起，有樹鬱然，則七葉木也，曰七葉坡。由坡而西，有屋兩楹，中庋髯几，琅函森列，曰禮經筵。筵後，重屋朱薨，碧瓦翔于物表，白雲依簷，君思親之不可見，則泫然出涕，曰夢雲樓。樓之下，簷之外，深榭翬飛，護以欄楯，傍植葡萄蔓，延其上，彌布四阿，清風自生，日影不下，曰清暑簷。簷之外，黃精、蒼耳、白朮、紅藥、椒蘭、芎芷、杞菊之屬，雜然並蒔，秩若布卦，曰種藥畦。中畦築圓基，而墁以甃，一鶴棲息其上，甚馴，曰馭鶴臺。臺側巨石虎蹲，可踞而吹笙，曰吹笙石。石側冬青十餘株，離立若相峙，而高皆數丈，蒼翠掩映，下甃小逕，曰冬青逕。逕南出，直小園，有井焉，甘冽異常，得開元宮浴鵠池八稜石欄置其上，曰天一泉。就而洗藥，郁烈四達，好事者比之神漢，曰洗藥井。○石欄上刻虞伯生天一泉銘，蓋開元宮故物也。銘云：『大荒南陲元氣積，陰關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名錫天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

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饗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甓，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文纒辟。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磴刻文未漫畫，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繫繹，金室玉堂萬無數。』

景隆觀，在保民坊板兒巷，宋嘉定十四年，詔以舊修內司改建，名通玄庵，在新門外，寧宗書『景命萬年閣』。元末築城，移入城內，尋燬于兵。成化八年，史志中重建。

玄同觀，在癸辛街。元至元間，都道錄郎如山建，大德間賜額，尋燬。皇明宣德二年，道士殷大宗重建，內有瞰碧園，清麗可賞。

紫瓊觀，在鹽橋南荷池上，元延祐間，真人吳全節建。

長春庵、凝真庵、純陽庵、玉陽庵、奉真院、玄真院、洞玄院、崇善院、顯真院、洞真院、真濟院、上真院、白馬廟、華光廟、五顯廟、廣福祖廟。〔志〕

長春庵，在相安巷。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唐人，家業溫飽，其妻蔡氏，一旦，語其夫云：

『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畀夫取妾，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需。夫曰：

『汝旣修真，吾無子女，何忍獨墮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與

夫各建一庵于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

妙，時謂之雙修云。蔡氏號沖靜，弘治十一年，賜真武像，玉樞經于庵內。楊廉夫詩云：『夜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月蒼蒼。雲和有樂（五）降王母，霹靂無車喚阿香。雪泛玉甌茶吐味，花零金剪燭生光，仙風不動庭前竹，又送微鐘到下方。』趙子昂詩云：『流水橋西一徑斜，青衣相接到仙家。香分橄欖燒銀葉，酒瀉松脂溢紫霞。綠竹滿階初解籜，碧桃幾樹正開花，何時脫卻塵凡累，來叩丹房九轉砂。』聶大年詩云：『蕊宮琪樹罷棲鸞，空有玄都太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寒，前度劉郎偏好事，種桃留與後人看。』

凝真庵，在忠清里內，元至元庚子，杭州大疫，里人馬均禮延紫陽庵道士姚懶朴作法治之，境內以安。里人共購地結庵以奉懶朴。洪武十八年，徐道真等、正統二年，蕭自然等、成化十年，屠宗善等相繼重修。

純陽庵，在忠清里小巷，元至正間建，特進神仙重玄子書。弘治三年，道士姚德恂重修。玉陽庵，在馬市巷。

奉真院，在下馬坡巷，洪武十六年，道士李道椿建，有巢聖樓。景泰初燬，重建。

玄真院，在雙茶坊巷內。元至正間建，尋燬。洪武二十九年重建，有來翠樓，方井丈餘，雖旱

不竭。

洞玄院，在惠民坊北。元延祐間建。

崇善院，在淳祐橋側。元延祐間建。

顯真院，在慶春門內。

洞真院，在褚家塘。宋紹興間建。

真濟院，在梅東橋東。宋紹興二年建。

上真院，在裝駕橋西南。宋建炎三年，郡人錢隆捨宅建。

白馬廟，在七寶山之東麓。宋建炎間，以祀磁州崔府君者。詳見顯應觀。

華光廟，在普濟橋上，本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紹興初，丞相鄭清之重修，以奉五顯之神，亦

曰五通、五聖。江以南，無不奉之，而杭州尤盛，莫詳本始。搜神記所載，妄誕不經，而宋朝

會要，亦不詳載姓氏。或曰：五顯，五行之佐也。而五通非五顯也。宋政和元年，詔毀五通

淫祠，則五通非五顯明矣。豐樂橋上，亦有華光廟。

五顯廟，在里仁坊內。元元統二年建，元末燬，國初王瑞雲重建。正統中，吳玄理、趙道純復

拓大之，又燬，郭廷輔重修。五顯者，五行之佐也，無姓氏可考。宋時賜號，一曰顯聰昭聖

孚順福善王、二曰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三曰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四曰顯直昭聖孚愛福
惠王、五曰顯德昭聖孚信福慶王。五王封號，皆有顯字，故謂之五顯廟云。

廣福祖廟，在鹽橋東南，卽蔣七郎家祠也。每歲六月九日，郡人以神誕日奉香火。〔三〕

西湖遊覽志第十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佛剎

演教寺、水陸寺、祇園寺、東岡寺、桃園寺、慈雲寺、金剛廣福寺、大慈庵、靈芝寺、長明寺、惠林寺、普慈寺、悟空寺、相國寺、華藏寺、佛慧寺、仙林慈恩普濟寺、七寶寺、潮鳴寺、法雲寺、崇恩延福院、妙慧院、廣壽慧雲寺、普照院、長生寺、法明寺、白蓮寺、寶梵寺、慧安寺、西井寺、靈壽寺、覺苑寺、真教寺。

演教寺，在吳山東北半里許。紹興間，僧慧海建于新門外。張氏展城，圍入。宣德間，達禪師、正統間，僧得奉、道靜相繼重修，兵部侍郎苗衷爲之記。衷，錢唐人，洪武初，徙居鳳陽，世居寺南去里許，兒時讀書，聞寺鐘聲，卽起篝燈矣。

水陸寺，在獅子巷。宋太平興國七年，生法師建；咸淳間，僧師則重修。內有銀杏樹二株，甚巨，蓋宋物也。寺故在城外，張氏展城，圍入。

祇園寺，在獅子巷西北。太平興國間，僧清照建。舊在郊臺側，南渡後，造御馬院，移築于此。東岡寺，在獅子巷西。宋乾德元年，德法師建。紹興三十二年賜額。永樂十八年，僧松巖重建。

姚園寺，在高陽閭巷。宋初爲姚氏花園。紹興初，僧慈昌購園結庵。乾道初，賜額姚園寺。淳祐二年，建膺福殿，以奉理宗御容。洪武初，僧大雲重建。

慈雲寺，在高陽閭巷。周顯德二年，僧圓覺建，名慈濟。宋大中祥符，改曰慈雲。理宗書『靈感道場』，舊在新門外，元至正間展城，圍入。〔七〕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沙門延禮重修〔七〕。

金剛廣福寺，在板兒巷。唐天成間，僧善果建。乾祐二年燬，至元十二年重建。大慈庵，在墓園巷。宋淳祐四年，僧德殊建。洪武三十四年，僧可觀重修。

靈芝寺，在東花園崇新巷，俗稱蠟燭庵。唐貞觀間，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實際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永樂、宣德、正統間，僧能守、如真、智淳，皆以纂修釋典，徵入錢唐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元時，劉伯溫以行省都事坐法，宿庵中，簡俊上人詩云：『城外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還將短髮臨歧路，畏向東風憶舊游。斜日遠天歸雁急，薄

雲孤館落花稠，青燈不放還家夢，一夜腸回一萬周。」

長明寺，在螺螄門內。晉天福間建。宋開寶四年，錢王改名法燈。治平二年，改長明，佛印禪師開講于此。元季燬。弘治十五年，僧如墳重建。

惠林寺，在蒲場巷。紹興初，汴僧惠林禪師隨駕來杭，建相國院于天慶坊。嘉定四年，移于薦橋門外報國寺基，改名惠林。元至正間展城，圍入，尋燬。洪武初，僧曇芳重建。

普慈寺，在蒲場巷內。宋紹興間，僧思淨建。元至元間，僧元忠修。

悟空寺，在淳祐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教建，名崇新院。大中祥符改額；淳祐六年，法昌重修。元末燬；永樂元年，德兼重建。

相國寺，在淳祐橋東北百步許。北齊天保六年建，名建國。唐時燬爲鄭景宅園。景雲初，僧慧購爲寺，值睿宗由相王卽位，賜名相國。元末燬；洪武初，僧大雲重建。置僧綱司于內。正德八年，僧東明重修。

華藏寺，在橫河橋東。後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報恩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佛慧寺，在肅義巷。元大德間，壽法師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正統十四年，林景山重修。

仙林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建。隆興元年，孝宗賜額曰『隆興萬善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飛天法輪寶藏』。又置鐘銘賜之。銘曰：『大塊噬嚙，震薄蓋輿，眷此洪鐘，以實出虛。變銑其角，十分其鼓，豈有鑄鼎，收金遺禹？博大闡釋，厚薄和均，上開天闔，下徹地垠。乃警聾瞶，乃割昏曉，咨爾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撞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霆。作鎮梵宮，法音無際，鞏我神皋，萬有千禩。』元至正間，張士誠據爲軍器局。洪武四年重建，置僧綱司，有司卽其鐘樓爲郡城昏昕之節。正德間，徙其鐘更鑄，置朝天門。仁和縣歲造土牛，迎春于此。

七寶寺，在鹽橋北。梁貞明七年，錢王建，名上方多福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有六游堂、臨輝閣。郡守王欽若詩。

潮鳴寺，在慶春門北，舊在門外。梁貞明元年建，初名歸德院，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以爲金兵追至也，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今名。寺北有回龍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勒石寺中。其詩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敲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法雲寺，晉天福五年，吳越王爲詔禪師建。至正丙申燬；洪武九年，雙林寺愚禪師重建。

崇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八界巷。

妙慧院，在褚家塘。開道〔二〕元年，錢氏建。南渡後，以其地爲御園。元至正間復建。今併

佛惠寺。

廣壽慧雲寺，在白洋池畔。宋淳熙十四年，張循王之孫鑑，捨宅建寺。紹熙元年賜額。俗稱

張家寺。有留雲亭、白蓮池。元至正間燬，洪武十七年，僧文副重建。永樂九年，永忠、宣德

間，廣睿、弘治元年，福海、相繼重建。○僧梵琦留雲亭詩云：『人家十萬繡成堆，未抵南朝

一段奇。象輦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琅碑。』○僧德祥白蓮池詩云：『念念西池道路賒，

東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家。』

普照院，俗稱報師庵，在鹽橋北。晉天福八年建。洪武十四年，僧正宗重修，嘉靖八年燬，重

建。

長生寺，在艮山門。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南渡後，改爲九宮壇齋宮。元至元間重建。

法明寺，在艮山門內。宋建炎初建，以寓流僧。今併潮鳴寺。

白蓮寺，在仙林橋東。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名華藏院。宋治平間，改妙惠院。咸淳間，僧

祖顯誦經持戒，地產白蓮，因賜『白蓮妙惠寺』額。

寶梵寺，在沙皮巷。晉天福初，建崇新門外，名崇壽院。宋淳熙二年，徙建今所。崇寧元年，賜額『寶梵』。洪武二十四年，併入慈雲。永樂元年，重歸原所，尙書夏原吉爲之記。

慧安寺，在十三灣巷。晉天福間，吳越王爲明律師建于草橋門外羅木營地。元季燬，洪武初，僧得實移于錢唐保安坊東。永樂乙未，又移今所，少保兵部尙書于謙爲之記。

西井寺，在井亭橋西，詳見鄴侯祠。

靈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畏吾寺，俗訛爲義烏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詳見三忠祠。

眞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隆準深眸，不啗豕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誦經持齋，歸于清淨。推其酋長統之，號曰滿刺。經皆番書，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扁鐫森固，罕得闌入者，俗稱禮拜寺。

西湖遊覽志第十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衢巷河橋

出正陽門，爲慶豐橋、柳翠巷、海鮮巷、南新橋、尊勝巷、梁家橋、顏樓巷、諸橋、馬倉巷、槐花巷、美政橋、洋泮橋、海月橋、化仙橋、進龍橋。

慶豐橋之水，入城爲六部橋。其上流爲岸橋、南新橋。沿城而西，爲萬松嶺，下嶺爲松林街，其東爲車子巷。

柳翠巷，內有柳翠橋，相傳宋時妓女柳翠所建。

海鮮巷，內有海鮮橋，石長丈餘，其文如魚龍蘊藻之狀，巧如繪畫，蓋宋時故內物也。

尊勝巷，內有尊勝寺。

梁家橋，進九曲巷，出青果團。

諸橋街，通上輓路。

馬倉巷之北，宋有嘉會門。

槐花巷之東，爲白壁營。

美政橋，宋有玉津園。

洋泮橋，有龍王廟。〔一考〕

進龍橋，近進龍浦。

出候潮門，爲嘉會橋、濟川橋、上輓路、期清巷、蕭公橋、太平坊、信義坊、利津橋、牛皮街、跨浦橋、渾水閘、鯨團巷、鐵箭巷、鐵幢浦。

嘉會橋，通貼沙河之水入城。貼沙河，一名裏沙河，舟筏所經，北抵艮山門者。

濟川橋，在抽分廠前，初名擺木橋。相傳錢氏偏據時，旁堆擺木，俗因呼之。又謂普濟橋，或

曰：因舊有普濟寺得名。正德六年，主事王光佐重建，改今名。

上輓路，宋時圍丘大路，御輦所由也。

期清巷，有馮公廟。

太平坊，宋有便門。

信義坊，俗名筍團巷，其傍有連公池。

利津橋，北爲鐵幢。

牛皮街，上有龍舌嘴。

跨浦橋街，一名衆義巷。

渾水閘，下有善利院、夫差廟。

鐵箭巷，相傳爲錢王射潮之所。劉伯溫錢王箭頭歌：『鷓夷遺魄扣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毛〕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鮓，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謾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斡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榦，且引綆維于上下之樑，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憲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

出永昌門，爲保安巷、新安巷、眞如巷、大通橋、映江樓。

保安巷，通永昌壩。

真如巷，內有真如寺。

大通橋傍，有銀杏樹，爲橫舟渡江之所。今沙漲，去岸者二十里矣。

映江樓，宋時有亭，扁曰『煙雲魚鳥』。元至元丁丑燬；至正庚寅重建，扁曰『瞰江』。正德元年，太監麥秀、御史車梁、布政使林符等，改建層樓，扁曰『映江』，吏部尙書屠濬爲記。樓側，爲宋臨安府城南廂廳，有左右軍巡使判官，掌風火、盜賊、推鞠，及檢覆、抄劄、打量、定驗之事；凡事之小者，皆得專決焉。蓋古督郵、司隸之職也，故俗稱兵馬司。

官署

工部分司，浙江驛、浙江亭、城南稅課司。

工部分司，在候潮門外。先是，漕船木料，及京師壇殿、倉庫器皿等，每歲坐派軍民出辦。成化七年，千戶汪禮奏，乞于杭州、荊州、太平等府設關，抽分商木應用，以免軍民之擾，朝議從之。始有抽分之令，歲差工部主事主之。二十二年，差御史弘治五年，差太監，相兼取辦。正德十六年，專委工部，至今仍之。凡商販竹木，十取其一，初時解銀四千兩，遞歲增之，乃至一萬四千餘兩。

浙江驛，在龍山關。洪武三年建。

浙江亭，古之樟亭也。白樂天樟亭驛見楊舊詩：『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又宿樟亭驛詩：『半夜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鄭谷題樟亭驛樓詩：『故國江山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閒，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孟浩然與錢唐令登樟亭驛詩：『百里鳴雷震，聞絃暫輟彈。府中聯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

城南稅課司，在浙江亭邊。吳元年，設於顏樓，洪武五年，改建于此。

祠 廟

昭貺廟、順濟廟、順濟聖妃廟、協順廟。

昭貺廟，在渾水關。其神張夏，字伯起，宋景祐間，以司封郎中爲兩浙漕使。江湖爲患，故隄率用薪土，常被衝擊，每繕修，不三歲輒壞，重困民力，神始作石隄，上自六和塔，下自東青門，延袤十二里，人感其功，爲立祠隄上，賜額『昭貺』，土人稱張司封廟。慶曆二年，贈太常少卿。大觀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三十年，增『順

濟」字。每潮水嚙岸，禱之輒應。成化間，江潮泛溢，命工部侍郎李顥督治。禱神，患息，遂卽舊址重建。

順濟廟，在清水閘，其神馮俊，字德明，錢唐人。天資剛直，幼孤，孝母。年十八，夢上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將有徵命。』既寤，豁然開明。初不習文藝，至是，書傳大義，驟皆通曉，叩以禍福，莫不前知。足未嘗履闕，而人或見之江海上。元祐中，有舟渡江，值大風，分必死，神卽現形雲間，自言名氏，叱咤之頃，顛濤帖息。又嘗就寢，竟日乃醒，家人視其嘔吐，皆海錯異物，怪而問之，則云：『適宴于龍宮。』大觀三年十一月，忽語人云：『上帝命司江濤事，不得辭。』越三日，不疾而終，年三十有六。先期旬日，于清水閘所居西偏，自營兆域。既沒，靈異尤夥，人卽所居祠之。紹興三十年，賜順濟廟額，慶元庚申，封靈佑公；紹定間，封英烈王。

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其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歿遂爲神。土人祀之白湖，宋宣和五年，賜廟額曰『順濟』。紹興間，建廟于此，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年，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順』。敕曰：『古以女神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少女，南嶽之夫人，以至丁婦、勝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閨門，而死乃祀食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

者矣。朕惟望舒耀魄，其名月妃，川祇靜波，其名江妃，爾之封爵，既曰妃矣，增錫美號，被之輪奐，崇大褒顯，以永厥祀。」

協順廟，在石塚，其神陸圭，昭慶軍人。宋熙寧間，以祖澤補右爵，調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引兵進攻方臘，敗之，死而爲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神檄陰兵卻潮，潮勢遂平。淳祐間，江潮衝激尤甚，隨築隨圯，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岸賴以成。浙西帥臣徐栗，以其事聞于朝，賜廟額曰「協順」，封神爲廣陵侯，三女爲顯濟、通濟、永濟夫人。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傍有小廟，祀十二潮神，各主一時。

道院

廣靈廟、水府淨鑑院、順濟宮。

廣靈廟，在石塘壩。宋景定二年九月，潮壞江塘，里中耆老，因立東嶽溫太尉廟，請於朝，賜

「廣靈」爲額。咸淳五年，封正祐侯，餘自李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李「孚佑」、錢

「靈佑」、劉「顯佑」、楊「順佑」、康「安佑」、張「廣佑」、岳「協佑」、孟「昭佑」、韋

「威佑」。

水府淨鑑院，在嘉會門外桐木園，乃馬自然修真之所。龍德三年，錢氏號水府院，天聖四年，

改水府淨鑑院。乾道四年，安撫周淙建扶桑大帝殿。

順濟宮，在清泰門外東里隅。舊在湯鎮、赭山之間，曰三龍王廟，宋紹熙元年，賜『雲濤觀』額。四年，旱，禱而雨，改賜今額。嘉定二年九月，錫三神侯爵，曰廣澤、順澤、敷澤。嘉定九年，增封曰廣澤靈應、順澤昭應、敷澤嘉應。永樂間，江潮擊之，徙建今所。天順七年，拓地重葺。成化七年，江湧塘崩，守臣禱神而濤殺，再飾廟貌。

佛剎

尊勝寺、善應總持庵、淨因寺、浴池庵、海鮮寺、福田慶壽寺、延聖寺、普濟寺、資教庵、潮音庵、圓通庵、吉祥寺、眞如寺、正定庵、普陀庵、永慶寺、延壽白石寺、崇福寺、因果寺、寶界寺、定香寺、月塘寺。

尊勝寺，在正陽門外尊勝巷，故宋福寧殿也。元僧楊璉真伽改殿爲寺，有尊聖塔，俗稱白塔。西有望江亭，內有葫蘆井。僧止庵過故宋宮井詩云：『上有千尺桐，下有千尺井，風吹井上桐，零落井中影。』

善應總持庵，在尊勝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於西湖南山，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寶林院，有可賦軒。景定間，遷建于便門鐵箭巷，改善應總持院。元至元三十一年，復遷建今所。張

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獵獵上烏巾，不那西湖爛漫春，借我繩牀對修竹，爲君一洗軟紅塵。』淨因寺，在正陽門外和肅坊。元延祐己未，僧斯受等建。有銅佛三像，銅塔一座，元末燬。洪武庚午，僧法瀾等重建；弘治壬子，僧宗謚等；嘉靖癸卯，僧鳴奉、明濟等，相繼重修。

浴池庵，在甘泉巷。元延祐間，里人施仲禮捨地，僧斯受建。鑿石爲池，構室臨之，名曰觀堂。嘉靖二十六年重修。

海鮮寺，在海鮮巷。元至正元年建，洪武三十三年重修。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寶祐二年，徐路鈐捨宅建。請額曰『福田』，以居白石皓禪師。元至治間燬，泰定間重修〔夫〕，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延聖寺，在候潮門外。宋乾德間，吳越王建于清波門外，名土宿院。天聖二年，超法師沿江施食，以濟修隄之士，詔移院於今所，賜額『延聖』。嘉定年間，御帶陳玉節於寺側建天妃殿，崇奉海神。元元統乙亥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有理宗元命殿，御書曰『祈永』；度宗元命殿，御書曰『申祐』；皇太后元命殿，御書曰『順福』。有閣以奉觀音大士，御書曰『圓通寶閣』。石碑具存。元初，以祈永殿奉五顯之神，元末燬，國初重建。

萬壽寺，在江口門，有『江陽第一山』扁。

資教庵，在候潮門外。宋大中祥符元年，僧堯道夫、啓初庭建，名『火星庵』。宋末燬，元大

德間，僧生禪師重建，請額曰『火星資教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潮音庵，在候潮門外。元延祐間，僧永遇（一七）建。

圓通庵，在候潮門外。宋紹興間，僧德厚建。

吉祥寺，在永昌門外。宋紹興間，建于臯亭山；咸淳九年，移建今所。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

田寺。

真如寺，在永昌門外真如巷。宋建炎三年，僧普惠建；洪武十三年，僧俊堂重修。

正定庵，在永昌門外陳鐵巷，元至正間建。

普陀庵，在永昌門外浙江塘。元至正間，僧立宗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宋時楊節使香火。寶慶二年建，紹定三年燬，景定四年重建。元大德、

至正間，曉大師重建。

延壽白石寺，在慶春門外。宋建隆二年建于艮山白石村。元至正間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

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二年，移建今所。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宋雍熙間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大觀間燬，紹興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六年重建。

因果寺，在艮山門外，晉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崇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燬，洪武二年重建。

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峯』。宋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

定香寺，在艮山門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今定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建旌德觀，移建今所。

月塘寺，在艮山門外何衛店。宋淳熙間建，在月塘之北。嘉熙三年，潮壞，徙今所。元至正初，潮水復壞，徙高原，尋燬，洪武間重建。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宋有周姓者，善種瓜，號『周家算筍瓜』。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 闕

武林門、錢塘門。

武林門，宋名餘杭門，俗稱北關門。入門而南，有虎林山，土阜陂陀〔二〇〕，高可三丈，廣不滿百步。宋楊至質記云：『耆舊言，錢氏有國時，此山夔在郭外，叢薄蒙密，異虎出焉，故名虎林，吳音承訛，轉虎爲武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乃謂虎林卽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元非有兩山，一爲虎林，一爲武林也。樓攻媿爲太乙宮道士賦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迺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蓋疑此山爲靈隱之餘脈，是又指二山同爲武林矣。淳祐志斷之，以爲漢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決非城內之山，自漢已名武林，亦非避唐諱而爲武，蓋此坡爲城中勝地，或者自寓武林之名於此耳。門東有水門，出大河、西河、清河之水，達於運河。又東，宋有天宗

水門、小北門，今塞。

錢塘門，宋時所築。按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南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時，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云：『杭州武林山，在錢唐縣西南，靈隱寺在其上，寺東有水曰龍源，橫過寺前，卽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有水曰錢源，過橫坑橋，入錢湖。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卽見。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次北第三門曰湧金門，卽金牛出見之所也。第四門曰錢塘門，舊縣廨在焉，蓋自前古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據此，則錢唐之名，一起於江，一起於湖，二說兩義。按史記：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唐，則秦時已有之，非始於華信明矣。自漢已來，江潮爲患，築塘捍之，今云築塘以備錢湖之水，事無稽證，攷之釋文云：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江干，或築塘以捍海，遂以起名，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至於錢塘，云門名，第因錢唐舊縣治近此門，因得名耳，非取義於錢湖也。

衢巷河橋

入武林門，折而東，過中正橋；又南，至觀橋。其街之東爲廣豐、廣積二倉橋街、仁和倉街、

普寧坊。西爲同德坊、興賢坊、報恩坊。

中正橋，俗稱斜橋，自此而南，至正陽門，爲宋時御街，長一萬三千五百尺，舊鋪石板，衡從三萬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撫潛說友易其闕壞者，凡二萬幅，然後經涂九軌，砥平矢直。至元時，兩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綽楔無敢跨街建者。皇明正德已前猶然，至嘉靖元年，御史何鉞始爲鄉貢士建坊於吳山坊北，自是題名楔綽，並肩而立矣。然杭城多火，自綽楔跨街，而火益熾，以木則易於燎延，以石則人憚崩摧，莫敢向邇撲救。古人旌別宅里之義，恐不如是。

普寧坊，俗稱清遠橋巷，其東，宋有仁和縣丞廳，又東，有太社、太稷壇。紹興十二年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視皇祇之制。壇之北，有靈池，雖旱不竭；稍北，有天宗鹽庫、酒庫、市船務。過天水院橋，有六部架閣、淳祐倉、草料場。○天宗庫，貯鹽酒，以待宗人之頒給者。○六部架閣，以貯六部圖籍案牘者，蓋漢掌故之遺也，紹興三年建。○淳祐倉，淳祐九年，京尹趙與憲建，以儲米之糴于帥司者。○草料場，受畿內所輸稻、麥、荳，以給騏驥院、良馬院、與三衙諸府之馬。

同德坊，俗稱燈心巷，其西爲祥符橋、桐樹園、新莊橋。橋左右，宋有貢院、別試所、大理寺、仁

和縣、仁和學、豐儲倉、軍器所、東太乙宮、萬壽觀、元真觀、晨華館、千佛閣、安福寺，並廢。

○桐樹園，國初有鐵作局。○貢院，宋時三州治貢院，在錢唐門外王家橋，以試本州之士。漕司貢院，在北關門外，以待兩浙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禮部貢院，在新莊橋東，以待進士。紹興十年，始定取士之法，三年一舉，必有手札付考官，敦求賢之意。自淳熙二年，帝作聞喜燕詩賜進士詹曠等，遂爲令典踵行，並刻石院中。○別試所，以待貢士之避親嫌者，其後申監漕選者，亦試於此。○大理寺，舊在錢唐門內，紹興二十年，以其密邇景靈宮，號控鞭撻之聲，非所以妥神也，乃徙于此。寺前有清明池。○仁和縣，吳越時，分自錢唐，置錢江縣，在梅家橋西，宋初改仁和，紹興三年，徙建於此。高宗初入杭州，問縣名仁和，喜曰：『此京師門名也。』蓋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以爲吉兆，故駐蹕之意始定矣。○仁和學，在縣治之東，有文、行、忠、信四齋。○豐儲倉，景定初，賈似道行公田法，以此收其租入。○軍器所，以造御前器械，紹興初，以內侍提點，後改隸工部。○東太乙宮，紹興間建，以祀五福太乙之神。兩廡繪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嶽瀆、九宮貴神。每歲四立日祀之，四孟，車駕亦幸焉。虎林山在其後園。○萬壽觀，紹興間建，以大霄殿奉昊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帝，後殿奉太祖以下諸帝，西側純福殿奉元命。四孟朝獻畢，車駕

詣宮行香。景定間，建晨華館於千佛閣之東，命羽流主之，觀東有回龍橋。○元真觀，唐中宗景龍二年建，遂名景龍。後唐改中興觀，錢武肅王病目，禱而愈，改爲錢明宮。宋雍熙二年改元真觀，大中祥符間改天慶觀，天禧間，王欽若請移天慶於真聖觀，復名元真。○千佛閣、安福寺，今廢爲同仁祠。

興賢坊，以元時貢院得名。

報恩坊，俗稱觀巷，有報恩光孝觀，舊名開元宮，清泰四年，錢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觀，崇寧三年，改崇寧萬壽觀，賜田千畝。政和三(三)年，建徽宗本命殿；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院，尋改光孝，以崇奉香火。其西，宋有惠民西局、御廚、小營。宋之惠民局有五，皆貯藥以待病者。

觀橋，吳越王建，題其梁曰：『吳越王寶正六年辛卯四月八日，因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二五〕觀橋之水，自東而西，過青蓮橋、祥符橋，折而北，合清湖之水。

自觀橋而南，至衆安橋，其街之東，爲懷遠坊、安國坊、延定坊；西爲保和坊、純禮坊、澄清坊。懷遠坊，俗稱軍頭司巷，宋時有軍頭司在焉。

安國坊，與保和坊對，俗稱北橋巷，宋有文思院、吉祥寺，並廢。○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

制，綵繪裝鈿之飾，輿輦法物尺寸之度，規鈺鎔鑄鏤織之法，內外所領，凡三千餘作。○吉祥寺，宋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溫捨宅爲寺。治平二年，改廣福；南渡初，割其兩傍地爲文思院、軍頭司，而寺額改吉祥，今爲民居。蔡端明吉祥寺賞牡丹對月詩：『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對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蘇子瞻簪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懶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鉤。』又花將落而陳述古期不至詩：『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語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述古期明日至因用前韻詩：『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又惜花詩：『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哈，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爭巧裁。就中一叢何所似？瑪瑙盤盛金縷盃。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跋云：『錢唐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惜也。』又冬至遊吉祥寺詩：『井底微陽迥未回，蕭蕭寒雨

溼枯菱。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後十日復至詩：『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栽。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明年冬十月，寺中牡丹開數朵，述古作詩，子瞻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

又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

延定坊，舊名清寧坊，其東爲度生橋，俗稱鵝鴨橋。橋畔，宋有春風樓，謂之北酒庫。

保和坊，俗稱磚街巷。

純禮坊，與延定坊對，名後洋街，俗稱竹竿巷。

澄清坊，在衆安橋北塊，沿河者。

自純禮坊而西，其街之南爲井字樓；北爲孩兒巷、燈籠巷、新營街。

井字樓，宋酒樓也，臺構如井，故名。其西有白澤廟。

新營街之西，元有江淮財賦總管府、丞相伯顏祠，府地廢爲民居，祠地爲按察司馬廐矣。

自澄清坊而西，轉入興慶坊，爲潘閬巷、紀家橋。

興慶坊，舊名前洋街，與結縛橋對。

潘閬巷，宋初處士潘閬所居也。閬字逍遙，錢唐人，有詩名，語見才情雅致志中。巷內有三官

宅。

紀家橋，在按察司右，元時改乘驄橋，北察院在焉，今之嘉湖道，卽其址也。其西爲西湖書院，國初改仁和學。天順間，學徙而其地併北察院，皆爲按察分司及囚舍矣。○紀家橋之南，爲德化坊，舊稱木子巷，有明慶寺，千頃廣化院，並廢。○明慶寺，唐大中二年建，有法喜堂、明碧軒。南宋駐輦，遂敕比東京相國寺，祈禱雨暘，建散聖節咸在焉。嘉熙四年七月，理宗幸寺祈雨，回鑾撤蓋，甘雨隨注，平章喬行簡上詩稱賀，上遂書『明慶』二字以旌之。淳祐六年，建法堂，上復題爲『南山道場』，嘉泰三年，建御書閣，題曰『宸奎萬壽之閣』。有蘇子瞻書觀音經碑。○王介甫法喜堂詩：『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寸心以此不掛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嵒嶮，石根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心膽豁，況迺宴坐窮朝晡。初憶幼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江湖。』又明碧軒詩：『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介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趙忠簡公明慶僧房夜坐詩：『月明窗竹冷橫斜，坐看風燈落燼花，老眼病餘嫌細字，枯腸寒甚怯清茶。囊空豈是久爲客，夢短其能飛到家，但有流年侵鬢髮，蕭蕭蓬葆颯霜華。』○千頃廣化院，開平元年，

吳越王建。南渡後，爲臨安府祝聖道場。僧了性，善醫學草書，趙閱道題其堂曰『垂慈』，以著醫績。蘇子瞻作草書歌以贈之，歌云：『物生有象乃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雪已驅，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雖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

自按察司而南，至安福橋，折而東，至八字橋，河南爲通寶坊，河北爲豐財坊。

豐財坊，宋有左藏庫。先是，韓蘄王有賜第二，在新莊橋者，獻於朝，爲景靈宮。在八字橋者，獻以爲左藏庫。庫有東西，受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東則幣帛絕繡之屬，西則金銀線券絲纈之屬，統於太府寺。宋時經費，多糜於贍兵，西蜀〔一五〕、湖廣、江淮之賦，類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唯閩浙所輸，歸於左藏，而大軍取十之七，宮禁百司之祿裁三之。值有浩費，則天子出中帑封樁，以補所闕。國初，以其地賜蔡指揮，今半爲官署民居矣。又西，爲楊駙馬府，卽端孝公主第也。駙馬名鎮，方建第時，命巨璫董宋臣領之。大拓四旁，其最逼近者，爲太學生方大〔一六〕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內轄相訪，得非以小屋奉上旨乎？』璫愕未及對，方徐曰：『內轄以

某太學生，將梗化耶？便當首獻。」卽案書契與之，璫以契奏，理宗大喜，數倍酬之。方表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蓋上用毛詩，下用蘇子表語也。理宗又奇之，自此擢第登朝，旋躋膺仕矣。今其地半爲按察分司。

入錢唐門而東，折而南，爲白龜池、鑷子井、黑亭子。

白龜池，在城下，袤廣四畝許，池底通西湖，李鄴侯所鑿。其水自來不堪汲飲，元仇仁近嘗卜居池上，作詩云：「一琴一鶴小生涯，陋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卻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阿母抱孫閒指點，疎林盡處是棲霞。」池傍，宋有都作院。

鑷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

黑亭子，舊有水溝透城，通柳洲寺。

門內，舊有景靈宮、錢唐縣、錢唐學、上方寺，並廢。○景靈宮，本宋韓蘄王世忠宅也。紹興十三年建，以奉祖宗衣冠之游，蓋漢（二七）原廟之遺也。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五饗，宗室諸王攝事。朔祭月薦，則太常寺卿代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天子躬祭，次日釋祭，則后妃六宮從往。帝后忌辰，則宰相率百官行香，道士作法事，天章諸

閣以奉繪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徧薦之，內臣攝事。欽先、孝思兩殿，亦以奉小像，上日焚香。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以牙盤，天章諸閣以常饌，用家人禮云。宮內有崇禋館，命羽流主之。蟠桃亭、流盃堂、四井堂、橘園、桂園、景靈池，以湖水灌之，水口在昭慶山門左。○錢唐縣，紹興初，詔以錢唐仁和比開封祥符縣，選才授任，謂之亦縣。仁和迺錢唐所分，於錢唐尤重。縣前有字民坊，淳熙初，徙紀家橋。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提刑按察司、按察分司、射圃、貢院、演武場、養濟院。

提刑按察司，故宋岳武穆王宅也。紹興三十一年，以王宅爲太學，宋亡，學燬。元改爲肅政廉訪司；國初，改浙江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副使、僉事。洪武十七年，重建公廨，而東近岳王祠，西迫北察院，基故卑隘，門外居民叢障；成化二年，按察使戴珙等，盡徙民居，開道南出，抵長生街。建坊，東曰端本，又東睦親街曰弼教；西曰澄源，西過長生橋抵城下白龜池。上曰肅政。內有一清樓、梅閣，其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司內。○元廉訪副使臧孟祥座右四箴曰：『淨洗眼睛，緊縛肚皮，硬豎脊梁，牢立腳根。』凡十六字。僉事董師謙爲之贊云：『這眼睛，照膽鏡；照見誰？窮百姓；所嘆（一）誰？姦貪佞。看不錯，定定定。秋月明，秋水瑩，本無塵，洗更淨。這肚皮，長忍飢，衆肥甘，我糠粿。將軍腹，寬十圍，貪以敗，脂

流膺。平生事，百甕齋，敲菜根，事可爲。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汲孺身。曾強項，批逆鱗；肯折腰，揖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自我，卿自卿。這腳根，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侍郎裏，曳不入，正路中，拔不出。持一定，禦衆誠，不退轉，堅固力。』銘、贊皆趙孟頫所書，刻石尙存。

按察分司，凡九道：曰杭嚴、曰金衢、曰提學、曰水利、曰清軍，在八字橋河下，宋爲左藏庫、楊駙馬第。曰寧紹台、曰溫處，在總司二門東。曰嘉湖、曰海道，在二門西。以副使、僉事分理之，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司不署使字者，蓋按察者，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止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設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臧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已（二五）後，憲綱稍易，而（二六）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參政、參議，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爲按察者，稍掣肘。近年，朝議乃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益非設官本意矣。

射圃，乃（二五）三學諸生習射之所（二五）。

貢院，宋時在觀橋西、新莊橋東；元時在祥符橋；洪武初，在今府學西，卽仁和學基也。其後人

才寔盛，又以直隸嘉、湖兩府來屬，地狹不足以容席舍。天順三年，徙觀橋之東，乃仁和倉舊基也。院本宏敞，而自嘉靖以來，每遇當科之年，監臨者遞加營構，益以藻彩，酷極恢麗。有司承奉風旨，科擾百端，合郡騷動，款待儀燕，競以豐厚相高，名曰作興，稍不如意，卽士謗叢起。竊意國初到今，徵賢斂才，豪傑丕應，恐不繫于貢院之崇修，禮文之優渥也。

演武場，在錢唐門內，宋時景靈宮及錢唐縣治故基，元時改爲教場，周廣三百一十六丈。先是，官軍每歲二、八月朔日開操，五月、十一月爲止。自宣德、正統以來，正軍皆充漕役，僅以餘丁操備，後復以民壯益之。

養濟院，在觀橋西，元時貢院基也。洪武五年，每縣各置一所；八年，合建于此。收養民間孤老，每口月給米三斗，柴三十觔，冬夏布各一匹；小者給三分之一。

祠 廟

忠佑廟、顯忠廟、同仁祠。

忠佑廟，在按察司左。宋紹興十三年，以岳飛故宅改爲太學，學中時時相驚以岳將軍見。孝宗朝，詔復其官，追諡武穆，建廟學左，曰忠佑。淳祐六年，改諡忠武，已而學中復驚岳將軍降爲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立爲土神，封鄂王，改諡忠文，廟曰忠顯。王之父母妻

子，下逮將佐，皆有命秩。祠後有銀瓶娘子井，銀瓶娘子者，王季女也，聞王下獄，哀憤骨立，欲叩闕上書，而邏卒嬰門，不能自達，遂抱銀瓶投井死。王原吉詩云：『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墜，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媿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泠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木西湖邊。」

顯忠廟，在長生老人橋西，以奉漢大將軍霍光，俗稱霍使君廟。相傳吳王孫皓有疾，夢神降于庭，自稱霍光，求立祠于金山之鹹塘，以捍水患，祠立而疾愈。晉天福間，吳越王立廟于此。宋理宗時，賜廟額曰『顯忠』。元延祐間，杭城大火，郡人於雲頭見旗幟有霍使君三字，火頓息。香火益盛。

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奉孫公燧、王公守仁、胡公世寧者〔二六〕。燧，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寧庶人反，被執，不屈而死。亂平，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守仁，餘姚人，寧庶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世寧，仁和人，正德十二年，爲江西按察使，疏舉寧庶人不法事，下錦衣獄，謫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

道院

開元宮、寶極觀、天妃宮。

開元宮，在清湖橋西，射圃之北，本宋周漢國端孝公主故第也。宮故在泰和坊祕書省之左，唐開元中建，後廢。宋以火德王，東都有開元陽德觀，以奉熒惑。寧宗既卽位，詔以嘉邸改開元宮，建明離殿，以立夏日祀之。元以祕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大火，省、宮俱燬，因兼宮地作省，今布政司是也。住持董得時，遂購公主故第爲宮。公主親（西）理宗女，傑構綴飾，冠于戚里，故宮制爲道院之魁，翰林學士虞集爲記。至治初燬，粹德真人王壽衍與其徒張伯雨重建，揭曼碩、陳旅爲記。有堂曰清風，曼碩、歐陽玄爲記；一曰介春，張仲淳爲記。時壽衍以高行受知於文宗，故名彥多與之友，豐碑偉筆，照耀一時，今皆仆圯，其基半爲射圃矣。虞伯生碑銘云：「於皇聖世，治絲清靜，惠宗道家，受釐有祠。內外相望，靡不寵嘉，煌煌我宮，殿于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旣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謨，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巍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勗我舒，迺像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

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恩用不渝，錫福予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于億世，邈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陳旅碑銘云：『真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遂谷來蔽江，命龜置策辰孔臧，樹屋吉土祠天宗。重簷轆轤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大靈何樂家層空。老君上邀茲以降，仙姝翼輦從豐隆，翳以赤鳳驥青龍。立神執兵門兩傍，祝融廬宇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宮帝所悚。瑤宮回曲蓬渚通，珠樹含祥光玲瓏。宮成餐帝朝設鐘，岳牧川后罔不恭。真人稽首飛綠章，天子萬年民樂康。』○揭曼碩碑詩云：『噫嘻錢唐，何王所基？由汴革命，播都南陲，定鼎臨安，協于神龜。元興龍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觀其主。噫嘻錢唐，故宮禾黍，帝子之居，是爲開元。以棲百神，踰三紀年，神弗顧依，將事吉蠲。回風卻掃，馮怒熒惑，宣陰導陽，去穢除慝。以來清風，以專靜嘿。革故者天，鼎新者人，矧我真人，皇人之真。亦曰多才，能事鬼神。身爲玄師，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風起水涌。神宮告新，曾不旋踵，睇睇樓觀，仡仡垣墉。儼乎天人，象帝之宮，風馭鸞輪，於焉從容。薦我明馨，考我鐘鼓，於皇萬年，受天之祜。碑詩揚休，石以永固。』○鄧善之題開元宮圖詩云：『西湖春動風泠泠，歛忽鼓瑟窺湘靈，天君要眇降雲輶，椒堂桂棟羅芳馨。春城日逝崦嵫暮，幽夢重門鎖花霧，玉簫聲沈鳳飛去，迸入秋風五陵樹。』

至人高懷視雲浮，昔者金屋今丹丘，白鶴來下明月樓，知有王喬飛鳥游。仙人好幻多戲劇，海變桑田蓮變碧，百靈呵護融風息，依舊瓊臺絳宇炫燿雲林色。」○揭曼碩開元宮圖詩：

『香臺遙對紫皇家，陰洞潛迴七寶車，景氣未收春夢斷，新宮月冷誦南華。』○馬祖常開元宮圖詩：『江畔沙痕認夜潮，湖邊山色識前朝。卷衣天上吹簫女，不怨宮隨野火燒。』○黃潛題開元宮圖詩：『誰使藏舟一夜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迳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寶極觀，在報恩坊內，舊玄元庵，元延祐五年，道士章無爲建。皇明永樂間，道士周思得者，仁和人，操行雅潔，精五雷法，成祖聞其名，召試稱旨，建天將廟居之。扈從北征，累著功績，仁宗建玉虛延恩殿，宣宗建彌羅寶閣，崇玄演法殿，改廟額爲大德觀。英宗建紫極殿，寵遇優渥。景泰初，歸老故庵，甘茹淡澹，其門人以法顯者，殆百餘人。其時有異人號赤腳張，亦寓觀中，與思得友善。成化間，其徒昌道亨得寵憲宗，詔徙玄元庵于思得墓左，而改其故居爲寶極觀。

天妃宮，在孩兒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神號不見經史。竊意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象焉。地爲之配，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妃象焉。故崇其號曰天妃，而軍營漕運之所，

江海河漢之濱，悉崇奉之。

佛 刹

壽聖寺、青蓮寺、祥符寺、興福寺、淨住寺、法輪寺、天長淨心寺、聖壽寺、菩提寺、妙心寺。

壽聖寺，在虎林山上，舊名長壽，在東青門外。永樂十三年，爲潮水所侵，徙建今所，得廢聖壽院故址，遂以名焉。內有大井，合抱銀杏，皆宋物也，而廢碑斷碣，傾仆草中，磨滅不可讀矣。俗稱祖山寺。

青蓮寺，在車橋北。宋隆_二安_一德間，錢氏建，祥符中，改淨戒院。先是，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于絳；後又以韓厥存趙孤，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廟。紹興二十年，建祚德廟于院內，以春、秋二仲祭之。至正末，張氏據聖壽、青蓮二寺爲府，而廟亦廢。按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于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恐未有此也。祥符寺，在祥符橋畔。梁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爲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衆善；神龍

初，改中興；後改龍興；宋眞宗時，改大中祥符。其廣九里，子院有千佛閣，諸天閣、戒壇院，院內有鐵塔一、石塔四，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金人南寇，燬于兵；南渡初，斥爲軍器所；元初，仍建寺；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其傍地盡爲軍民之居。○蘇子瞻祥符寺上元觀燈詩：『紗籠擎燭近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玉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燄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常逐夢魂飄。』○曾子固詩：『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明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

興福寺，在斜橋南。宋紹興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藥圃施僧慧觀築庵，名曰擇勝；尋建佛刹，請龍山廢興福院額表之。國初定爲叢林。

淨住寺，在觀橋之西北，報恩坊內，梁武帝時建。舊名慈光，錢氏時，改今額。紹興間，以其地爲貢院，于是寺分爲三。元末燬；洪武初，歸併興福。

法輪寺，在觀橋南。五代長興中，龜法師建于城東湯鎮，額曰觀音，後改安國；宋大中祥符間，改法輪。洪武間，立爲叢林。永樂十八年，潮嚙殿基，僧至恂改建于此。

天長淨心寺，在後洋巷，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南渡後，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興復；元季

燬；景泰間重建。聶大年送僧日福聽講還山詩云：『歸去深居遠俗譁，莫教巢燕汚袈裟。從今悟了三生話，高倚瓊臺看雨花。』○寺內有龍華寶閣，宋理宗時，捲簾使許禎建。宋亡，禎挈三子居之，學佛自晦，名出塵庵。元延祐元年，有僧講法華經，天花紛降，遂名龍華，其時寶閣穹壯，冠絕郡城。○九曲法濟院，宋乾德元年，錢氏建于錢唐門外，元末，移建于此，今併天長寺。

聖壽寺，卽永福寺，在後洋街。宋嘉定元年，永明建。淳祐間，賜額永福，以奉秀王香火。元至元燬；洪武初，善祥重建；宣德十年，賜額聖壽。

菩提寺，在潘閩巷，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錢惟演捨宅建。建炎間燬，紹興間重建。有南漪、迎薰二堂。元末燬。尋以築城，徙寺今所。永樂間，寺僧守公被召修大典，智淳修戒律，別原修藏典，約宗亦以高行被召，四代入覲，亦禪門之榮遇也。

妙心寺，在湧金門內。舊在西湖行春橋南，元至正間徙今所，今改使館。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衢巷河橋

出武林門而北，爲崇福橋、霍山坊、餘杭橋巷、新橋巷、半道紅、清湖三閘、周公泉、枯樹灣、夾城巷、左家橋、米市巷、漁塘巷、碧沼、草營巷、歸錦橋、江漲橋、通市橋、北新橋。

崇福橋，在吳山驛前。

霍山坊，過新河橋路，入西山橋下，爲新河坊口，乃張士誠所開者。舊有廣惠廟，宋康定元年建，以祀廣德王張渤者，遞代褒封。二月八日，傾城士女集焉。周公謹云：『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龜。先子需澄江次，爲有力者攘去，先妣時留雪，禱于南關之祠山，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先君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江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虻蛔三，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

桐川，炷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床。』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亦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方、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巫言神語皆吉，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籤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焚盜欲窺。』于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成焦土。』

餘杭橋，宋端平二年建，東通豬圈壩，其時有北郭稅務。

新橋巷，東通陸家場。

半道紅，相傳舊時夾路栽桃花，故名。俗訛爲半塘洪。

清湖上中下三閘，洩城中諸河之水，自東而北，轉達東新橋、德勝壩，爲下塘河。

周公泉，又名北牖泉，在下閘巷。

枯樹灣，東通德勝橋，舊名堰橋，宋韓世忠掩擊叛賊苗、劉于此，故郡人稱爲德勝橋。

夾城巷，東通遞運所，四達之衢，市廛殷阜，肩摩踵接。第夾城名義，不知何所取也。故老皆言，元有總兵楊完者，與張士誠築壘相拒，此其遺基。然當錢氏築城時，云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洎錢唐湖，凡七十里，則夾城之名，唐末五代已有之，似非起于楊完者也。豈以其近傍羅城，若杜詩所稱『花萼夾城通御氣』之談歟？國初，有爲夾城八景卷者，名流

題詠甚多，今掇其著者，一曰『夾城夜月』。王洪卜算子詞：『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著佳人夜不來，坐轉梧桐影。吹徹紫鸞笙，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雙星耿。』

聶大年臨江仙詞：『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寥闊櫺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溼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驚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綵鸞歸。』

○二曰『陡門春漲』。王洪詞：『驚雪曠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峯駕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岸走漁舟，潑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聶大年詞：『西北關城

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汲浪，何處覓仙源？彷彿鳴夷乘白馬，

潮頭日落雲昏，瀆祇川后亦銷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三曰『半道春紅』。王洪詞：『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

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聶大年詞：『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

昔遊成一夢，試問賣花翁。』○四曰『西山晚翠』。王洪詞：『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杳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鸞簫興未闌，月照芙蓉露。』

聶大年詞：『一抹斜陽低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疎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

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湲，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五曰『花圃啼鶯』。聶大年詞：『芳圃萬花圍繞遍，軟紅時點香泥，金衣公子柳邊迷，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六曰『臯亭積雪』。聶大年詞：『昨日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嶙峋，瑤林琪樹間琅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岩曉千仞表，羣仙飛珮騰鸞，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鬢不勝寒。』○七曰『江橋暮雨』。聶大年詞：『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蒹葭兩岸響蕭蕭，水村烟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雁欲歸愁翅溼，誰憐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八曰『白蕩烟村』。聶大年詞：『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下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邀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誰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左家橋北，宋有春融樓，謂之北外庫。

米市巷，宋時舊名也。其東爲寶慶橋，舊名黑橋，洪武初建。

漁塘巷，自霍山坊而下，有上下陡門，洩清湖水。由漁塘巷入，西爲范婆橋，橋下爲清水潭，潭西爲望佛橋，西南通水磨頭。望佛橋西，其土神曰左相公廟；廟後，爲福昌巷；巷西行，爲

白蕩夾城，八景所謂『白蕩烟村』者是也；又西，爲古蕩。

碧沼，在湖墅西，左八郎祠前；池廣三畝，水極清冽，俗稱清水潭。

歸錦橋，俗稱賣魚橋，自此而上，至左家橋、夾城巷，皆稱湖墅，俗訛爲湖州市。

江漲橋，在歸錦橋北。元末開河，構木而渡。宣德間，僧覺澈改建石橋；嘉靖二十六年〔一九〕

圮〔一九〕。

通市橋，在江漲橋南，宣德間，僧覺澈建。

北新橋，在香積寺北，宋紹興間建，名中興永安橋。元末圮，洪武初重建。

出錢唐門而西，爲東西馬塍、羊角埂。

東西馬塍，在溜水橋北，以河分界。並河而東，抵北關外，爲東馬塍。河之西，上泥橋、下泥橋

至西隱橋，爲西馬塍。錢王時畜馬於此，至三萬餘匹，號曰海馬，故以名塍。或曰：馬姓二

人，東西居，共爲園田之塍，非也。土細敏樹，杭城四時花卉，于此出焉，今名南花園。北去

十餘里爲板橋，今名北花園。元羽士張伯雨，結廬馬塍，陳旅記之，其略曰：『錢唐邑屋叢

湊〔二〇〕數十里，至爲重樓以居，委巷若闕市，人氣滂鬱爲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笙歌粉

黛，上下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幽靜者之所處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

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遠。至元間，句曲外史來棲焉，爲閣四楹，佳^(二)卉叢植，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沖覽之會者。外史舊有菡閣，在金菡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古，茲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志在菡山也。○葉水心同趙振文遊馬塍詩：『馬塍東西花十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茶縻縛籬金沙牆，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何啻千金直，着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翩翩烏鶴袖，嚴房引前金蔣後，隨緣摘蕊煎冬酥，小分移床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狸行，聖人有道賁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在茗水住，盡日櫓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蓼自分，有情綠浦鷗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趙振文和詩云：『昔年家住長安里，春風盡日風塵起，紛紛車馬過綺陌，買花人多少人識。王侯第宅連苑牆，祭若瓊蕊敷丹房，花窠近取馬塍本，曲闌高檻迷深藏。主歡對客小舉袖，擊鼓吹簫滿前後，珍珠一斛聘國姝，琥珀千盃酌天酒。幾年農器不鑄兵，雨耕雲獲歌且行，種花土腴無水旱，園稅十倍田租平。拏舟來近菰蒲住，演漾迴溪通枉渚，霜晴沙淺橘林明，日暮水渾魚網聚。東門故侯應自許，灞陵醉尉寧須怒，何須學稼隨老農？荷鋤驅犢田中去。』○張伯雨自詠馬塍新居詩云：『浮家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疎，

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澹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費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張仲舉題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窈窕丹房古澗阿，長松修竹繞層坡，椽園隱者時相遇，荊洞仙人夜或過。沉澹盃寒供曉食，青冥笙響答空歌，白雲浮出地痕滿，知是龍泓宿雨多。』○薩天錫宿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竹樹忽聞乾鵲噪，明朝歸去候新晴。小樓無處着秋意，暗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窗虛聞鶴步，峯回路轉斷人行，誰知昨夜玄洲(三)客？剪燭談詩到二更。』

羊角埂，自溜水橋北柴場至乳臺渡口，延袤十餘里，介東西馬塍之間，其形彎曲，如羊角然。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官署

南京戶部分司、江漲稅課司、吳山驛、遞運所、德勝壩、豬圈壩。

南京戶部分司，在江漲橋北，掌榷商稅。國初，差御史監生開辦課程，或戶部官監收船鈔，未

有定置。景泰元年，差戶部主事于蘇、杭二府專掌之，始建鈔關於此。六年，罷主事，歲委

府官收鈔。成化四年，罷鈔關；七年，復鈔關；弘治六年，命于南京戶部差官，遂爲定例。

江漲稅課司，在霍山坊，原在北關駐節基，洪武二十五年，移建于此。

吳山驛，在武林門外，洪武七年建，曰杭州驛；九年，改吳山驛。其西，有駐節廳，洪武二十五

年建。

遞運所，在夾城，原在城內洪河橋，洪武七年，徙建于此。

德勝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五年建。

豬圈壩，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三年建。

祠廟

社稷壇、郡厲壇。

社稷壇，在錢唐門外西北，宋太乙宮故基也。宋時在嘉會門外，元時改錢湖門外，洪武三年，徙建今所。

郡厲壇，在錢唐門外，洪武三年建，以祀鬼之無歸者。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致祭。

道院

石姥廟、五界廟、印侯廟、晏公廟。

石姥廟，在德勝壩，其神石塊，當唐長慶間，江濤爲患，神竭家貲，築隄捍之，竟死于事。屢見靈異，守臣上之，咸通中，封潮王，故俗稱潮王廟。

五界廟，在歸錦橋西，洪武三年建。

印侯廟，在觀音橋西，廟後有印墓。

晏公廟，在夾城寓崇果寺內，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舊名羅漢院。宋治平中，改額崇果，洪武

初，改奉晏公，相傳爲水神也。故軍營、漕運之所，往往立廟（三三）。

佛 刹

香積寺、昭化寺、妙行寺、法雲寺、定光寺、化度寺、廣教寺、真如寺、顯教寺、覺圓寺、普明寺、西隱寺、豐樂寺、永慶寺。

香積寺，在江漲橋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柯氏捨宅爲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賜額『香積』。門臨官河，帆檣往來者日百千計，秉燭猶喧。一逕蛇行，茂林蔭密，隱然城市異藪也。

昭化寺，在德勝壩。周顯德間，吳越王建。宋大中祥符，改今額。永樂九年燬，踰年重建。妙行寺，在夾城巷。宋徽宗時，有僧思淨者，姓喻，畫佛甚妙，人稱喻彌陀，遂棄家學佛，捨宅爲寺，以接待雲水。二十年間，往來者三百萬衆，故俗稱接待寺。方臘之亂，思淨詣賊，乞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元季燬，宣德二年重建。寺南爲望佛橋。聶大年詩：『妙行禪寺夾城隈，穀雨乾時偶獨來。一榻白雲松子落，滿園黃蝶菜花開。閒看物態陰晴變，老被鐘聲旦暮催，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法雲寺，在草營巷，晉天福五年，吳越王建。元至正末燬，永樂丙申重建。有懋蒙極和尚塔，

在寺之右。蒙極，洪武間名僧。

定光寺，在清湖中閘巷，晉天福四年，吳越王建。元末燬，洪武五年重建。

化度寺，在江漲橋。梁天監間，朱异捨宅爲寺，名衆安。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旁有崇善王廟，元至元間燬，至正間，僧若金復建。

廣教寺，在北新橋東。晉天福中，吳越王建。舊名傾心，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慶元六年，密

印法師重修。元末燬，洪武四年，僧智海重建。

眞如寺，在江漲橋東，宋韓蘄王捨宅爲寺，構重閣，安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于其上。元至

正二年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舊爲華嚴庵，宋紹興三十三年建。乾道五年，移請今額，後徙在城金剛

嶺。嘉熙間燬，寶祐年間，徙今所。元末燬，洪武初重建。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五里。皇慶元年，僧慈濟建。元末燬，洪武十年重建，今併昭化寺。

普明寺，去西湖可四里許，在西馬塍。宋紹熙元年，建庵曰普明，冶鐵爲佛，嘉定十三年，請

額，得古廢寺『普明』之額，偶與庵同，遂移賜之，改庵爲院。元末，張士誠據爲敵壘，毀佛

爲軍器，院廢。正統四年，僧宗浩重建，天順二年，請賜舊額，甬東徐恕記，俗猶稱鐵佛寺。

西隱寺，在西馬陸烏盆橋畔。宋乾德元年建。舊有福壽寺，在望佛橋西南，俗稱東隱寺。烏盆橋，一名富春橋。

豐樂寺，在西馬陸。宋乾德六年，僧雪巖建，名歲豐禪院；治平間，改寶覺豐樂寺。

永慶寺，在西馬陸。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湧泉院。宋治平三年，改額。泉從石罅流出，折入黃山橋河，味極清美；高宗愛之，嘗取以淪茗。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浙江勝蹟

浙江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略可瞰。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溪殘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裴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櫟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龜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翁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

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魄，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騫，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按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漸江，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

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唐縣。』此其說，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靈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禦兒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其說與今不合，蓋槎瀆近皋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鹵，漲成平陸耳？其潮晝夜再上，杭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六日如初。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此亦其大概耳。其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三月初一日、十六日，午未，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漸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漸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晚戌正。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初。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極大，夜子初。秋與春同。夏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正。初五日、二十日，申

初，下岸，夜丑末。初六日、二十一日，寅初，小，晚申正。初七日、二十二日，寅末，小，晚申末。初八日、二十三日，卯初，小，晚酉初。初九日、二十四日，卯末，小，晚酉正。初十日、二十五日，辰初，交澤，晚酉末。十一日、二十六日，辰末，起水，夜戌初。十二日、二十七日，巳初，漸大，夜戌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末，大，夜子初。冬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初。初二日、十七日，未正，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末，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申初，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夜戌初。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戌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初。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正。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漸大，夜亥末。

○元時吳亨壽答巖起論潮書云：『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子，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卽是試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

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卦，潮之理，其爲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顧大

于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兌，位于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于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

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鎖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白樂天看潮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羅隱江潮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謾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無地，猛過西陵只有頭，至竟朝昏誰主宰？好騎赤鯉問陽侯。」○蘇子瞻中秋看潮五絕：「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鉤，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譟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波浪變桑田。」○江神河伯兩醜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觀潮南歌子詞二首：「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輓夫

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聲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又瑞鷓鴣詞：「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與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斜，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又江神子詞：「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烟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齊祖之觀潮詩：「何意滔天苦作威，狂驅_{(○)○}海若走馮夷。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滄浪鼎沸時。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圓嶠六鼉移，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仇仁近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天鼓碎，六鼉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罔象正縱橫。」○張光弼次貝廷琚韻詩：「世代消沈是此聲，幾回東下復西傾，翻騰日月迷朝夕，嵌蕩魚龍定死生。啣石每憐精衛小，投膠未見濁河清，眼前波浪猶如此，莫向蓬山頂上行。」○錢思復八月十五日同友人登樓看潮，分韻得如字詩：「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元氣淋漓後，八月長風震盪初。顧兔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

日江明練，東逝滔滔泄尾閭。」

瀕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沈溺；精魄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盡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觀潮之戲，惟宋時獨盛，其詳已載偏安佚豫志中。當時有繪爲圖者，楊廉夫題之詩：「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利水，須臾海擘龕楮門，地捲銀龍薄于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鼉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蹠沙田食沙草。匡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軛道。」○張憲題詩云：「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炯炯照吳會，大築錢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做雲幕，坐移艮嶽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雲，龍飛鳳舞峯巒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屋花開秋可數，紈紈靈鼉震天鼓，海門一線截江來，雪壁銀城盡飛舞。吳商楚估千萬艘，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土？長驅逐北除腥臊。烟

霧蒼蒼遠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騷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厭羊酪。因循六帝不復讐，西風八月凭江樓，攢宮久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削盡師臣逐，軹道人稀子嬰哭。繡胸文脛踏浪兒，回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楊璉，三十六宮秋草肥。」

捍江塘，自吳越王，蓋江潮爲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郡時，嘗禱于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利，降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湧，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鄙，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竊摧，人無蕩析。』然未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塘，在候潮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旣而潮水避錢唐，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埽匠壕寨赴州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同內供奉官盧守勳，復依錢氏

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昭旣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隄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鼎建言：『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究利病脈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燼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朧月削，民廬僧舍，圯者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與權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權奏：『先于傍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術，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睹異物，非龍非魚，什什伍伍，鼓鬣揚鬣，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絕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椿笆版木，晝夜連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壩，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捺(二〇)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大溢，塘壞特甚，敕差工部侍郎李顥整築，始復

其舊。

月輪山、六和塔、開化寺。

月輪山，在龍山南，形圓如月，其高聳者，爲月輪峯。宋時，張君房爲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六和塔，在月輪峯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先是，梁開平五年，錢王子仁王廢院掘地得大錢，以爲瑞應，因建大錢寺，設寶幢二座于寺門。入宋，寺廢，禪師乃卽錢氏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湖。高九級，五十餘丈，撐空兀突，跨陸俯川，海船夜泛者，以塔燈爲指南焉。宣和中，燬于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像，嘉靖三年燬。塔下爲龍山渡、魚山渡，隔岸刻中諸山，歷歷可數，塔之北爲毛湫峪。宋紹興間，塔成，曹勛記，略云：『浙江介于吳越，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歟如電轉，掠隄突岸，摧陷田廬，爲臨安患久矣。冥冥中若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曾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卻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創建斯塔，用以爲鎮，自是潮習故道，居民德之。宣和三

禊(Tō)，塔寺俱燬，赤地無遺，而潮復爲患。紹興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爲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庀工治材，守臣擇可主持斯事者，得僧智曇。諭以詔旨，曇口諾心然，頗以身任，不煩官府，乃勸渠化募，而和義郡王楊存中、居士董仲永，首倡捐貲。于是蓮社樂施，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光動山海。環壁刻金剛經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闋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百簣，而潮勢已殺，既成之後，化爲安流，而瀕江之民，恬不驚悸，此則塔之爲功，而智曇之植福也。』○白廷玉同陳大三博諸公同登六和塔詩云：『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頭陀紺林叢，導我丹梯緣，初猶藉佛日，闕境儵已玄。回頭失誰何，叫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網戶相鉤連，炯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爛爛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羣峯可俯拾，背閱黃鶴窠。奇觀興懦夫，便欲凌飛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停躔，舟車集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剛風灑毛髮，鐸語空蟬聯，紅紅杏花園，媿乏慈恩篇。』○張仲舉登塔詩云：『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潢流外，人立青

冥最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雁，樹敲高壁獨巢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興亡懶問僧。」

開化寺，卽塔院也，宋隆興二年建，嘉靖十二年，與塔俱火。傍有金魚池、噴月泉、持正泉、秀

江亭，鐵井欄刻八卦，以鎮水怪。僧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云：『金螭蟠龍尾，蓮開舞鳳

頭，涼生宮殿不因秋，門外莫尋塵世，捲地江流。霽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月華清汎浪花

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瓊樓。』○塔傍，舊有真聖觀，寶慶二年建，有真武像，理宗御贊。

歐陽永叔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石刻，今廢。

秦望山、羅剎石。

秦望山，去城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相傳秦始皇東游江澚，欲度會稽，登山而望，故名秦

望。後唐同光中，錢氏于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羅剎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濤，海舶經此，多爲風浪擊覆。唐時，郡守每歲仲秋旣望，迎潮設

祭，則樂工歌舞其上。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詩：『嵌空石面

名羅剎，壓捺潮頭敵子胥。』後改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

五雲山、真際院、尙書胡公墓。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高數百丈，周十五里，五峯森列，駕軼雲霞，盤曲而上，凡七十二灣。俯

視南北兩峯，若雙錐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鑑開，帆檣擾擾烟霧間，若鷗鳧出沒。上有天井，大旱不枯。宋時，每歲臘前〔三九〕，寺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其地特高寒云。○錢思復登五雲山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色尙蒼然。斷崖蘿薜三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茲山更絕緣？』

眞際院，梁時普覺禪師結庵，天福中，賜額『眞際』。九月，遊人最盛。尙書胡公墓，在排山塢，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薨。嘉靖十年，敕葬于此。

定山、風水洞、浮山。

定山高七十五丈，周七里一百步，突出江中，風濤至此，輒抑聲；過此，則雷吼霆擊矣。其西，兩峯壁立，名曰龍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宋時，春、秋習水戰于此，有將壇存焉。下有浮嶼，潭深聚魚。對岸爲漁浦，謝靈運詩所謂『宵濟漁浦潭』者是也。○沈約早發定山詩：『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錢思復定山十詠，『定山曉行』云：『前峯月吐五更初，空翠沾衣積雨餘。

溪火夜明經略約，澗雲秋重負籬際。篠林虎與人爭鬪，茅屋雞催客趁虛，不似關山行役者，勞勞服賈遠牽車。』『朱梁夜泊』云：『長虹下飲逆流渾，雪色沙寒石鬪喧，晚飯鐘催隣驛寺，宵漁燈映並山村。月明欲解江靈語，風橫難招賈客魂。忽憶楓橋曾繫纜，一篷烟雨夢吳門。』『六和觀月』云：『招提高占月輪峯，樓閣清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桂，冷疑巖雪落長空。池光照夜明金鱗，塔影橫江臥玉龍，聞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筇。』『五雲賞雪』云：『獻瑞名山自昔聞，化人臺殿雜金銀，樹靈尙吐三花秀，雲凝全消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鹿迷深徑待樵分，興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使君。』『龍門曉雨』云：『神劍峭壁聳雙扉，雨挾腥風下翠微，黑入太陰迷爽氣，白翻叢薄散朝霏。螺橫雜樹應藏景，蛟吐癡雲未霽威，回首他山新似沐，登樓時攬女蘿衣。』『漁浦春潮』云：『江漲夜來高幾尋？輕濤拍岸失蹄涔，遲明帆發星灘遠，盡日舟橫雨渡深。杜若風回賴鯉上，桃花浪起白鷗沈，楚人艇子來何許？欸乃時聞空外音。』『風水二洞』云：『空穴風來自吸噓，垂巖出水广〔三〇〕渠渠。天門此際通閭闔，海眼何年泄尾閭？隱者難招應化鵝，飛仙可挾更乘魚，留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鳳凰雙髻』云：『鳳來天目憩東南，瓊樹巢空百鳥慙，千仞翺翔秋縮髻，兩髦髮鬢暮栖嵐。誰嘲風落烏紗帽？自借山爲碧玉簪〔三一〕，仙

女洗頭休望嶽，相期岸幘對虛談。』『浮嶼藏魚』云：『潭色空澄島影孤，潛鱗時出逐天吳，浪吞泗磬秋浮玉，月照驪龍夜吐珠。萬騎西來疑灑灑，扁舟東去想陶朱，沒淵每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覓釣徒？』『浙江耀武』云：『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劫火池。春日樓船觀晉將，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傘，紫鳳玄夷畏虎貔。日暮元戎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時。』

風水洞，在楊村慈巖院側，舊名恩德洞。上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洞中石子，紅點如丹，持出卽隱，置于內如故。○白樂天詩云：『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蘇子瞻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行三日尙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浮山，在城南四十里。蘇子瞻守杭日，乞開石門河狀云：『按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殉其意之所欲，

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唐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尙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皆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于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泗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臣相視地形，訪問父老，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則浙民幸甚。』觀此，則浮山之險，自古爲然，蓋潮入海門，分爲兩派，東派沿捍江塘向富春。西派直射浮山，怒激而回，諺稱回頭浪者是也。

重刻西湖遊覽志跋

西湖可溉田千餘頃，其利甚溥也。唐宋以來，守吏多譏開築，至勤阜囊以干天聽，故負薪鞭瘡，任事無難色，凡以重瀦洩耳。不佞代匱爲西湖長，適當頻歲汙邪弗登之後，踉蹌塵壚，未敢一屬杖履而遊，時時諮問郡中水利，則皆稱迤東阡陌，實藉湖流以代桔槔，曩守白傅之函，蘇公之闢，經營具在，是西湖之於杭，其所繫之重爲何如耶？乃其濬發諸山，包絡城郭，依墮互異，在名勝于法爲善，前志可鏡云。

志作于觀察田叔禾，神區靈蹟，爲造物所私者，因之以彰。況又志其餘，而都會習尙風流，曩今之殊，較若列眉，吏茲土者，藉取之以修憲齊民，陶振風俗，何慮其難舉？又匪徒紀瀦溉一事已也。

始刻于丁未，繼修于甲申，迄今復漫漶過半矣。不佞讀而思之，郡志頃新于百年久曠之後，綜括大要，足垂明信，若其故實，纖細罔遺，則是志羽翼爲多，固哀然一國之史也。山靈有知，雖一字一句之微，且不使之終祕，志其可無傳耶？乃令生徒校而補之，捐俸再梓。噫！守吏之事重民，瀦溉于湖重，則于志亦重，此不佞再梓意也。

萬曆丁酉季夏，知杭州府事濟南季東魯跋。

（此跋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後跋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擅淹貫之目。憲副公嘗同五嶽山人徧游武林諸山，撰爲此志及志餘，觀者驚其繁富。至朱檢討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誚，而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檢討之說爲何如也。顧檢討日下舊聞，亦以體例不倫，傳聞訛舛，重煩考定。而憲副二志，則著錄四庫，且稱事蹟可以備史家之考核。志餘別爲一編，消納冗碎，是其體例之善。檢討有知，當亦爽然。是書始刻於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繼修於萬曆十二年巡按范公鳴謙，至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公東魯又刻之。及四十七年，會稽商氏惟濬略爲增益，別新雕鏤。是七十三年中，板凡四刻矣。國朝康熙己巳，姚氏靖又刪志爲八卷、志餘爲十八卷。至今傳本更黜於明時諸刊。竹舟先兄，雅志汗青，以卷繁輒止，羅君渠臣、孫君康侯，屢加愆患，願事校讐，因聚諸刻，擇善而從，計遊覽志二十四卷，綜十二萬八千三百有七言，志餘二十六卷，綜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言。孫補三孝廉，秉鐸寧波郡學，剗剛之工，盛於武林，因乞董梓，十月工竣，用錢四百三十緡有奇。圖繪字細，以西法照之。湖山風景不殊，而世變日新，卽見於刻書一端。惜先兄墓木已拱，轉不及見斯刻之成，重可慨已。南宋號西湖爲銷金鍋，今書成貲費，其亦銷金之一證乎？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六日，東河丁丙。

（此係丁刻本跋，刊之以供參考。）

校勘記

〔一〕嘉惠堂本（以下簡稱惠本）作『西湖遊覽志卷一』（以下各卷均同，不一一列舉。）

〔二〕惠本作『錢唐田汝成叔禾撰』（以下各卷均同，不一一列舉。）

〔三〕惠本作『西』。

〔四〕惠本作『墮』。

〔五〕惠本作『墮』。

〔六〕惠本無『西溪別墅、近山書院』，作『歲寒巖、唐陸宣公祠』。

〔七〕以下惠本有『後隄漸損，萬曆中，三河孫隆修築，甚壯偉，雜植四時花木，建錦帶橋，蓋望湖亭，遊人叢集，稱最勝。』三十七字，當係後來增入。

〔八〕以下『西溪別墅』及『近山書院』兩條惠本無，別增『歲寒巖』、『三賢祠』，及『陸宣公祠』三條，茲全錄如下：

歲寒巖，在俞公祠後，石壁陡絕，蒼蘚剝蝕中，隱見篆書歲寒巖三大字。下疏：『郭令公歷中書二十

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爲蘇長公題。其上平夷四曠，可眺視全湖，卽林和靖四照

閣故基也。

三賢祠，在望湖亭西。吳山疊翠，如畫屏列于几前，一鏡平湖，澄波千頃，樓臺迥出，林木翳然，得孤山之秀脈，爲兩湖之大觀。崇祀國朝浙江左方伯潘恭定公恩、衷公貞吉、蔡公國珍三賢，皆經濟弘才，山斗重望。旬宣浙省，雖後先距數十年，而惠澤流芳，如同一轍，士民謳吟思慕，久而不忘。祠宇聿新，春秋俎豆，讀其記，則高風在望，與山水增輝矣。

陸宣公祠，乃中書舍人洪澄別墅，疏泉鑿石，喬木數十章，左右映蔚，號稱佳麗。舍人亡不數年，鞠爲荒墟，後屬陸少保炳。少保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弘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爲一時冠。炳旣物故，仍坐法，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侍御豫章謝公廷傑，益以嚴光、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濂、王琦、章懋、陳選、陶大臨並祀焉。歲久就圯，侍御江陰范公鳴謙捐贖錢，檄郡修葺，頓還舊觀矣。

〔九〕惠本作「竿」。

〔一〇〕惠本作「我國朝」，誤。

〔一一〕以下「堤旁舊有天澤廟」一段惠本無，別增「履泰將軍廟」一大段，茲全錄如下：

履泰將軍廟，在裏湖之金沙灘，始建月日莫可考。按武林舊事云：「將軍姓孫，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爲名將。宋嘉熙中，趙興權尹京，禱雨有驗，疏聞，封天澤侯，額曰救賜孚應之廟，入又稱爲天澤廟云。」廟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蚪松，今額并省牒石，與權手書天澤二字猶存。國朝萬曆癸未夏，

大旱，郡守東吳張振之率僚屬士民徧禱，不雨，一夕，將軍降于地，示禱雨所嚮，且爲助雨。明日，振之詣廟，禱如神指，遂雨三日，大有年。廟垂圯，卽拓地新之，仍令夏秋仲月，丞簿致祭，無有所失。郡丞新建喻均爲記，記曰：「履泰將軍廟，隸錢唐之金沙灘，去郭十五里許，地故僻，不屬通衢。而廟隘，僅僅數椽，日月以圯，頽垣敗瓦，隱約桑柘間，罔有過而禮者，太守張公始撤而新之。廟之址，幾不盈畝，議者爭言廟傍桑柘地，故盡屬將軍，陰蝕於里中之黠者，而削其籍，莫可究詰，第下從事覆按之，卽不煩帑藏，立可致。公謂安神計，安百姓耳，而乃更擾之乎？拒不聽。第昂其直以市，卒之，民內德公而利厚直，爭來售，地遂廣至五畝有奇。前爲廟門，南引而臨衢，門兩楹，中爲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益弘以敞。後爲寢，奉將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制稍縮，不逮殿者什之二。門以內築甬，屬之殿，殿及寢亦如之。夾甬而淵然于殿之左者爲井，大旱不涸，置亭翼其上。負門而屹然于井之前者爲臺，臺以禱雨，豎剝杆其上，緣神意也。寢之後爲池，甯然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池所以象澤，從陰氣也。迤殿而東爲僧房，以棲守廟緇流。隙地爲蔬圃，間樹以竹，繚以周垣，旣壯且麗。廟新矣，人人知有將軍，易觀聽而禮事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月不雨，魃爲政，蓋江以南被之矣。公宣言曰：『旱等耳，而枕爲亟，尋戈者間相踵也。卽幸而安集，斧質之腥未燥，帖席甫爾，而旱且佐凶，如百姓何？天子起振之田間，而畀以杭，謂庶幾紓東顧也，敢泄泄然忘天子之大惠耶？其治壇場，戒墜帛，促爲百姓請命。』於是督撫大臣，巖臺使

者，暨藩臬諸大僚，僉是公言，日相率朝上帝，虔禱之。公復與佐吏令長，私走城隍，禱益力，而境內薦紳三老，亦偕其子弟號譟烈日中，助公以禱。越三日雨，四之日復霽，越五日雨，六之日復霽，輒雨輒霽，潤不酬燠，公憂悴甚。又抑滋味不入口，遂齶然病，病且臥，數拊几歎曰：「獨奈何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僕僕耶！」強起攝衣冠，日望空拜禱不置。一夕，神降于乩，亟稱爲孫將軍云。具示禱雨所嚮，曰：「吾助若雨，若新吾廟。」且推公爲長者，而自敝其隱泯狀，倏忽數十百言，纍纍不絕，類生人語。公大駭，詢左右，莫有識孫將軍者。稽往牒而信，公病亦霍然已，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禱雨顯宋嘉熙間，敕封爲護國天澤侯，從來久遠矣。公益大駭，效將軍指，徧禱之，車未入郭門，而甘澍隨之矣。一雨三日，隴畝盡霑足，視旁郡猶然枯槁聲未息，歲不爲凶，而杭用以安。遠邇大譁，胥服公精誠，至播之詩歌，侈大其事，而公項項然歛容謝曰：「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所昭格耳，振之敢叨以爲功耶？幸掩口無爲神羞。」譁者稍戢，公始請於監司，發贖鏹新將軍廟，謂神實庇我，而忍負之哉？五閱月而廟成，而下不知，公復爲申著祀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檄丞簿尉一人躬詣廟致祭，爲百姓祈穀，令毋旱。而祭品亦且有成式，不豐不儉，無匱吾祀耳矣。易稱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盛引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何其彰明也！乃世儒束于所見，委而不信，詎先代神靈蓐如矣。卽祀典所應修舉者，直與彌文等，莫或加意，不待旣灌，而誠已不屬矣，靳鬼神之休享，得乎？跡孫將軍近事，詎不甚洋洋哉？而公亦可謂與鬼神合吉

凶者矣。往公守吉安，禱雨有奇應，至以時雨名其樓云。頃薦紳三老將謁於公，立石廟中，以詔來茲，而屬記於余，余不佞，爲述其大端如此。」

以下「又有小隱園、裴園、史園、喬園、資國園、並廢」等，與嘉靖初刻本同，從略。

〔三〕以下「湖中舊有三塔」一段，惠本增飾甚多，茲全錄於下，以資對照。

湖心亭，自宋元歷國初，舊爲湖心寺，鵠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說載有西湖三怪，時出迷惑遊人，故壓師作三塔以鎮之。國朝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爲諸生時，曾遊入寺，廉得衆僧之姦。及爲秉憲，甚厲，時寺僧倚怙鎮守中官，見任官長及卿士大夫以酒肴入遊寺者，杜門不容，陰乃發其姦事，立燬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知府孫孟尋遺址，建亭其上，周樹石欄，湖山勝槩，悉可攬結，不數年而圯。萬曆四年，按察司僉憲姑蘇徐廷祿太參、海虞王筮、錢唐尹西蜀姜召重建，而扁額有「太虛一點，宛在水中央」之題，對聯有鄭蓮石燁一聯：「亭立西湖，宛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蘇公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句極佳切。未幾，亦崩壞。萬曆四年，司禮孫公重修，四礫俱用石砌，上植桃柳，改建喜清閣，後塑文昌神像，極其開爽明朗。玳瑁金椽，琉璃玉照，風響簷鈴，月移花影，見解之士，清臨於上，恍然有羽化仙登之想。名人襄立匾額對聯極夥，皆取用唐詩成語，甚至俗談俚語，亦大書于上。獨有推府贊皇胡來朝一聯：「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之句，不惟情懇句佳，且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許叔夏湖心亭詩：「孤亭突兀敵高秋，風起青蘋紫翠浮，一送歸鴻何處去？碧天明月夜悠悠。」○尙書洪鐘詩：「玻璃千頃碧潭平，風度荷香遠更清，遙想西湖好風景，採蓮人在鏡中行。」○徐子與門人湖亭對月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北斗，開尊明月滿西湖。光依玉樹秋相媚，寒照冰心病欲蘇，此地夜遊經幾度，未知誰解探驪珠。」○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擬瑤臺見，海上真疑蜃氣成。碧落墮星團羽□，雲根栽石結鸚鵡，桃源不必尋歸路，徙倚凭欄挹太清。」○陳有孚詩：「煙波萬頃一亭浮，獨□□□汎野鷗，四際芙蓉鋪水面，三天劍戟插山頭。帆檣遠岸窗中見，簫鼓環堤檻外收，月白風清真可玩，雨奇晴好總宜遊。」○茅坤詩：「西湖遊冶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粧，十里桃花連步障，六橋柳葉幔爲牆。盈盈歌舞珊瑚色，面面樓臺珠玉香，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兆錢唐。」○湯仲友詩：「山色波光步步垂，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休辭金屈卮。」○吳楊繼禮詩：「中流高閣迴清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繡散成仙世界，畫圖不盡坐氤氳，千尋靜碧搖山色，十里花堤鎖暮雲。誰是主人能放曠？不禁朝晚酒殷勤。」○粵何荆玉詩：「平分一鑑似微茫，迥出中亭誤廣寒，冶渡遊鱗分錦道，碧空飛鳥破浮光。詩香不斷輝華棟，酒債何妨瀉錦囊，拌醉百年成一瞬，叩留明月和文章。」○彭應壽遊西湖二首：「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

映芳堤。舟迴綠浦烟光潤，山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西。岳王祠墓應千古，石馬猶疑向北嘶。」
「湖山窈窕望中迷，拾翠人來花滿谿，燈火洲前自朝暮，樓臺波面失東西。湖開簾烟月侵衣冷，到寺松蘿拂面低，只道冶遊多樂事，興亡異代草淒淒。」
○又九日宿淨慈詩：「湖上秋風喚客杯，天涯九日獨登臺。南朝城闕孤烟細，水國人家夕照開。花雨空階僧入定，松雲滿徑鶴飛來，上方借榻多清事，泛菊題糕暝色催。」
○又湖上進艇：「西湖風日好，進艇傍岩巖。松霧迷三竺，花陰覆六橋，綺筵山色映，歌管歲華消。欲問前朝事，錢唐去去潮。」

〔三〕惠本作「蓋」。

〔四〕惠本作「士」。

〔五〕惠本作「翼」。

〔六〕惠本作「水」。

〔七〕惠本下增「高文端公墓」一條，內容如下：

高文端公墓，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儀諡葬墓也。文端，錢唐人，斥藕花居僧舍地葬焉。

〔八〕以下「遂籍上元縣……諡文僖」數句，惠本缺。

〔九〕「二月丙午」四字，惠本缺。

〔十〕「今」字，惠本缺。

〔三〕「者莫不畢備」五字，惠本缺。

〔三〕「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額」二句，惠本作「御翰也」。

〔三〕惠本作「藝」。

〔三〕惠本作「深」。

〔三〕惠本作「祁」。

〔三〕惠本作「然」。

〔三〕惠本作「泉」。

〔三〕惠本作「風」。

〔三〕「天真書院」，惠本作「勳賢祠」。

〔三〕「後」字，惠本缺。

〔三〕以下惠本不作「天真書院」，作「勳賢祠」，內容如下：

勳賢祠，舊名天真精舍，在天龍寺之左。嘉靖九年，僉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錢德洪、王畿，釀金鬻

寺僧地，創建精舍，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傳經樓、望海亭諸

處。置膳田，以待四方學者。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蕭公按浙，增建凝道堂。八年，毀天下書院，而

精舍亦混爲里甲所佃。十一年，蕭公督撫兩浙，與侍御江陰范公慨焉傷之，爲請于朝，禮部是兩公

議，復祠與田，仍欽賜祠額，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王伯安西安雨中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蹟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又寄答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詩：「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

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三〕 惠本作「破」。

〔三三〕 惠本作「圓」。

〔三四〕 惠本作「制」。

〔三五〕 惠本作「絡」。

〔三六〕 惠本下有「瑾誅，贈太子少保，賜諡」等九字。

〔三七〕 惠本下有「隆慶初，用臺諫言，贈尙書」等十字。

〔三八〕 「歷官」二字，惠本缺。

〔三九〕 惠本下有「庶吉士，諫止南巡，出爲廣德知州，召還」等十五字。

〔四〇〕 惠本作「舉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廣西提學僉事。曜子埏，以恩廕歷官應天治中、長蘆運同。埏之子鐸，舉萬曆甲戌進士。灝之伯兄曾孫金，丙子舉人。」

〔四一〕 惠本下有「玼」字。

〔四二〕 惠本下有「瀾、侍郎曉」四字。

〔四三〕 惠本下有「暉、學使圻」四字。

〔四四〕 「圻」字惠本缺，惠本「修撰」下多「學使鐸」三字。

〔四五〕 惠本作「庵」。

〔四六〕 惠本作「暝」。

〔四七〕 惠本作「巍」。

〔四八〕 惠本作「出」。

〔四九〕 惠本作「峩」。

〔五〇〕 惠本作「漁」。

〔五一〕 惠本作「裏」。

〔五二〕 惠本作「倚」。

〔五三〕 惠本「家」字作黑方框。

〔五四〕 惠本作「重」。

〔五五〕 惠本作「巍」。

〔五六〕 惠本作「鏡」。

〔五七〕 惠本作「繫」。

〔五八〕 惠本作「亭」。

〔五九〕 惠本作「虎」。

〔六〇〕 惠本作「餘戰」。

〔六一〕 惠本作「琛」。

〔六二〕 惠本作「爲」。

〔六三〕 惠本作「借」。

〔六四〕 惠本下多「紫陽書院」四字。

〔六五〕 以下惠本增紫陽書院一條，內容如下：

紫陽書院，祀紫陽先生也。蓋先生提舉浙東時，有大惠政，於法得祀。藩臬屢加修葺，有崇道堂、初陽山房、浴日泉、瑪瑙坡、寶雲茶塢諸勝。

〔六六〕 此句惠本作「在智果寺西南」。

〔六七〕 「爲」字惠本缺。

〔六八〕 「馬氏」二字惠本缺。

〔六九〕 「實者」二字惠本缺。

- 〔七〇〕 惠本作「汙」。
- 〔七一〕 惠本作「暄」。
- 〔七二〕 惠本作「爐」。
- 〔七三〕 惠本作「曠」。
- 〔七四〕 惠本作「鎔」。
- 〔七五〕 惠本作「藩」。
- 〔七六〕 惠本作「兩」。
- 〔七七〕 惠本作「淪」。
- 〔七八〕 惠本作「門」。
- 〔七九〕 「時」字惠本缺。
- 〔八〇〕 惠本作「毀」。
- 〔八一〕 惠本作「蠱」。
- 〔八二〕 惠本作「鈎」。
- 〔八三〕 惠本作「直」。
- 〔八四〕 惠本作「其」。

〔八五〕惠本作「推」。

〔八六〕惠本作「毒」。

〔八七〕惠本作「愛」。

〔八八〕惠本作「巖」。

〔八九〕惠本作「水」。

〔九〇〕惠本作「邑」。

〔九一〕惠本作「蟬蟋」。

〔九二〕惠本作「逢」。

〔九三〕惠本作「凡」。

〔九四〕惠本作「巍」。

〔九五〕二「璋」字惠本均作「緯」。

〔九六〕惠本作「翼」。

〔九七〕惠本作「巍」。

〔九八〕惠本作「齋」。

〔九九〕惠本作「梅」。

- 〔一〇〇〕惠本作「縷」。
- 〔一〇一〕惠本作「屢」。
- 〔一〇二〕惠本作「振」。
- 〔一〇三〕惠本作「偈」。
- 〔一〇四〕惠本下增「萬曆二年，督撫萬安蕭公按浙，重修前殿，刑部員外郎沈友儒爲記」二十六字。
- 〔一〇五〕「東嶽行祠」四字，惠本缺。
- 〔一〇六〕惠本作「普」。
- 〔一〇七〕「臣惶懼頓首」五字，惠本缺。
- 〔一〇八〕「海山歸會……」等四句，惠本缺。
- 〔一〇九〕惠本作「書」。
- 〔一〇〕「表入，帝嘉之」五字，惠本缺。
- 〔一一〕惠本作「罕」。
- 〔一二〕惠本下有「報功祠」三字。
- 〔一三〕惠本作「樹」。
- 〔一四〕惠本作「遠」。

〔二五〕惠本作「廟」。

〔二六〕惠本作「不」。

〔二七〕惠本作「三」。

〔二八〕惠本作「衰」，誤。

〔二九〕惠本作「二」。

〔三〇〕「鳳」字，惠本缺。

〔三一〕惠本作「二」。

〔三二〕惠本作「燹」。

〔三三〕惠本作「栗」。

〔三四〕惠本作「翼」。

〔三五〕惠本作「又」。

〔三六〕此「成」字嘉靖本及嘉惠堂本均作「元」，按之前文，爲「開成」而非「開元」，陸游「閤古泉記」
（載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亦作「開成」，應以「成」字爲是，故改。

〔三七〕惠本作「羲」，誤。

〔三八〕惠本作「庀」。

〔一三九〕 惠本作「四」，誤。

〔一四〇〕 「簽」字惠本均作「僉」。

〔一三一〕 惠本作「藝」，誤。

〔一三三〕 惠本作「過」。

〔一三三〕 惠本作「哀」，誤。

〔一三四〕 「矣」字，惠本缺。

〔一三五〕 惠本作「縮」，

〔一三六〕 惠本作「美」，誤。

〔一三七〕 惠本作「大」。

〔一三八〕 惠本作「冷」。

〔一三九〕 惠本作「冷」。

〔一四〇〕 惠本作「冷」。

〔一四一〕 「疏于朝……」等三句，惠本作「疏請名惠遷，從子珪之號也」。

〔一四三〕 「宋」字，惠本缺。

〔一四三〕 「今」字，惠本作「後俱」。

〔一四四〕惠本下有「近里人趙鳴鸞捐貲，復其井，併建奉慶院」。

〔一四五〕惠本作「羲」。

〔一四六〕惠本作「泯」。

〔一四七〕「牲」字，惠本無。

〔一四八〕二「輪」字惠本均作「鈴」。

〔一四九〕以下惠本多「鎮東樓」一則，內容如下：

鎮東樓，舊名保安樓，總制新安胡公宗憲建。萬曆十一年，司馬銅梁張公佳允重建，規制雄偉，爲會

城大觀，張公自爲記。

〔一五〇〕「朝天門外」四字，惠本無。

〔一五一〕惠本作「徙」。

〔一五二〕惠本作「雲」。

〔一五三〕惠本作「致」。

〔一五四〕「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九字，惠本無。

〔一五五〕惠本作「府」。

〔一五六〕惠本下有「褒忠祠」三字。

〔五七〕 惠本作「識」，誤。

〔五八〕 惠本作「溺」。

〔五九〕 惠本作「奇」。

〔六〇〕 惠本作「奇」。

〔六一〕 惠本下有「金龍四大王祠，萬曆間建，沈友儒記」十四字。

〔六二〕 惠本作「確」。

〔六三〕 惠本作「灸」，誤。

〔六四〕 惠本作「大」。

〔六五〕 以下惠本增「褒忠祠」一條，內容如下：

褒忠祠，在錢唐學宮之東，舊爲清軍公館。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蕭公廩改祀國朝革除死事諸臣，修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副使程本立、都御史陳性善、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都給事龔泰、戶部侍郎卓敬、盧迥、谷府長史劉璟、蕭縣知縣鄭恕、東平州吏目鄭華、監察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檄有司以時致祭云。大學士呂本爲之記。

〔六六〕 惠本作「瀧」。

〔六七〕 惠本作「蔞」。

〔二六八〕 惠本作「磬」。

〔二六九〕 惠本作「瓶」。

〔二七〇〕 惠本下有「舊城隍廟」四字。

〔二七一〕 惠本作「藥」。

〔二七二〕 惠本下增「舊城隍廟」一條，內容如下：

舊城隍廟，在羊市。宋紹興元年建，以祈蠶穀。國朝永樂末年，憲使周公以直道被法，後爲杭州城隍神。數見於蠶，杭民因奉其主爲新城隍，而改奉舊主於此，爲舊城隍廟。

〔二七三〕 「舊在新門外……」等三句，惠本缺。

〔二七四〕 惠本下有「嘉靖二十年燬，僧圓鼎重建」十一字。

〔二七五〕 惠本作「平」。

〔二七六〕 惠本下有「萬曆中，建海月橋于橋南」十字。

〔二七七〕 惠本作「擘」。

〔二七八〕 惠本作「建」。

〔二七九〕 惠本作「暹」。

〔二八〇〕 惠本作「陂」。

〔一八二〕「錢塘」二字，惠本均作「錢唐」。

〔一八二〕惠本作「西」。

〔一八三〕惠本作「二」。

〔一八四〕惠本下有「觀橋北，有普庵院，至正年建」十一字。

〔一八五〕惠本作「屬」，誤。

〔一八六〕惠本作「太」，誤。

〔一八七〕惠本作「淮」。

〔一八八〕惠本作「曠」。

〔一八九〕「已」字，惠本缺。

〔一九〇〕「而」字，惠本缺。

〔一九一〕「射圃，乃」三字，惠本作「校士館，舊爲」

〔一九二〕惠本下有「嘉靖三十二年，督學桐城阮公鶚改建，校士于此」十九字。

〔一九三〕「者」字，惠本缺。

〔一九四〕惠本作「宗」。

〔一九五〕惠本作「泊」。

〔一九六〕惠本作「乾」。

〔一九七〕惠本作「河」。

〔一九八〕「二十六年」，惠本作「間」。

〔一九九〕惠本下有「今復建」三字。

〔二〇〇〕惠本作「鞞」。

〔二〇一〕惠本作「桂」，誤。

〔二〇二〕惠本作「州」。

〔二〇三〕惠本下有「萬曆庚辰重修，刑部員外郎沈友儒記」十五字。

〔二〇四〕惠本作「耶」。

〔二〇五〕惠本作「馳」。

〔二〇六〕惠本作「擦」，誤。

〔二〇七〕惠本作「年」。

〔二〇八〕惠本作「太」。

〔二〇九〕惠本作「月」。

〔二一〇〕惠本作「更」。

〔三二〕惠本作「筵」。

〔四〇八〕惠本作「」。

〔四〇九〕惠本作「」。

〔四一〇〕惠本作「」。

〔四一一〕惠本作「」。

〔四一二〕惠本作「」。

〔四一三〕惠本作「」。

〔四一四〕惠本作「」。

〔四一五〕惠本作「」。

〔四一六〕惠本作「」。

〔四一七〕惠本作「」。

〔四一八〕惠本作「」。

〔四一九〕惠本作「」。

〔四二〇〕惠本作「」。

〔四二一〕惠本作「」。

統一書号：10018·77

定价：0.90 元